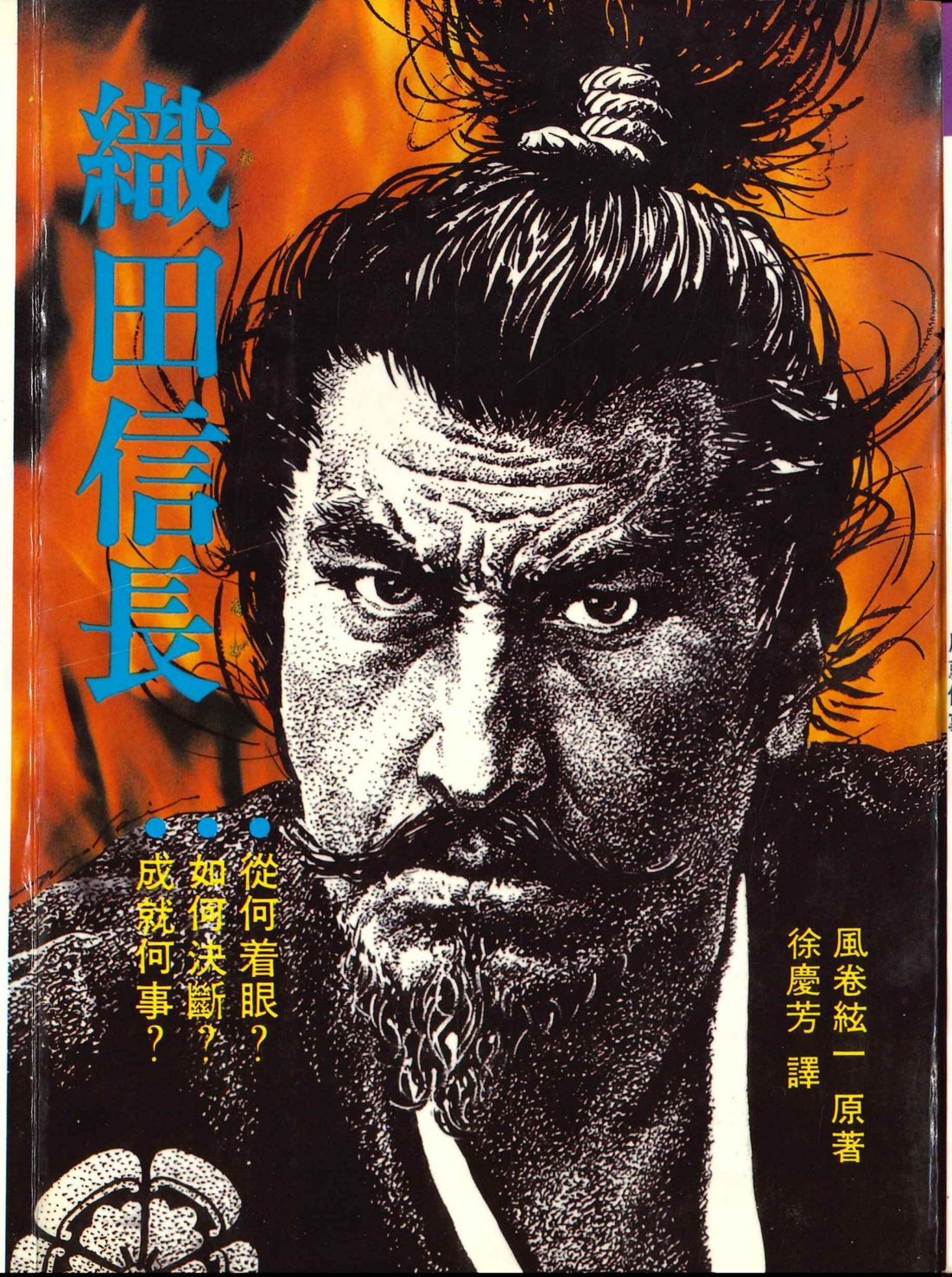
織田信長

● 從何着眼？
● 如何決斷？
● 成就何事？

風卷絃一 原著
徐慶芳 譯



J-14

織田信長

如何着眼？如何決斷？成就何事？

徐慶芳・譯

武陵

■使人自滿而動彈不得
桶狹間之戰來看信長驚人的耐力
■突破四面楚歌的局面
〝撤退的決斷〞與〝皆殺的決斷〞
■拔擢
看中秀吉這種逸材的能力至上主義
■長島的土匪
將敵人的動向完全封鎖的恐佈手段
■徹底的論功行賞
爲何只有卓越的武將才能存留

ISBN 957-35-0344-1
9 789573 503446

SUNNY BOOKS

織田信長

・從何着眼？如何決斷？成就何事？

風巻絃一　原著

徐慶芳　譯

前言

歷史證明信長具有霸者的條件

信長這個人有三大特徵。

第一是異乎常理的行爲。即使世人皆不以爲然，他仍是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別人的看法。時人對其行爲嗤之以鼻，並呼其爲「大呆」。

例如，他以孝子的身份參加亡父的喪禮，卻將捻香投向祭壇；拜見岳父齋藤道三時一身奇裝異服打扮，腰際還掛著葫蘆，讓人摸不清他的用意。其助理平手政秀之所以要自殺，或許就是覺得對他的異常行爲該負點責任吧！

第二是矛盾的性格。他極端厭惡受規律與規範的束縛，例如，有一次他參加宮中的酒宴時，因爲酒菜遲遲不送來竟匆匆離席，根本不管其行爲是否合乎禮儀。可是他對違反規律的屬下處置卻極爲嚴苛，不論男女老少，一犯軍律不是問斬就是流放。在安土的桑實寺事件（參閱第十章）中對侍女的嚴厲處分就是一例。

信長性格上的最大矛盾在於其對宗教的態度上；他一方面殘酷的攻擊眞宗門徒（石山本願寺、伊勢願證寺等），燒了比叡山；一方面卻保護淨土宗，並積極的援助基督教的傳教活

動。

第三個特徵是體認生命的無常。他覺得「人生如夢」，很多事都無法確切把握，生死也不過是一線之間，因此做起事來就沒有那麼拘謹保守。

在桶狹間一役中，他直搗今川的大本營，擊斃主將義元。在長篠的會戰中也集結了三千挺洋槍，令敵人聞之喪胆，未戰先寒。此外，以七十多天的時間建築二條城，並營造了一座富麗堂皇的安土城，就連異國傳教士也爲之驚倒這些都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他不僅擊退了四周的強敵，同時也打破舊社會結構，而創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時代。由此看來，信長這個人本身實在潛藏著無比的魅力，他那異乎常理而又矛盾的個性，對於新時代的催生可謂貢獻良多。

本書從各方面探討信長的一生，並試著尋找出他的魅力所在。

目錄

前言
歷史證明信長具有霸者的條件……三
第一章　「騙人還是被騙」的尾張平定之戰——強烈的目的意識產生冷靜的判斷力
鍛鍊野性的青少年時代……一四
徹底了解事物的個性……一六
在父親信秀的喪禮上所表現的「狂氣」……一九
因「受騙上當」而獲勝……二四
以「明確的目的意識」構築織田王國……二六
第二章　決定桶狹間勝敗的謀略與決斷——不拘泥於戰爭常軌的彈性作戰方式
信長篡奪天下的「男子作風」……三二
道三慧眼識英雄……三七
英雄識英雄……四〇

「充滿信心屹立不搖」靜待情報的信長……四三
大胆無敵才可自助而後天助……四六
傾力收集情報以進行局部集中戰術……五一

第三章　「天下布武」的野心——拔擢人才、思慮周到

對美濃的致命一擊……五四
拔擢發掘秀吉的才能……五九
詢求部下同意的「心理技巧」……六二
竹中半兵衛奪取稻葉山城的謀略……六五
生存的基本戰略是不樹立「最大的敵人」……六七
進駐岐阜昭顯他天下布武的野心……六九

第四章　到京都去成立傀儡政府——賞罰分明的信長

歷史上所盼望的強勢領導人……七四
壓制京都時信長爲何拒絕擔任最高管理人……七九

「掌握二張王牌」——信長的才能……八四
商都和堺的經濟利益……八九
用糖與鞭子將義昭玩弄於股掌間……九〇

第五章　圍繞在信長四周的廣大包圍網——如何度過最大危機

眞的是淺井叛變時該如何當機立斷脫離困境……九六
姉川會戰是信長贏得的「以血洗血的戰鬥」……九九
逃亡「佛法王城」的朝倉和淺井聯軍……一〇二
最大的危機令信長深感棘手的伊勢長島衆門徒……一〇四
焚燒比壑山是杜絕宗團的「根源」……一〇七
對信忠的薰陶是要「莫讓敵人猜中計策來個意外出擊」……一〇九
「謀略將軍」義昭的暗中活動與信長的反擊……一一二
信玄西上和擊潰家康軍於三方原……一一五
瓦解反信長共同戰線的策略……一一九

第六章　流放義昭殲滅淺井和朝倉——掌握時機產生契機的嶄新念頭

信長與義昭在情報認識上的決定性差異……一二二
信玄辭世對氏政、家康、信長情報收集力的差異影響……一二六
把握機會和制敵機先……一二八
朝倉義景和無法捨棄名族意識的顢頇之將……一三〇
信長的想法……一三三
完全封鎖敵人的行動平息長島暴動……一三五
以輿論爲「武器」、情報爲「戰力」……一三七

第七章　遷居「安土」邁向天下統一之道——武田的戰術研究加勝賴的心理研究

向東部戰線逼進促使第二代勝賴的焦躁與長篠會戰……一四〇
以「柵木一根繩索一把」對付難纏的騎馬團……一四三
威勇的騎馬猛將在三千梃洋槍前潰散……一四七
勝賴勇猛果敢的性格反遭掣肘……一四九

「敵人的敵人是我方的同志」——分化越前的一向門徒……一五一
柴田勝家統治越前的智慧……一五三
如何使用鷹使它發揮最高的能力……一五五
邁向天下統一之路是信長將據點從岐阜遷往安土的理由……一五七
具有迅速認清戰爭「質」的變化之先見之明……一六二

第八章　擁有強勢運氣的信長討伐紀州雜賀黨——移動式攻擊櫓與防彈等新兵器

企圖討伐「佛敵」的本願寺門徒……一六六
遭毛利水軍擊敗後制海權被奪……一七一
從綿密的戰敗分析中找出出人意表的戰術……一七三
強敵毛利與上杉的挾擊作戰和如何解救陷於困境之中的信長……一七七
一國一將之興亡擊於天命……一八二
最終必能獲勝的研究……一八五

第九章　鐵的結果——擊破毛利水軍——記取失敗的教訓

大安宅的裝甲艦隊的失敗教訓……一九〇
發揮誘降戰術長處的毛利——荒木村重的叛離……一九四
徹底戰勝毛利水軍孤立本願寺……一九六
安土宗教辯論——對「戰鬥思想集團」的牽制……一九九
絕不允許騙人的宗教家存在的合理主義……二〇二
女兒德姬送來十二條訴狀……二〇五
信長爲何要家康處決嫡子信康……二〇七
爲洗刷違反命令的汚名而奮起的秀吉……二一〇
打倒本願寺的關鍵在以重建水軍……二一二

第十章　「天下布武」在望・死於本能寺——「人間五十年，與天相比……」

與本願寺的十一年戰爭終告結束……二一六
爲何只留下卓越的武將……二一八
不論私情只力求公正和黑白分明……二二二
捨棄傳統戰法的勝賴的末日……二二五
信長如何處置死後的勝賴……二二八
本能寺……二三一
信長留給後世的指揮技巧……二三五

第十一章　織田信長年譜

本書篩選的年譜……二四〇

第一章

「騙人還是被騙」的尾張平定之戰

——強烈的目的意識產生冷靜的判斷力

鍛鍊野性的青少年時代

以鮮明個性和旺盛衝擊力而震撼戰國時代的武將織田三郎信長，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就從他的青少年時代說起吧！

信長的首次臨陣經驗是在十四歲的時候，現存的信長肖像畫（德川初期所繪）是這樣描繪他的：身穿鎧甲，左手持弓，腰佩短刀，右脇挾著頭盔，五官清晰可見，前髮豎起，目光清澈，算得上是位美少年。

他的妹妹阿市是位絕世美女，弟弟秀孝（喜六郎）也是位「膚如白粉，唇如丹花，容貌秀麗，其美難以形容」（『信長公記』）的美男子，而擁有同樣血緣的信長當然也是位美男子了。

即使日後接連不斷而淒慘的戰鬥生涯，令信長的臉龐及目光變得冷峻而兇狠，但是年輕時的他據說在男扮女裝後也是位姿容窈窕的美女。他曾在其管轄的津島地方聚集村中老人舉行盆舞，將自己打扮成仙女，拍打小鼓輕盈地跳著「女舞」，博得衆人的喝采。當時他的女裝扮相蓋過在場的美女，令人爲之迷惑不已！

即使步入中年後也不像家康那樣肥胖，依『日本史』的記載，他是個「身材高大，鬍鬚少而體形長」的人（『日本史』）。

然而，信長的個性並不如外表所表現的那般纖細優雅，他從小就頑皮好玩，充滿野性，令周圍的人相當担心。

他的遊戲種類，不是在河川或泥田中捕抓鮒魚、鯰魚，就是玩印地打。所謂印地打就是分成東西兩軍，大打石頭戰。

他當然是帶頭的人，而且每次會戰後必爲勝利的人準備米和錢。

邁入青年期後，河川遊戲變成水中競技及馬術，他不再熱中印地打，改玩竹槍會戰，就是聚集玩伴將其分成二隊而以竹槍對打。

從多次的竹槍會戰中，他瞭解，與其刺人家，還不如打對方更能獲得實戰的效果，遂而開始研究各種長短槍的得失優劣。

在這期間，蒙一應跡取（冠禮時父親之名，見面後父親又賜給他三郎之名）召見，並開始學習基本的武藝。

他有多位師父，市川大介傳其弓箭，橋本一巴教其槍法，平田三位授其兵法（軍法）；同時還學習漢文、和學。

當時的武將們都很喜歡獵鷹，他尤其熱中，經常穿著粗糙而實用的衣服馳騁於山野間，並樂此不疲。他用稻草紮了一個騎馬武將，然後隱身其後，在接近獵物時見機放出停在拳頭上的鷹，每每皆能一擊而中標的。信長晚年曾獲得一隻全身雪白的鷹，相當罕見。

雖同爲城主之子，但他與其他兄弟的行爲卻完全不同。喜歡野外活動的他經常扮成市井小民的模樣，挽起一邊的袖子，腰際掛著水壺、打火用具、手巾等物，到城外散步。口中嚼著柿餅，一邊走一邊和過往行人勾肩搭背，一副天眞浪漫模樣，完全不在意別人訝異的眼光。

澈底了解事物的個性

在信長二十四、五歲時，離城下不遠的安食村百姓流傳著「尼池」中出現一條可怕巨蛇的消息。據一位名叫又左衞門的百姓說：

「那條蛇身體相當粗壯，好像一座長堤，頭朝著尼池這邊觀望，一有人聲接近就昂首吐信嚇人。面孔似鹿，眼露寒光，舌信有巴掌寬大，彷彿是紅色的火焰。光是遠遠地看著牠就令人毛骨悚然了！」

人們聽到又左衞門的描述後更是議論紛紛。不久，此一消息也傳到信長耳中，他對部下說：

「去把那名男子找來。」

狐疑萬分的信長召來又左衞門仔細詢問，可是他仍然不相信這件事。最後決定親自去探個究竟。翌日，他來到尼池邊。

這時候，附近鄉鎭的百姓們一致決議，汲乾尼池的水一探究竟。但是不論他們怎麼努力，就是只能汲出七分，池底的水總是不斷湧出。

信長見狀，立刻脫下衣服，口銜短刀躍入池中，潛到深處去。

岸邊的人都屏氣凝神等待消息。過了不久，信長終於浮出水面，游回岸上。他對前來迎接的家臣及百姓們說：

「沒有看到像大蛇般的東西。」

可是他依舊無法釋懷，遂找來泳術極佳的鵜左衞門再到池中搜尋，結果還是沒有看到大蛇或者相似之物。

正當此時，轄內的海東郡大屋村也發生了一件事。

大屋村的村長甚兵衞因事外出，家中却不幸遭盜匪襲擊。由於甚兵衞的妻子相當堅強，和盜匪經過一番纏鬥之後，盜賊雖然逃走了，卻留下刀鞘，遂得以找出竊賊是住在一色村的

左介。

於是，甚兵衛馬上到清洲的奉行所提出控告。審判時左介堅絕否認自己的罪行。最後，不得已只好決定在三王社前舉行「火起請」的儀式。

所謂「火起請」，就是讓被告握住燒得通紅的鐵以判斷眞僞的方法。

到了這天，包括奉行所的衆官員，以及被告、原告在內的一千人都聚集在三王社前，開始進行審判。這時信長恰巧路過神社，就駐足聆聽原告與被告的說詞。

在双方各說完自己的申訴詞後，開始舉行「火起請」儀式。送到被告左介面前的是燒成暗紅色的小斧，此時左介的臉色開始轉變，幾次想要接近小斧，可是都不敢用手去抓它。

在官員的斥責下，左介終於抓起小斧，可是還未踏出半步，小斧就掉落地上。這種結果任誰看了都會判左介敗訴，但是官員們卻判左介勝訴，並裁定其無罪。大家都知道，這是左介事前賄賂官員的結果。

一直在旁觀看著審判過程的信長，此時終於揚聲說道：

「等等，重新再進行一次火起請。」

然後瞪著眼睛命令吃驚的官員說：

「還不快把小斧重新燒紅。」

不久，小斧重新被燒得更紅了，官員們誠惶誠恐地把它捧到信長面前。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做什麼，官員們更是驚慌不安，嚇得不敢出聲。

「現在，由我來進行火起請。如果說我能握住小斧，那就判左介敗訴。」

信長說完後就抓起燒得通紅的小斧，走了三步後再放到台上，霎時，燒肉味撲鼻而來。

「怎麼樣，大家都看清楚了吧！」

信長看著噤若寒蟬的衆人大聲說道，官員們嚇得趴在地上不敢吭聲。當然，後來還是判左介敗訴。

在父親信秀的喪禮上所表現的「狂氣」

信長和寺廟的淵源相當深，他在京都的本能寺戲劇性地結束了四十九年的生涯，同時也在寺廟中第一次受到人們的矚目。

天文二十一年（一五五二）三月，信秀病死，在萬松院舉行喪禮。萬松院是織田家的菩提寺，由信秀在那古野（今之名古屋市）建造完成。

當時信長才十九歲，是喪主。

可是，到了規定的時刻僧侶們要開始誦經之際，重要的喪禮主人卻遲遲不見人影。

正當參與喪禮的人議論紛紛之際，信長卻突然出現。奇怪的是他並沒有穿著喪服，反而穿著市井小民的短衣，以粗繩繫腰。不穿鞋子，披頭散髮地好似剛從郊外打獵回來。

盛裝參加喪禮的人不禁爲之啞然，而更叫他們吃驚的是，信長來到佛前，拿起香往佛前一拋，就從容地退席了。

在這個隆重的喪禮中除了自家人外，還有三百多位來賓，包括織田一門的重要大臣及鄰近同盟國的特使們。在這麼莊嚴肅穆的喪禮儀式中居然出現如此大胆的行爲，信長的「狂氣」可眞教人咋舌。

人們對信長的狂氣只有一句評語——「大呆」，也就是大白痴的意思。而這件事也很快地傳遍了尾張一帶。

信長那時並沒有對自己的行爲提出任何辯解，但是根據後世史學家們對他的心理研究，做出了如下二種解釋。

一、信長獨特的感情表現

根據史料的記載，信秀是死於「疫癘」（一種流行病），享年四十二歲，正當人生精力旺盛的時期。

當時，信秀一心想要統一尾張，可惜卻英年早逝，未竟其功。

「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死去的信秀固然有很大的遺憾，而身爲人子的信長必然也深感懊惱與悔恨吧！

——父親啊！您爲什麼這麼早就死了呢？您的大志尚未完成哪！您怎麼忍心就此丟下一切呢？……

就是因爲懷有這般哀思，所以他才會在喪禮中做出如此狂妄的行爲。

二、對形式化表示嫌惡與否定

信長是少見的合理主義者。對於不合理、自己無法確定的事，或者徒具形式、內容空洞的事，都抱著懷疑否定的態度，尤其是對宗教的反應更是強烈。

他在信秀的喪禮上所表現出的佛前投香行爲，不單只是一種狂氣，更是否定宗教的表示。對於不合理的事物提出極嚴厲的批判。

以上兩種解釋都有道理，但也不無可疑之處。

從第一點來看，信長無疑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他有時雖也會爆發強烈的情感，但絕不是一個感傷的人。

況且他如果眞的只是要表達內心的哀痛，大可跪在佛前嚎啕大哭，犯不著做出佛前投香這類舉動。

而第二種解釋也略帶偏見。的確，信長主張凡事都要有合理的思想做依據，但他也不會因此而否定了宗教以及和尚、神官存在的價值。況且，他還參加了其他的佛事與神事，也不見他有什麼特異的行爲出現！

既然不是感傷也不是在表現合理主義，那麼，他的投香行爲究竟有什麼樣的用意呢？

於是又有了第三種解釋，亦即與信長性格較相似的所謂「示威行動」的表示。而「示威行動」究竟代表何種含意呢？

首先必須了解當時的環境背景。那時，信秀只統一了尾張八郡中的二郡即死去，只及全領土的四分之一而已，而且還不是完全佔有，正處於一種極不安定的狀態，無時無刻都有被奪走的可能。

其時，虎視眈眈覬覦著這塊領土的人都是織田家的親族，包括清洲城的織田信友、岩倉城的織田信安、守山城的織田信光及末盛城的織田信行等人。

雖然這些人中究竟有誰出席了信秀的喪禮已無可考，但這些心懷鬼胎的人若果眞出現於喪禮中，那麼信長所表現出的「示威行動」也就不足爲奇了！

以他的觀察力來看，敵人在父親死後必定會有所行動，他在佛前投香的行爲即明白告訴那些在座的敵人們「絕不退讓」的決心。

如其所料，而且比他預測的更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西方就有人起兵叛變了！

背叛的是原本服從他們的鳴海城城主山口教繼，而在山口背後支持他的則是今川義元。

信長率領兵士八百，直逼鳴海城下，和山口的軍隊一千五百人對陣，但因對方有今川的支援並且頑強抵抗，信長在未奪下城池時就鳴金撤兵。這是他初次上戰場的體驗。

信長之所以沒有和山口決一死戰，乃是基於戰略的考量。越深入的話，今川就會投入更多的兵力，若以自己的現狀來衡量，還沒有和他相抗衡的能力，所以不能太衝動。但是自己也不能毫無表示，讓對方看扁了，因此他必須有所表現，使對方重新評估自己的能力。

就是基於這種考量，信長才會強襲鳴海城，雖然最後並沒有攻城略池，但也算達到目的了！（後來山口一族因與今川不和而自取滅亡）

當時環峙尾張的強敵除了今川義元外，還有武田信玄、齋藤道三等人，全都摩拳擦掌等待入侵的機會。

除此之外，信長所面對的敵人，還包括尾張內部的織田親族們。信長雖與其同族，但血緣關係淡薄，所以他必須周旋於這些人之中並取得優勢，如此才能保有自己的領土。

經過一連串的小衝突後，他終於獲得了一個轉機。

因「受騙上當」而獲勝

信長自立以後的第三年，也就是天文二十三年（一五五四）的五月，自許爲織田氏主流的清洲城織田信友派人與守山城的織田信光密謀，意圖誘殺信長。

在尾張國內勢力可以相抗衡的就屬清洲城的織田信友、岩倉城的織田信安及信長三人，尤其是織田信友，自始即與信秀互相對峙，因此，亟思打倒信長以奪取領土。

信光雖是信長的叔父，但仍答應與信友合作。

若果計劃付諸實現，那麼信長也許早就中計而亡，可是信光卻中途變卦，投靠信長；並非他良心發現終於想到自己是信長的叔父，而是因爲察覺到情勢的發展漸漸對信友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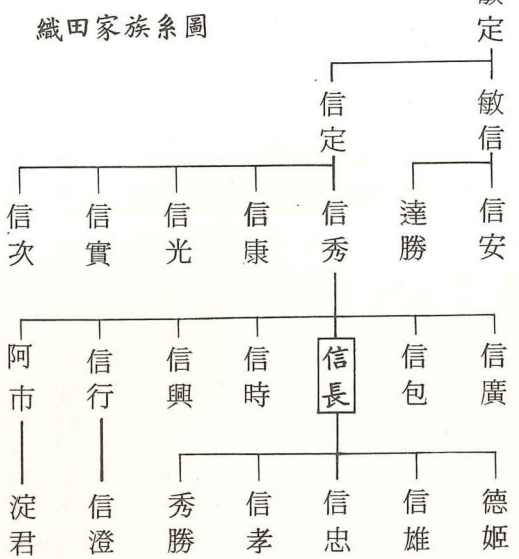
於是，他轉而與信長合作！

在約定執行計劃的當日，二人從容來到清洲城內與信友會面。會談中，信友再三向信光打暗號，可是信光卻毫無動靜。等到信友發覺情況不對意欲抽身而退時已太遲了，信長的手下已團團將其圍住。

「失敗了嗎？」信友實在不敢置信，但事實擺在眼前，他自知難逃一死，於是選擇當場切腹自殺來了結自己，清洲城就這樣落入信長手中。原本要害人的信友反被對方設計，眞是殘酷的世界啊！

移居清洲城的信長遵照事前的約定，把若干領土分給信光，並將自己所住的那古野城也送給他。而信光原有的守山城則交給另一位叔父信次。

織田家族系圖



半年後，那古野城內卻傳出異變，信光突遭家臣襲擊橫死。依史書的記載，將其評之爲「天道報應不爽」，但事情眞相卻令人費解，究竟是偶發事件，抑或是信長所設計？不管眞相如何，他的死的確爲信長帶來正面的影響。

又過了二年，也就是弘治二年（一五五六），信長的異母兄信廣在齋藤義龍（道三之子）慫恿下，出兵進攻清洲城。

他們事先設計好的戰略是這樣的

：首先由信廣暗中將齋藤的軍隊引到邊境，此時，得到消息的信長必定會出兵國境。趁著這空檔，再由信廣僞裝援助信長而揮兵直入清洲城，一舉拿下城池。

等到信長察覺有異而欲回頭救城時已來不及了；前有信廣，後有齋藤，如此前後夾擊下，信長必遭滅亡。

計畫雖然縝密，可是當齋藤的軍隊來到邊境後，信長不但沒有出兵，反而緊閉城門，禁止任何人出入。也許是他已事先得到情報也未可知。

兵臨城下的齋藤軍隊都很興奮地等待信廣的捷報，然而信廣卻發覺城門緊閉，根本無法出兵，況且，信長好像仍在城內！

——必定是消息走漏了吧！

此時的信廣頓然醒悟，由於擔心自身的安危，乃顧不得與齋藤的約定就撤兵逃走了。另一方面，齋藤發現苗頭不對，急忙率兵退至美濃。清洲城之危就這麼化解了！

最後，信廣害怕被追擊只好向信長投降。

以「明確的目的意識」構築織田王國

同年，企圖舉兵叛變的還有信長之弟信行。其中，與信行聯盟的還有信秀的昔日大臣柴田勝家以及林通勝、林通春兄弟等人。

林通勝在織田信光橫死後就接管了那古野城，並一直等待時機，計畫在信長訪城時將其暗殺。

信長果然如期拜訪那古野城，但他戒備森嚴，林通勝根本無機可乘，只好放棄暗殺計劃。

但是通勝並不死心，反而改與信行密謀，欲以那古野城爲根據地，舉兵入侵信長的領地。信長不甘示弱，不但立刻出兵反擊，甚而討伐林通春，兵迫那古野城下。

這一戰信行等人潰不成軍，多人合組的共同戰線也出現裂痕。軟弱的信行見情勢不利，立刻聯合柴田勝家等人向信長請罪，終於勉強獲得饒恕！

僥倖逃過一死的信行却無自知之明，居然在翌年又生貳心，再度和岩倉城的織田信賢聯手，企圖打倒信長。

岩倉城的城主原本是信安，但在這一年卻遭兒子信賢放逐，並自立爲城主。

此外，信行又與今川義元勾結，請求他的支援。

看來計劃似乎進行得很順利，信長已在劫難逃了。可是信長也非等閒之輩，早就嚴密警戒並積極展開破壞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拉攏信行的同夥柴田勝家爲自己效命，並透過柴田，

收集信行的作戰計劃，待一切準備就緒，遂將計就計，展開反間。

先是由柴田假傳情報說信長生重病，信行不察居然也相信了。然後再由柴田誘騙信行到清洲城探病，名義上是去探訪哥哥，實際上是要訪察信長目前的狀況。

等到信行一踏入清洲城就立刻被逮捕，他的命運也就此決定了。臨死前，他必定相當懊悔自己識人不清、棋差一着吧！

翌年，即永祿二年（一五五九），信長終於打敗尾張國內最頑強也是最後的一個敵人—岩倉城的織田信賢—統一全國。

他立刻上京謁見將軍足利義輝，報告戰果，並宣稱自己是尾張的統治者，取得將軍家的認同。

織田信長

這時的信長也不過才二十六歲，在信秀死後僅花了八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他的遺願—統一尾張。

信秀留下的遺言就是要統一尾張，而自立後的信長也不辱父親所託，完成大業。但他並不以此自滿，亟思以這狹窄之地逐步建設自己的織田王國。

信長之所以能夠一一擊敗盤踞左右，擁有同等兵力的織田親族們，應該歸功於他能確實掌握自己和別人的現況，並擁有冷靜的判斷力。

他以明確的目的意識及冷靜的判斷力提升自己的勢力，而且經常提出出人意表的構想並展現革新力。面對越困難的局面越能發揮這些特質，而這正是信長性格上最大的魅力。

第二章

決定桶狹間勝敗的謀略與決斷

——不拘泥於戰爭常軌的彈性作戰方式

信長篡奪天下的「男子作風」

信長在十五歲時與鄰國美濃齋藤道三之女，時年十四歲的濃姬結婚。道三出身京都，自小就有美男子之稱，妻子小見也是個大美人，女兒濃姬的美貌自然不在話下。

而少年時的信長也是個美男子，所以婚禮上的二人可眞是一對郎才女貌，教人好生羨慕的璧人。

新郎外表優雅，但性格卻奔放不羈，自然不肯受妻子牽絆？而新娘也非簡單人物，看似柔弱纖細，內心卻十分堅強。

當時人結婚多摻雜著政治上的因素，嫁入男家的女性都懷抱著犧牲的精神，好似赴敵陣就死一般。其中或許也肩負著更重要的戰略任務，那就是刺探敵情。

婚禮當天，道三即喚來愛女濃姬，並交給她一把短刀，叮嚀她說：

「妳未來的丈夫是個凡事不循常軌的人。如果他眞如世人所說的是個呆子，那妳就殺了他吧！」

道三的意思是要濃姬記住自己的身份，雖然嫁入織田家，也不可忘記自己仍是齋藤氏的一份子。

從父親手中接過短刀的濃姬笑著點點頭，卻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又向父親說道：

「爹爹啊！會不會有朝一日情況變化，我反而要用這把短刀來殺你呢？」

結婚後信長暱稱濃姬爲「阿濃」。

有一天他突然向濃姬說道：

「阿濃，世人都稱呼妳的父親爲『蝮蛇道三』，有其父必有其女，妳該不會也是條『蝮蛇』吧？」

當時，齋藤氏已身爲美濃的統治者，而信秀的織田氏不過是尾張一隅的領主，依附於豪門之下。也就是說濃姬的家世在信長之上，她是應織田家之求而下嫁過來的。

面對丈夫的惡意攻訐，她本該提出這樣的反駁：

「太無禮了！怎麼可以這樣批評父親呢？」

可是她沒有提出抗議，只是保持沈默，任憑丈夫的出言不遜。

但她並非就此沈默下去，毫無表示。結婚一年後，信長開始夜不歸營，直到清晨才回家。

原來他是到他所寵愛的侍妾那兒去了，生駒氏、阿鍋氏、坂氏、土方氏都是他的愛妾，而且總共爲他生了二十四個孩子（男十二人、女十二人）。

有一天，濃姬終於提出質疑：

「雖然你瞞著我，可是我知道你每晚都不回家。我並不想干涉你，但我們是夫妻，有什麼重要的事你可以告訴我，不需要隱瞞啊！」

這突如其來的問話還眞讓信長嚇一跳，好不容易才提出解釋，沒有造成誤會。

濃姬貴爲大國齋藤氏之女，自有一股高尚的威嚴，有時連信長都不得不讓著她點！

據說在本能寺之變時有位名叫「阿能」的女子揮舞著長刀奮戰，後來光榮地戰死。這位女子說不定就是「阿濃」—濃姬呢？

婚後第五年，信長與道三相約在濃尾國境附近尾張中島郡的富田會面。當時正好是與道三締結同盟關係的信秀死後一年，道三爲了再確認双方之間的同盟關係，因而提出與其繼承者信長見面的要求。

再者，他所得到有關信長的情報皆虛虛實實，有人說他是呆子，也有人稱讚他的戰略能力，道三實在很想看看自己的女婿究竟是何等人物！

見面的時間定在天文二十二年（一五五三）的四月十八日，正值初夏時節。而見面的地點富田是位於道三的稻葉山城南方約十五公里及信長的那古野城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的一條街道要衝，會場即設於老松茂盛的古刹—正德寺。

行前，信長的侍臣提出建議：

「這次的會面還是取消的好！」

「爲什麼？」

「對方以暗殺手段聞名，誰曉得他是不是設下了陷阱呢？」

「想殺了我好奪取尾張嗎？放心，『蝮蛇』不會這麼做的。」

胸有成竹的信長拒絕了侍臣的建議，慨然赴會。時年不過二十歲，而道三已是六十歲的人了。

三道藤齋

道三事先在正德寺的正堂兩側搭起看台，八百名身穿武士禮服的家臣排列左右。包括稻葉良通、氏家卜全、安藤守就等三名首席家臣（後來成爲信長的內應）也都擺出備戰的姿態。這是道三故意擺給信長看的場面，意欲來個下馬威。

他自己則比預定的時間更早抵達正德寺，躲在城鎭盡頭的民宅內，藉以觀察信長的胆色及隨從隊伍的陣容。

道三是身經百戰的沙場老將，只要看看對方的隨從隊伍就可以推測其軍事力量之強弱，所以他才會躲在民房內

偷窺。

陪侍在旁的侍臣豬子兵助隔著紙窗向外窺探，然後報告：

「已經來了！」

聽到這話的道三立刻起身走到紙門旁，觀察信長的隊伍。首先通過的是數騎散兵，然後是整團騎兵隊如雷般響的通過。道三一面觀察從眼前通過的鎧甲行列，一面聽著豬子的報告：

「陪同前來的有侍從七百，槍隊與洋槍隊各五百，另外還有士兵三百。共計二千人。」

這些隨從們並非穿著平常的武士禮服，而是身披甲冑全副武裝。不但有最新式的武器，人數還在己方之上。

——看來不像是個呆子啊！

道三陷於沈思之中，信長已漸漸接近眼前。

根據史書記載，他當時的服裝是——

「頭髮用髮簪箍著，上盤髮帶。身穿以虎豹皮縫成的短袴，腰繫七八個打火袋與簞瓢，手臂上掛著繩環，還佩帶一把金銀裝飾的大刀。」

這身裝扮還眞是怪異，然而跟在他身後的隨從們都很有生氣。而最令道三注目的就是洋槍隊。

洋槍自種子島傳來也不過是十年的時間，在當時算是相當新式的武器。由於衆人對它還不十分瞭解，因此沒有一位諸侯單獨成立洋槍隊。可是信長卻成立了洋槍隊，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展露給道三看。

若只是二、三十梃也就罷了，偏偏信長卻擁有五百梃，這就給人沈重的壓迫感。

道三也是用槍高手，雖然他對這種價格昂貴、命中率差，而且操作麻煩的武器抱持懷疑、不信任的態度，但是他也承認洋槍極具發展潛力，或許未來集體戰鬥的主角就是它也說不定。

對於信長擁有這麼多洋槍，道三相當愕然，同時也很佩服對方的勇氣，他默默地走出民房，抄小徑進入正德寺。

終於到了見面的時刻。——

道三慧眼識英雄

寬大的正堂上另外用紙屏風隔出一室，這就是他們岳婿相見的地方。

道三隱藏在屏風之後，待信長出現，一切就緒後，才由接待官堀田道空及春日丹後鄭重

地延請出來。

信長坐在蓆子的一端，此時他已脫下奇裝異服，改穿武士的正式服裝，頭髮也重新梳理過，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

道三相當訝異他的改裝。

——這眞是我先前所見那個奇裝異服的男子嗎？

道三對於自己的改裝技巧相當有自信，從日蓮和尚變成賣油商人、武士，再一躍而爲美濃的諸侯，他相信無人能出其右。沒想到現在居然出現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他暗自想著：

「也許只有他能和我一較長短吧！」

兩人眼神交接，只是沈默地打量對方，誰也不願先開口。

負責接待的堀田道空終於打破沈寂開口介紹：

「這位是我們的主上山城大人（道三的官名）。」

「是嗎？」

信長只是這麼回答，毫無尊崇的意思，一派統領的口吻，表明今天純粹是公式化的會談，二人地位平等。

道三不禁暗暗爲他的氣概所折服！

會談不久即告結束，二人先後離開。齋藤的軍隊在距正德寺約一里半的茜里休息，一路上都沈默不語的道三終於開口問侍臣豬子：

「你覺得這個人如何？像是個呆子嗎？」

豬子兵助一邊拿水給道三喝，一邊回答：

「恐怕……」

沈吟一會兒又接著說：

「要見大人也不是件易事，只怕這個人眞如外界所傳說的是個呆子。」

一般人也許都有這種誤解，但道三深不以爲然。年初才切腹自殺的平手政秀或許就是覺得信長的前途悲觀，深自責備未盡輔佐之責，愧對信秀，所以才自殺謝罪。如今看來，他的想法也同樣錯了！道三兀自沈思著。

「織田軍隊的槍枝很奇怪，都特別長，比普通槍枝多出一間（日本長度單位，約六尺），足足有三間半長。」

「一點也不奇怪，槍枝特別長自有其用途在，說不定更有利於實戰哩！信長這個人不做沒把握的事，加長槍枝必是他不斷研究的結果，倒是不能小看！」

「可是我覺得他不過是個普通人罷了。」

「說不定有一天他會以這三間半的長槍統一尾張呢！」

「是嗎？」

「如果只是這樣也就罷了，怕的是連我兒子義龍也會成爲他的階下囚呀！」

道三不愧是道三，果眞有先見之明。這一時的感慨日後竟成爲事實。

英雄識英雄

當時和道三一樣注意到信長的存在的還有三個人。

第一位是木下藤吉郎，也就是後來的豐臣秀吉。

秀吉當時只是今川義元麾下的一名部將，仕於松下之綱。崛起後僅花了四年的時間，就從最低階級的士兵升格爲武士。

某日，之綱召來秀吉問話：

「聽說織田家正在流行一種奇特的鎧甲，你知道這件事嗎？」

「是的。而且最近織田家都以伸縮自如、方便活動的輕便鎧甲取代木製鎧甲。」

「是嗎？那麼你就到尾張去買些輕便的鎧甲回來吧！」

「遵命。」

可是帶著錢離開松下處的秀吉自此就沒有再回去。他跑到尾張，決心跟隨信長。

「秀吉這種做法也許有失忠義，但大丈夫理當擇良木而棲。他也想有番作爲以揚名立萬，所以才會帶著這筆錢爲將來鋪路，前去謁見才能足以擁有天下大器的人物！」（『太閤記』）

事實上，鎧甲這種東西早在鎌倉時代就被開發出來了，信長肯動腦筋，加上自己的創意後就改造出新式的鎧甲，因而引起鄰國的注目。就因爲他不斷地改良和追求進步，秀吉才會前來投靠！

這年是天文二十三年（一五五四），秀吉十八歲，信長二十二歲。

第二個注意到信長的是甲斐的武田信玄。

信玄一直很禮遇和尚，他認爲只有他們才是知識階級，而且因爲常常周遊列國修行而擁有豐富的情報消息。

當時尾張清洲近郊的天永寺有位僧侶叫作天澤，有一次他正好有事要到關東去，豈知半途就被信玄攔下，並被帶到別館。信玄對他說：

「我很想瞭解信長這號人物，希望你能竭盡所能地提供消息，任何情報都可以。」

「信長從小就喜好武器，每天早上都要練馬術，對洋槍也很內行，這都得歸功橋本一巴

的教導。另外還有市川大介教他弓箭，平田三位傳其兵法。此外，聽說他也很喜歡獵鷹。」

「哦！那有沒有其他的嗜好？諸如作歌、下棋之類的？」

「有。他很喜歡跳舞唱小曲（俗謠）。」

「舞蹈是跟幸若太夫學的嗎？」

「那倒不是，聽說他常和清洲城的居民名叫友閑的人一起跳舞作樂，不過他也只會跳敦盛一番這一段舞而已。他總覺得人只有五十年可活，縱使活到化天之年（八千歲），終究仍是如夢一般，因此只要會跳這一段舞就可以了。」

「嗯！那他會唱什麼小曲？」

「他覺得人反正都是要死嘛，所以也沒有特別去學唱什麼小曲！」

「眞是一個特別的人。那他大概都唱些什麼樣的小曲，唱來聽聽吧！」

「我是僧侶之身，恐怕不太方便。」

「不要緊，只是唱給我聽罷了！」

在信玄的強制勸說下，天澤只好破例。信玄一邊聽著陌生的俗謠，一邊遙想未曾謀面的信長的模樣。

這年是弘治元年（一五五五），信玄三十五歲，信長二十二歲。

第三個人是北陸之雄、朝倉一門的重要人物朝倉宗滴。

宗滴曾寫過一本相當於朝倉家家訓的『宗滴話記』（全文八十三條），同時也是朝倉義景的監督人。他雖身處偏僻之地，卻仍相當留心周圍各國的動靜。

弘治元年，宗滴以七十九歲的高齡死去。臨死前他曾說過：

「活到這把年紀才死已沒有什麼遺憾了，可惜的是我無法多活三年。並非我有什麼不滿足的地方，我只是好奇，想看看尾張的織田信長將來會有什麼樣的成就！」

「充滿信心屹立不搖」靜待情勢的信長

正當這些武將們開始注意到信長的存在的同時，美濃也發生了巨變。

弘治二年（一五五六）四月，道三與嫡子義龍作戰不幸敗死。原本有同盟關係的美濃遂一變而爲敵國，同時也爲美濃與尾張間持續十一年的攻防戰揭開序幕！

信長這時不但要應付國內親族的壓迫，還得同時對付東邊的今川義元及西邊的齋藤義龍這二個大敵。雖然前途艱辛，困難重重，但他仍憑著毅力逐一打倒同族，於永祿二年（一五五九）取得尾張的霸權。

正當他準備重整因戰火而遭蹂躪的耕地及國內秩序時，東方不幸又遭大海嘯肆虐。而今

川義元更趁著這個節骨眼發動大軍向他進攻。

永祿二年（一五六〇）五月十七日，今川大軍約二萬五千人攻佔尾張沓懸。此地位於桶狹間東方約一公里處。

翌日（五月十八日），今川大軍開始行動。

首先他各派出二千五百名兵士進攻清洲城南方二十公里處的鳴海城及一公里處的大高城，再以此二城作爲攻略尾張的前線基地。

在鳴海、大高兩城附近還有成三脚鼎立的中島、鷲津、丸根三處城砦。此外，鳴海城東北方約五百公尺處，也有一座由織田軍駐守的善照寺。

在這六個要塞中兩軍緊張對峙。義元計畫要以壓倒性的兵力攻下這些城砦。

這一天，義元率領旗本進入桶狹間。這裏距織田軍的前線據點中島只有二公里路程。他在一處周圍都是松林的低丘紮營，附近還有一座稍高的小丘可以遠眺織田軍的城砦，眞是絕佳的指揮所。

根據報告，城砦的守兵只有五、六百人，若派大軍前去必可一舉攻陷。

信長當然也接到今川軍隊動向的報告，但他卻穩如泰山，毫無動靜。或許是因爲自己可動用的兵力只有三　四千人，和對方的兵力相差懸殊，因此他預備採捨棄城砦而死守清洲的作戰方略！

義元及其幕僚群根據常理判斷，己方有二萬多名兵士，信長應該不會蠢動才對。因此乃抽調大半的兵力前去攻打城砦。

五月十九日這天，今川發動總攻擊。主力一分爲二，一部份攻擊丸根、鷲津兩城砦，另一部份則準備攻打中島及善照寺。由於大軍皆被抽調進行攻擊任務，今川的大本營只剩四、五百名旗本留守。義元認爲敵人的攻擊主力並不強，而且也不敢攻到大本營來，因此才會只留下那麼單薄的兵力。但他實在低估了信長的能力，以致因判斷錯誤而枉送性命！

這一天天未亮，信長正準備朝清洲城出發。這時却接到緊急的軍情報告：

「鷲津山、丸根山遭今川軍隊大舉入侵。」

可是信長仍不爲所動。

他和大臣們聚集於作戰室分析不時傳來的情報，等到確實掌握敵人的總兵力後，他始徵求衆人意見。雖然大家意見不一，但大部份仍主張堅守城池。只有一位部將簗田政綱（廣正）在搜集多方情報後主張野戰。

信長沈吟不語，遲遲不做決定。其實，他根本就沒有

今川義元

堅守城池的作戰計劃，沈默只是爲了預防間諜偷取情報而已。

家臣們也都明白信長的心意，彼此心照不宣，猜想國運之將終，每個人也都有切腹自殺以報效國家的打算。

但是他們萬萬沒想到，這一天五月十九日竟是國運的轉捩點！

大膽無敵才可自助而後天助

信長接到「戰鬥開始」的報告後，照例持扇先跳一段敦盛舞，然後套上鎧甲，躍馬飛奔而去。隨侍在旁的五個侍童也立即跟上，接著是二百名兵士。馳騁三里路後，約莫上午八時左右，信長停在熱田神宮前休息。

他讓部下們都到拜殿前祈願戰事順利。

這時，神殿內堂突然傳來一陣甲冑揮動的聲響，大家不經意地抬頭一看，正巧看到頭頂上有一隻白鷺飛過。信長連忙鼓勵衆人：

「看哪！這就是熱田之神的使者，被派來保護我們，我們一定會戰勝！」

聽完這席話，兵士們個個勇氣百倍。

另外還有一種關於熱田神宮的傳說：

在兵士祈願戰勝之際，信長突然拿出幾枚賽錢對著大家說：

「如果丟出去都是正面朝上，那代表我們一定會勝利。」

說完就朝神前丟出賽錢，彷彿奇蹟似地，所有賽錢都是正面朝上，部下們不禁歡聲雷動。

其實這二種說法眞假難辨，可能是後人的附會之說，但信長想鼓舞兵士勇氣的目的卻是相同的。

離開熱田之後，信長率著兵士繼續南下。遠遠地就可以望見前方正冒著黑煙，似乎是從丸根、鷲津兩城砦升起的。

自熱田經丹下抵善照寺時已是十點過後，這裏正是最前線！

信長抵達後立刻指示約三百名的兵士出擊，目標是西方五百公尺處的今川橋頭堡—鳴海城。但是鳴海城的守備相當堅固，織田的攻擊部隊幾乎全軍覆沒。

然而，信長攻擊鳴海城只是表面動作戰，目的是讓假情報—自清洲而來的織田援軍正在攻擊鳴海城—傳入敵軍耳中。

另一方面，他接到來自簗田的情報，得知今川義元正坐陣桶狹間山。他大胆揣測義元絕不會離開桶狹間，因此準備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在義元這方面，他所坐陣的大本營不斷地傳來捷報，丸根陷落，鷲津也成囊中物，就連織田軍攻擊鳴海城的部隊也幾乎全遭殲滅，幾乎全是一面倒的勝利消息！

戰事成功使義元相當興奮，連忙吩咐擺下慶功酒宴。織田軍只剩善照寺與中島兩砦，還怕不手到擒來？

但他實在高興得太早了！

就在他舉杯歡飲時，信長也離開善照寺砦。此時他所能掌握的兵力約有二千人，而時間已接近正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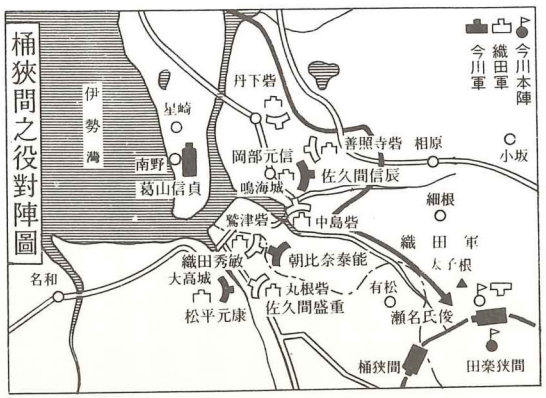
在鳴海城的今川軍隊似乎也頗能掌握他們的動向，但這時信長卻率著織田軍沿田間小路南下，目標是離桶狹間最近只有一公里遠的中島砦。

以地形來看，中島砦後爲已落入敵人手中的鷲津、丸根兩砦所扼，前有今川的攻擊部隊，實在是個危險的地方。家臣們都勸諫信長不要冒險前去，但他充耳不聞。因爲他心中正浮現著一個大胆的作戰計劃。

要到中島砦須先穿過中島砦與桶狹間之間約二公里長的谷地，這麼近的距離無異於羊入虎口，自投羅網！

鎮守城砦的兵士們看到信長後是又驚又喜，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統領會冒險來到前線，士氣爲之一振！

抵達城砦後，信長馬上下達攻擊前方的今川軍隊的命令。



圖識形軍各戰之間狹桶

跟隨前來的幕僚們都大吃一驚。今川軍雖然分散各處行動，準備攻擊中島砦的部隊也只有千餘人，戰事一旦爆發，留守丸根、鷲津的部隊必會迅速前來救援，而且善照寺方面的軍隊也會急馳而至。這些兵力一旦投入戰鬥，只怕織田軍也抵抗不了。

幕僚們嚇得面無血色，紛紛勸他：

「這樣做太勉強了，還是不要出兵吧！」

他們都希望信長能取消這有勇無謀的行動，不要以卵擊石，還是趁早撤回清洲加強防備才是上策。

可是信長根本聽不進他們的進言，心中不時盤算著：

「夜晚即將來臨，敵人的兵糧也將運入大高城，而丸根、鷲津又已落入他們手中，這些疲勞的兵士們必定正在大肆慶祝。難道我會怕了這些有勇無謀的人？自助而後天助！」

於是帶著二千兵士離開城砦。這時已是午後一點時分。

當時，今川的軍隊都已脫下戰甲，慵懶地午睡著，連前田又左衞門（利家）、毛利河內、安食彌太郎、魚住隼人等豪傑都料想不到，信長的軍隊竟會展開突襲行動！織田軍的精銳部隊突破關口後，正軍即沿著谷間小道前進，抵達桶狹間山的山腰。這時也不過是午後二點左右。信長軍從中島砦出發直至抵達作戰地點只不過花了一小時的工夫，眞是一場閃電戰！

這場決戰對信長軍最有利的就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驟雨自織田軍背後猛襲而來，打在今川軍隊的臉上，使他們幾乎睜不開眼睛。

「老天爺果眞站在我們這一邊！」

懷著這種念頭的信長軍以特製的長槍迎擊敵人，一鼓作氣地翻越山頭，直驅義元的大本營。

有的史書上寫著織田是從太子根高地攻入敵方的大本營，但根據可靠的史料（『信長公記』、『三河物語』）記載，織田軍應該是從桶狹間山攻進義元大本營的！

義元最後死在信長手下，享年四十二歲，當年信長是二十七歲。義元生前的佩刀左文字同時落入信長手中，日後也成爲他的愛刀之一。

傾力收集情報以進行局部集中戰術

分析信長能在桶狹間大獲全勝的原因如下。

一、廣泛收集戰線情報，確實掌握今川軍的動向。

二、徹底做到保密防諜，隱藏己方意圖，令敵人無法捉摸己方的動靜。（例如今川軍萬萬沒有想到信長會親自來到中島砦。）

三、設計讓今川軍攻擊最前線的四個城砦，分散其兵力。

四、從距離今川大本營最近的中島砦出擊，敵人的救援部隊根本來不及回師。

五、出人意表的在午間展開攻擊。（通常都是在日出前的黎明時分展開攻擊，但信長卻不循常規。再者，他一抵達中島砦即下達攻擊令，不給敵人探測消息的時間。）

六、因首戰勝利而酩酊大醉的今川義元太過疏忽，放鬆警戒。

七、突如其來的驟雨反成助力。

事實上，信長對這個計劃並無必勝把握，因此幕僚們才會拚死勸阻，希望他不要冒這個險。但信長絕非有勇無謀之人，在下達攻擊令的同時，也指示士兵：

「敵人的部隊如果攻擊猛烈，你們就撤退；敵人若撤退，你們就追擊！」

由此可知，信長不但具有大胆的行動力，同時兼具彈性的作戰理念。

這一戰信長以寡擊衆痛宰敵人，威名立刻遠播天下，成爲衆所矚目的人物。

桶狹間戰役十二年後，德川家康也面臨與信長類似的情況。武田信玄率領大軍攻佔遠江。

當時信長是家康的同盟國，他勸家康不要出擊，宜堅守浜松城。但家康不聽忠告，執意出兵，結果慘敗於信玄手下，差點丟掉性命。

面對信玄的攻擊，家康腦中想必也浮現當年桶狹間一戰的情景。那時他是今川軍的先鋒，對信長的作戰能力相當佩服，因此他也想效法信長，以寡擊衆，期能揚名天下，威震諸將，而且凌駕信長之上。

但是他卻錯估信玄的作戰能力，和義元相比實有天壤之別。信長知道信玄的戰力遠在義元之上，所以才會勸阻家康出兵。而家康卻因一時的好勝心作祟，而導致戰敗的命運。

桶狹間一役大勝之後，信長就把主力放在攻克鄰國美濃上。他花了十一年的時間才取下美濃。因爲他深深明白，桶狹間奇蹟似地獲勝不會再出現第二次，寧可採取穩紮穩打的戰略，步步爲營，累積戰果，如此才能確保立於不敗之地！

第三章

「天下布武」的野心

——拔擢人才、思慮周到

對美濃的致命一擊

信長和美濃交惡源自弘治二年（一五五六）齋藤道三戰死於兒子義龍手上之後。道三在交戰前就預知自己的命運，因此在赴戰場前留了封遺書給信長：

「美濃國大桑終將亡於織田上總介之手。」

信長即以此遺書作爲攻打美濃的藉口之一。

在講求實力的戰國時代，戰敗者是沒有說話權利的。即使親如兄弟仍免不了一戰—這是命運！信長與義龍都深切地體認這個殘酷的事實。

信長初次上京是在永祿二年（一五五九），也就是桶狹間戰役的前一年。當時義龍即派了三十人的暗殺團到京都去，意欲取信長性命。這些人跟踪在信長後面，配備洋槍，俟機下手，但信長的警覺性也相當高，身邊隨時有人保護著。

入京前，機敏的丹羽兵藏即警告信長：

「要注意身邊的可疑人物！」

因此，信長一發現有人跟踪即心裏有數：

——果然來了！這些鼠輩！

抵京後，他仍命令丹羽繼續收集情報。這天，丹羽又提出新的報告：

「賊人現投宿於二條蛸藥師的旅館中。我已在門柱上做記號。」

隔天一早，信長率領數名家臣悄悄地來到蛸藥師的旅館。果如報告，有六人投宿其中。

信長對他們說：

「你們是齋藤家派來的吧！想殺我是嗎？」

然而這些人卻佯裝不知，絕口不承認。這時，信長身旁一位認識這些人的金森站了出來，他們霎時變了臉色。

信長恫赫道：

「你們不是要殺我嗎？現在就來一決勝負吧！」

這些人嚇得跪地求饒。信長自忖在京都久留無益，遂啓程返回清洲。

另一種說法是，信長遲不歸國，反而深入敵陣。家臣們屢次勸他早日歸國，他都充耳不聞。

俗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認爲只有出人意表、制敵機先，方能置之死地而後生。與其深思熟慮遲疑不決，不如相信自己的靈感，大胆行動！

桶狹間戰役翌年的春天，信長與鄰國三河國國主德川家康締盟。

當時桶狹間戰役剛結束，家康決定離開今川，回到三河國，其時三河仍在今川的勢力範圍內。他雖已自立，但力量仍相當薄弱。

他曾向一應駿河的今川氏眞（義元的繼承人）傳達回歸三河的理由，說明自己絕非叛變，只是想回到自己的國家重新再出發。他也保證自己仍是今川的家臣。

可是，當家康的伯父水野信元帶來信長要與他結盟的消息時，他不禁也躊躇起來。究竟要臣服於今川家，或是與織田家結盟呢？這眞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家臣們多主張依舊臣服於今川之下，但家康最後仍決定與信長結盟。那時信長二十八歲，家康才二十歲。

後來兩人曾在清洲城見過一面，而這段友誼也維持了二十年之久。

信長與家康結盟無疑拔除了背後的芒刺，終能集中全力攻打大國美濃。但是他的堂兄弟—北尾張犬山城的城主織田信清卻陣前倒戈，投向義龍。

齋藤遂以大垣、北方、稻葉山（岐阜）、鵜沼、犬山等如半月形陣勢來包圍壓迫清洲城。

關於齋藤義龍這個人，歷史給他的評價以否定的層面居多，但是與他干戈相向的父親道三卻稱讚他：

「用兵技巧相當純熟！」

由此可見，他也是一位一流武將、不可小覷的人物；既能以懷柔手段誘使信清倒戈，表示他也有厲害的一面。信長確實遇到一個難纏的對手！

遺憾的是義龍意外病死於稻葉山城，死時才三十五歲。繼任的是十四歲的龍興。

信長一看機不可失，立刻進攻西美濃，在入侵森部及輕海附近一帶時，卻遭擊退。主要是敵人不若他所想的那般混亂，長井隼人佐、岸勘解由左衞門等守城將領及素有「美濃三大家臣」之稱的安藤守就、稻葉一鐵、氏家卜全等，都同心協力地守護齋藤家。再者，美濃的領土廣大，擁有二萬以上的兵力，而信長所能動員的兵力只不過五千人，實力相差懸殊。此外，美濃的地理條件屬於易守難攻型，稻葉山城周圍有木曾川、長良川、揖斐川等大河綿延環繞，形成天然屏障，其中由無數支流交叉所形成的低濕地帶，也不利於軍隊行動。綜合上述種種因素，信長終未能一舉攻克美濃。

依信長的想法，他是希望深入稻葉山城，建立城砦，如此才有獲勝的機會。

稻葉山城建築於能俯視長良川的斷崖上，而墨俣即位於距離城砦五、六公里的下游處，即長良川與木曾川的會流處。墨俣又稱洲俣，是由多條河川會流而成的三角洲地帶，也是攻

打稻葉山城的絕佳據點。若能將其要塞化，必可成爲鞏固的橋頭堡。

信長打算攻克墨俣，想必也是基於桶狹間一役相同的考量，若能確保靠近大本營的戰略要地，必可輕易攻入敵人的心臟地帶。因此一進入雨季即展開墨俣爭奪戰。

攻擊部隊的指揮官是佐久間信盛。他率領數千兵士攻入墨俣，並在敵軍的注視之下建築城砦。

齋藤家雖知道織田軍的意圖，卻仍按兵不動。建築工事順利進行，守兵也日夜警戒。隔了半個月，情況依然如常，織田軍的警戒心遂逐漸鬆懈下來。

工事進入第二個月後，城砦的輪廓已大致成形。但是，就在一個大雨不斷的黎明時分，齋藤軍突然展開拂曉攻擊。警戒鬆懈的佐久間軍隊慘遭潰敗，死了千餘人，剩餘的兵士慌忙撤退，逃回清洲。城砦亦被燒成灰燼。

信長得到敗退的消息後仍不死心，依然執着著要奪取要衝墨俣。遂派出第二波攻擊部隊，由柴田勝家領軍。柴田侵入墨俣後就展開城砦的建築工事，方法也和佐久間大同小異。

想要在敵方的根據地前建築城砦原本就很困難，更何況是在雨季，工事進行得相當緩慢。柴田自許是戰鬥專家，但要他去監督城砦工程，看著民伕費力地建築山砦，實在是件痛苦的事，雖然無奈也只能望天長歎！

建築工人中混有齋藤家的奸細，稻葉山城當然也能詳細掌握墨俣的工程進展情形。一天夜裡，齋藤軍展開突襲。柴田方面雖有警戒，卻無法全力應戰。守備兵大都是徵召而來的民伕，而且沒有武器配備，面對敵人的攻擊只有逃跑一途，結果士兵們也跟著跑。柴田軍就這樣敗走，與佐久間的遭遇並無二致。

信長不信邪，又派出第三支攻擊部隊，這次由織田信清之弟—勘解由左衞門担任指揮官。很不幸地，在未抵達墨俣之前就死於一場戰鬥中！

事到如此，信長也只有仰天長歎！要在墨俣建築城砦固然是個很好的構想，但也要有具體的方法才行。於是信長下定決心要找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拔擢發掘秀吉的才能

這時，信長突然想起藤吉郎（秀吉）這個人。

記得有次清洲城的外郭突然倒塌，長約百間。若爲敵人得知，那就相當危險了。他立刻任命修築長官緊急修復城郭。

可是工事進行中卻傳來批評之聲：

「用這種方法做下去，再修幾個月也修不完。」

信長查出批評的人是一個小小的步卒，名叫秀吉。他雖不知道這個男子到底是誰，但既有胆量提出批評，必定是有一套不同的作法。於是他召來秀吉詢問意見。

當時工事已進行了二十天，但只修復整個工程的一、二成而已。秀吉保證自己可以在數天內就全部修復完畢。

信長相當訝異，連忙詢問有何妙法。原來秀吉的方法是將工人分成十組，各修十間的工事，看那一組先修完就能得到賞金。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需花上一筆錢，但得到的報酬率卻更高！

信長非常贊成他的意見，遂撥下一筆賞金，並拔擢他爲修築長官，監督工程的進行。工程果如秀吉所言，在短短數日內就完全修復了。

——何不讓他試試墨俣的工事呢？

心中如此盤算著的信長遂召來秀吉蹉商。而秀吉也自信滿滿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秀吉以前曾在尾張、美濃等地流浪，結識了一些盜匪、武士之類的朋友。這些人雖然沒有什麼勢力，却各自擁有自己的生活圈。他們頗能隨機應變，必要時也會組織起來去掠奪金銀珠寶。放火、強盜、殺人對他們來講是家常便飯，但也能荷鋤扛鍬建築家園。

秀吉認爲這些人兼具戰鬥員與工事民伕的能力，若能花錢收買他們，必可完成墨俣的建築工事。信長聽了他的方法後，就拔擢他爲第四波攻擊部隊的指揮官，命令他進攻墨俣。

秀吉主要是拉攏徘徊於木曾川、長良川一帶的盜匪集團。他們的首領主要是後來成爲阿波諸侯的蜂須賀小六及其弟七內與又十郎。這次的進攻部隊共有五、六千人，游擊部隊約佔一千二百名左右。

秀吉將建築城砦的藍圖交予蜂須賀，蜂須賀即以此藍圖分配工作給部下。

他們進入墨俣上游的森林砍伐上好的木材，然後結成木筏順流而下送到墨俣。盜匪出身的他們根本不管森林主人是誰，若有人前來詢問阻撓，他們就掏出洋槍嚇阻這些人。因此，短時間內就收集了所需的原木。

另一方面，待在墨俣的木匠們將飄流而下的原木以鋸子或斧頭裁成適當大小，有的建築城砦，有的建築望樓，工程於是迅速而順利地展開。

由於城砦工事進行神速，齋藤軍難免爲之一驚，於是又大舉展開攻勢。但這次卻失敗了。

當齋藤軍欲強行進入城砦時，卻爲堅固的防柵所阻攔，而且秀吉軍又在防柵後以洋槍密集射擊，齋藤軍死的死、跑的跑，犧牲慘重。

不久，齋藤軍又展開數次的突襲行動，但都被擊退。工事進行到第十天左右即出現一座

具有「望樓十、屏障二千間、柵木五萬根」的城砦。最後信長終能以此爲根據地，轉戰美濃各地，漸漸地擴大佔領的區域。

詢求部下同意的「心理技巧」

開始進攻美濃的第二年，也就是永祿六年（一五六三）的某日，信長突然帶著家臣來到北尾張，登上二之宮山。他站在山頂上眺望著敵軍的城砦犬山城，然後指著眼前綿延的谷地對家臣們說：

「這裏確實是個要塞之地，攻守皆宜。若能在此築城，並移居於此，那麼犬山城、稻葉山城、猿啄、鵜沼諸城也都垂手可得了！」

這突如其來的宣告家臣們無不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信長斜眼看著家臣們的反應，接著又以手中的木杖對著谷地指指點點，這邊給誰住，那邊建什麼……。分地完後就帶著家臣們下山，根本不給他們反駁的機會。

回到清洲城後家臣們皆憤憤不平。在清洲住得好好地，何必搬到二之宮山那偏僻的山間去？雖說離敵人的稻葉山城相當近，但生活起居將有諸多不便？況且他們久居熱鬧的清洲城已習慣了，恐怕會對二之宮山的環境感到適應不良！

他們心中雖感氣憤，卻提不起勇氣向信長說明不願遷移的心理。他們知道信長這個人言出必行，除非他自己心意改變，否則任何人提出建議都是白費唇舌！

過了數天，就在家臣們幾乎想放棄的時候，信長突然又召集他們宣佈：

「我決定取消移到二之宮山的計劃，改成小牧山好了。」

這宣佈又讓家臣們嚇了一跳，但因小牧山離清洲較近，而且地形平坦廣濶，比起二之宮山來總是比較像個人住的地方。所以這些家臣們無不一紓多日愁眉，趁著信長尚未改變心意之前就連忙答應了。

事實上，信長根本就不會再改變心意。他一開始就想遷移到小牧山，但又怕住慣清洲的家臣們不肯搬離。爲了避免引起反對，就故意先宣佈要搬到二之宮山，然後再提出條件較好的小牧山。兩相比較之下，家臣們當然選擇搬到小牧山去。這就是信長擅用的「心理技巧」！

信長很快地從清洲移到小牧山，這裏距稻葉山城只有二十公里，可給予敵人更強烈的壓迫感。

永祿七年（一五六四），織田信清攻克犬山城，而後鵜沼、猿啄兩城也先後納入版圖。其中猿啄城是由丹羽長秀直接展開攻擊；鵜沼城則不費吹灰之力就由秀吉奪得。

自墨俣築城以來，信長就相當重用秀吉，而秀吉也每每於重要戰役中屢建奇功。

美濃鵜沼城的城主大澤次郎左衛門也是位聞名的一代豪強，但秀吉不知用什麼方法勸服他，竟然不費一兵一卒就使他改投信長麾下。信長眞是大喜過望，高興地迎接秀吉及大澤。兩人會見後相談甚歡，但是半夜時信長卻召來秀吉：

「大澤也是位勇士，只怕他不是眞心降服，日後還會回到齋藤那邊。爲了杜絕後患，還是殺了他吧！」

秀吉領命後默不作聲地退出來，來到大澤的住所後開口便說：

「你收拾收拾趕快逃走吧！」

然後把信長的意思簡單地說給大澤聽。

大澤臉色剎時變得慘白，提起大刀意欲自盡。秀吉連忙奪下他的刀，奉上自己的佩刀彎腰說道：

「如果眞想自殺，那就請先殺了我吧。」

看到秀吉這麼的眞誠，大澤也爲他所感動，趕緊收拾行李在秀吉的掩護下逃出城去。

信長知道這件事後卻沒有對秀吉提出任何處罰，或許是因爲他也知道自己做錯了吧！

竹中半兵衛奪取稻葉山城的謀略

這一年稻葉山城卻發生了一件怪事。織田軍並未發動攻擊，但齋藤龍興卻棄城逃走。原來攻陷稻葉山城的是齋藤家的家臣—岩手山菩提城的城主竹中半兵衛。他當時只是個十九歲的年輕人，沒有成群的家臣，只有一塊小小的領地。

由於他的外貌十分女性化，舉止又溫文儒雅，每次到稻葉山城都會受到守城兵士的嘲笑。

他總是隱忍不發作，無視於他人口出惡言，可是情況卻越來越糟糕。有一次他從城下經過欲回菩提城，但是龍興的侍衛們卻站在望樓上一起對他小便，尿液噴灑到他的臉上。

當時他並沒有發怒，只是默默地走開。

一回到岩手山後，他立刻向岳父合渡城的城主安藤守就請求支援，表明自己討伐龍興的決心。

安藤是美濃三大首席家臣之一，也是齋藤家中的重要人物。他對半兵衛說：

「千萬不要做傻事！你怎麼可能打得過對方呢？」

安藤表明了不願幫助的態度。可是他並未死心，繼續思索更大胆、更可行的奇襲計劃。

當時，半兵衛的弟弟久作（重隆）以交換人質的身份居住在稻葉山城，由於他身體不好常常生病，於是半兵衛決定用探病做藉口來進行他的突襲計劃。

事發當日，他率領十位近侍抬著長箱入城，說是帶來禮物要探訪弟弟。當時齋藤軍與織田軍正在交戰中，守城兵士本應對任何可疑事物都進行嚴格檢查，可是他們覺得半兵衛這個人不男不女太過柔弱，實在不像是個危險人物，再加上前一次的小便事件記憶猶新，遂一邊嘲笑他一邊放他過關，而忘了給予嚴格的監視檢查。

半兵衛入城後即和早先部署好的家臣們會合，從長箱中取出武器、護胸等穿戴整齊。然後按照計劃首先襲擊並攻佔番頭齋藤飛驒守的居住地。指揮官一死，守城兵士立刻跟著慌亂起來，人心浮動；而半兵衛的家臣又去亂敲有敵人來襲的警鐘，這下子城內更是人心惶惶。

城主龍興聽到敵人來襲後，根本來不及問清狀況，就在近侍的陪同下匆忙出城，逃到附近的山中去了。

半兵衛奪得稻葉山城後並未久居，他怕龍興突然率兵反擊，遂離城而去。但他並未回到岩手山，反而移居近江。

整個突襲計劃全由竹中半兵衛一人所導演，算是偶發事件。

但也有人傳說其背後有安藤守就的支持。另一種說法則指其和織田家早有共謀，整個事件是由信長所策劃。

眞相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半兵衛雖奇襲成功，卻沒有殺死城主龍興。

事件結束後，半兵衛離開菩提城遷到近江居住，此時，正好信長將妹妹阿市嫁給近江的淺井長政，締結軍事同盟。於是有人揣測，或許是信長指示半兵衛到近江去以保衛其安全。

半兵衛雖非信長的軍師，但信長卻將他納入「軍師」之列！

不久，半兵衛和弟弟久作、彥八郎都投效信長，成爲織田家的家臣。

生存的基本戰略是不樹立「最大的敵人」

同年，信長以津田掃部助爲使者，向信玄傳達結盟的意願，欲將養女（妹婿苗木城主遠山勘太郎之女）嫁予信玄之子勝賴。信玄同意後，二人就此結盟並締結了親戚關係。

當時信玄的勢力已超越信濃、滲入飛驒，信長這麼做必是爲了化解北方的威脅！

過了二年，養女病死，信長再對信玄提出婚姻聯盟，希望對方能將女兒松姬嫁給自己的兒子信忠。由此可看出信長對信玄絲毫不敢怠慢，他絕不願忽視信玄的力量而爲自己樹立大敵。這從下面的傳說中可以得到證明。

據說津田掃部助再度代表信長到甲斐的信玄家做媒，提出迎娶松姬的要求時，遭到信玄

家臣的反對。他們推派一人爲代表向信玄提出諫言：

「信長這個人野心很大，我們根本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和他結爲親戚後萬一被反咬一口，那就措手不及，後悔也沒有用了！爲了避免他的詭計得逞，還是拒絕他吧！」

但是信玄提出了反駁意見。他說：

「不用担心。信長從一開始就處心積慮地想和我攀結關係，才會提出結親的要求。我有證據相信他的誠意。」

說完就命令近侍抬出一個大箱子。那是一個繪有優美蒔繪圖案的唐櫃。信玄指著唐櫃對家臣們說：

「你們看看這個唐櫃。它是用上好的木材雕刻出來的，上面繪有美麗的蒔繪，還印上武田的家紋—武田菱，裏面裝滿了送給松姬的禮物，琳瑯滿目。」

停了一會兒又繼續說道：

「這些禮物從二年前就陸續送來了，而且信長還曾在一年內鄭重的寫了七封信給我，討論這問題，我只回了一、二封，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發怒。足見他是認眞地考慮自己兒子的婚事，也很誠心地想與我締結這門親事，你們還能說他心懷不軌嗎？」

看著唐櫃的家臣們聽完信玄的話後都面面相對，無言反駁，遂默默地退下。這件事也就此成了定局。

由這個小插曲即可看出信長的確是顧慮周到，費心地去除可能成爲大敵的信玄的疑惑，與其締結同盟關係，因而能相安無事！

進駐岐阜昭顯他天下布武的野心

永祿八年、九年，信長一一攻陷美濃各城。永祿十年（一五六七），又成功地誘降了合渡城的安藤守就、曾根城的稻葉一鐵、大垣城的氏家卜全等「美濃三大家臣」。

與他們接觸交涉的是秀吉，但據說主要還是得力於竹中半兵衞的暗中協助。

這年九月，信長率領一萬二千人的部隊突襲稻葉山城。龍興雖有防備，但無救援部隊幫助。在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又被織田軍發現其秘道所在。

岐阜城

發現秘道完全是半兵衛的功勞，秀吉又率軍猛攻，由於彼此合作無間，終於攻破稻葉山城。這一戰秀吉領了首功，被拔擢爲信長的幕僚，而半兵衛也成爲他的得力助手。

稻葉山城淪陷後，城主龍興在臣子長井隼人佐等人的保護下逃至伊勢。歷經十一年的戰事終告結束，信長終於完成了奪取美濃的宿願。

城陷後，信長將六十多位美濃大臣納入自己的麾下，其中包括每能逼他陷入險境的日野根弘、道三的近臣豬子兵助，以及金森長近等良將。

此外，信長還特別保護降將中的齋藤長龍（龍興之弟），賜給他加治田城及若干領地，使得齋藤家得以綿延血脈。

將龍興趕出國後，信長仍然待在美濃，沒有回到尾張。他的目標相當遠大，在攻陷美濃時卽已決心要掌握政治實權，統一天下。因此，他還要再奪得近江的控制權，進而取得政治的中心地—京都！

美濃離京都雖近，但近江更能直接進出京都。爲了拿下近江，他才會先攻克美濃。同時，他也決定爲稻葉山城改名。

稻葉山城（一名井口城）雖是個不錯的據點，但信長覺得它邊境感太強，不像個大城之名，遂決定替它改個氣派的名字。

他委託尾張菩提寺萬松院的和尙澤彥宗恩爲城池擬新名，而將稻葉山改爲金華山，井口城改爲岐阜城。

信長相當滿意澤彥的提案，遂將稻葉山城改名爲岐阜城，並移居於此。

這時澤彥又對他提出另一個意見，建議他在正式文件上改用「天下布武」的印章。天下具有双重意義，一指全國，一指京都。但不管是那一個，都很符合信長取得天下的目標，因此就欣然採納這個建議！

「天下布武」的印章原是金印，但信長嫌它不夠威儀，後來改成金銅印。

璽印的「天下布武」

這時的信長所擁有的兵力，合尾張、美濃共計三萬多人，若再加上有同盟關係的德川、淺井，兵力總計在四萬人以上。他逐步擴張自己的勢力，最後終於和東方的武田、北方的上杉、西方的毛利等人一樣成爲天下少數的諸侯！

信長攻陷美濃的戰略中特別要注意的是：

一、拔擢原本默默無名的兵卒藤吉郎（秀吉），命他建築墨俣城砦。

二、秀吉所募集的以蜂須賀小六爲首的盜匪集團並非

只是一般農民，尚且兼具戰鬥的能力，可隨時動員。

三、從清洲城搬到小牧山城，再遷至岐阜城，不斷地向其遠大的目標邁進。

四、確實收集敵方情報，挖掘有實力的人和不滿份子，並吸收他們成爲內應，像美濃三大家臣之一的安藤守就及竹中半兵衛等人即是。

五、結交德川家康、淺井長政、武田信玄等實力派人物，切斷美濃的救援希望。

六、戰後將敵方的降將納入自己麾下，增強自己的實力，發揮更大的功效。

七、進入岐阜城後實施市場、專賣制度，使各地來的商人都能自由地從事商業活動，促進城市繁榮。

第四章

到京都去成立傀儡政府

——賞罰分明的信長

歷史上所盼望的强勢領導人

信長到京都去並不純是爲了自己的野心，最主要還是爲了要實現他的「大義名分」！當時的正親町天皇曾下了一道聖旨給他——

「你是古今無双的名將，趕快平定亂事，爲朝廷收復失土！」

戰國時代是相當混亂的時期，朝廷所有的領地都被各地方的豪強掠奪，國家經濟相當貧困。因此，天皇只要一發現有實力的武將就會頒佈一道聖旨給他，請求救援。所以獲頒聖旨的武將並非只有信長一人。

但這道聖旨卻成爲信長到京都去最充分的理由！

事實上，年少的信長也不甚理解「天皇」存在的意義。

有一次他便召來一位家臣詢問：

「天皇究竟是什麼？是個活生生的人呢？或者是像佛龕上的神像那樣的東西？」

這不只是信長的疑問，當時的百姓對天皇的認識也只限於此。天皇的存在似乎是若有若無的。

然而可悲的不僅是天皇，連統治足利幕府（室町幕府）的將軍也都喪失權威了！

幕府創建之時的體制是天皇—將軍—守護諸侯。但是隨著將軍的實力日增，天皇變得有名無實；漸漸地，將軍的權力也被守護諸侯所壓制；接著守護諸侯也逐漸沒落，代之而起的是織田、德川等新興勢力。在這個講求實力的時代，足利幕府體制實際上早已崩潰！

可是這個時期的幕府將軍卻不死心，他們不肯承認自己大權旁落，仍妄想奪回權力，恢復過去的榮耀與光彩。結果當然是引起一幕幕的戰亂悲劇。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終爲近畿一帶的三好義繼及松永久秀所殺。

隨後，他們擁立足利義榮（十一代將軍義澄之孫，義輝的堂兄弟）爲十四代將軍。

但是在足利一族中，也有亟思得到將軍之位的，那就是被殺的義輝之親弟弟義昭（義秋）。事件發生後，義昭被侍臣細川藤孝等人救出，逃離奈良，輾轉奔逃於近畿各地。後來，雌伏於越前的諸侯朝倉義景處，等待入京的機會。

朝倉是個大諸侯，也是北陸的豪雄，但是却無大志。雖然出面保護義昭，但對其援助却極爲有限。於是，義昭陸續向上杉、武田、毛利等名將寄出信函，請求救援，並且頻頻和信長接觸。

當時，義昭雖然表明希望這些人進京的意思，但是信長正與齋藤龍興交戰，根本無暇顧及將來的事情。

信長決定入京可能是在入主岐阜城前後。在這段期間，他便經常與潛伏在越前的義昭接觸。

担任信長與義昭中間人的卽是當時出身美濃而食朝倉俸祿的砲術家明智光秀。

義昭主從一行於永祿九年末來到朝倉家，翌年春天，朝倉義景在市內南陽寺設宴款待他們。在『明智光秀』（桑田忠親著）一書中，對於當時的情景有如下的描述：

「饗宴之間，能持天下第一大刀的朝倉家重臣眞柄重郎左衞門，在衆人之前揮舞著九尺五寸的大刀，博得滿堂喝彩。此一大刀，乃藉助八位僕人之力抬出來的，重量相當驚人。

朝倉義景誇張地笑著，義昭與近臣細川藤孝等人不禁爲之嘆息，而敬陪末座的明智光秀嘴角卻露出嘲諷的微笑。」

這是義昭與光秀初次會面的情景。

其時光秀只不過三十來歲，但對於兵法與砲術却頗有研究，可是俸祿卻僅五百貫（相當於兵卒的百人之長）。對於出身名門的他而言，這俸祿委實太低了些！

光秀乃明智光綱之子，當時光綱身爲明智城主，正在東美濃惠那郡一帶拓展勢力。由於光綱早死，光秀是被叔父光安撫養長大的，日後更繼任爲明智城城主。

但此時美濃發生內戰，齋藤道三與其子義龍交戰，結果道三戰敗，與道三結盟的明智軍亦慘遭重創。於是光秀流亡於諸國之間，最後出仕於越前的朝倉家。

關於光秀還有以下的傳聞。

在出仕朝倉家之前，亦卽在他流亡期間，某日，在河川邊撿到一小木像，仔細一看，原來是大黑天神。

光秀大感驚喜，心想這神像或許能帶給他好運吧！於是高高興興地把祂帶回家，供奉於木架上。

有一天，一位朋友來訪，看到光秀那麼虔誠的膜拜大黑天神，就對他說：

「看你這麼虔誠地信奉祂，相信這神明必能爲你帶來福氣，保佑你國運昌隆！」

光秀問道：

「祂能帶來什麼福氣呢？」

「據說大黑天神乃統治千人之神，憑著你對祂的虔敬與熱誠，必能成爲一位統治千人的大將軍。」

照理說光秀應該感到高興才對，可是他在聽完朋友的話後卻將大黑天神自木架上取下，丟到院子中。他的朋友非常訝異，連忙問他怎麼了，他回答說：

「原來大黑天神僅能統治千人，早知如此，我就不帶祂回來供奉了！」

由這番話就可看出他的野心之大。因此，他經常與信長接觸。光秀是齋藤道三之妻小見的姪子，算來也是濃姬（信長之妻）的表哥，與信長有姻親關係。況且他本來就是道三的家臣，而道三又是信長的岳父，兩人的關係非比尋常，情誼自然也就格外親切。

他看穿義昭也是個有野心之人，而信長更是天下有名的武將，若能居間介紹他們認識，對自己不啻是一個難得的躍昇機會。若能抓住這個機會，將來便有可能再度成爲一國一城之主。所以他就在永祿十一年（一五六八）七月與義昭一行人離開越前，前往美濃。

前面曾經提及，信長上京有兩個理由，其一是以天皇的「聖旨」爲藉口，而另外一個理由就是爲了支援前將軍義輝的正統繼承人—義昭。

信長初次上京是爲了要將軍家承認他爲尾張的統治者，而這一次上京卻全然不同。除了前述的二個藉口外，信長還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他想利用天皇以及將軍來遂行他統一天下的霸業。

關於這一點，他的想法與光秀不謀而合—活用謊言，兵法的要諦即是詐術。正由於他和光秀個性相似，甫加入信長家的光秀很快地就受到重用，成爲信長跟前的情報戰將。而信長給他的俸祿是四千貫，算是破格任用且相當禮遇的待遇了！

壓制京都時信長爲何拒絕擔任最高管理人

對信長來說，以義昭爲籌碼更有利於他盡速展開攻打近江的計劃。

足利義輝將軍在世時，近江一帶由六角承禎管轄。他曾經和三好黨作戰。信長在双方有可能互助合作的前提下親自來到近江，欲與六角當面談判。

兩人在淺井長政的斡旋下於近江的佐和山城見面，雖然談判了七天，最後仍宣告破裂。

六角拒絕協助的理由有二：

第一是他的名門意識。擁有幕府最高地位的他，怎麼可能容忍地位比他低的信長佔上風呢？因此他不願讓他們經過自己的領地。

第二就是他對信長侵略北伊勢的反感。

信長曾在永祿十年末到十一年的春天派兵至北伊勢攻打關氏與工藤氏兩大諸侯。並將他們收歸名下統治。而關氏與工藤氏原係六角的親戚，自然對信長起反感了。信長之所以出兵攻打，乃是爲了確保伊勢灣的海上交通；再者，他也想藉此隔絕近江與北伊勢各諸侯間的連繫，以便牽制六角挾擊從南北上京的織田軍。

信長與六角的會談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而這也正是他的策略之一。與其說他是爲了

避免戰事發生，不如說他是想爲自己爭取更多的時間準備用兵。

信長在與六角會談之前便已預測到可能的結果，頭一次會談果如所料地破裂了，雖然遭其當面的拒絕援助，但他仍裝著若無其事般地繼續會談，另一方面，他又派遣使者回到岐阜城去傳達準備出兵的指令。

二人在八月十四日結束會談。照理說，信長回到岐阜也要花上二、三天的時間，但他卻在九月七日就率領五萬大軍自岐阜出發。這之間僅花二十天左右的時間來準備，而且這五萬大軍中還包括了德川家康及剛降服的北伊勢各諸侯的軍隊，其用兵之神速可見一斑。

然而六角承禎卻無法確定，到底織田率領多少軍隊來攻打他？逼臨近江的大軍是否眞有五萬人（或說六萬）之多呢？

遠望滿山遍野的織田大軍，六角軍完全喪失了作戰的勇氣，連重要據點箕作、觀音寺兩城砦也在短短的二天內就棄城投降。

信長於九月二十六日入京，接著便攻打位在京都周圍諸城中的三好軍（同盟者松永久秀已經叛變），十天內卽將其一一擊破。三好黨所擁立的十四代將軍足利義榮也在這些人的伴隨下逃往阿波，但不久後便告死亡。於是信長以壓倒性的大軍控制了整個京都，終於達成他所期望的目標——天下布武。當時信長是三十五歲。

關於信長的野心還有以下的傳說。

當他進攻美濃時，丹波長谷城內藤備前守的家臣赤澤加賀守曾經拜訪清洲城。赤澤代表主人前來拜訪，同時還帶來二隻角鷹作爲禮物。赤澤對信長說：

「請閣下挑選您所喜歡的。」

信長喜歡鷹是衆所週知之事，而且他也相當擅於訓練鷹，凡是被看上的獵物，絕無脫逃機會。可是這次信長卻只是看著眼前的角鷹，對赤澤說：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這二隻鷹暫時還是先放在您那兒吧！」

赤澤對於這個回答頗感意外，臉上浮現困惑的表情。信長接著又說：

「在我取得天下之前，這二隻鷹就暫由您保管。待我取得天下後，再當作賀禮送給我吧！」

赤澤回國後便把這番對話公開出來。

「眞是大言不慚哪！」

說完便放聲大笑。

然而事隔十年，信長果如自己所昭告的取得天下。

信長攻克京都後，陸續收到各地送來的賀禮。其中包括松永久秀所送的「我朝無双之茶

葉罐」、富商今井宗久所送的「名物松嶋之壺」（茶壺）、「紹鷗茄子」（茶葉罐）及源義經所穿過（？）的全部鎧甲。

另外一方面，義昭也如願以償地登上征夷大將軍的寶座，成爲第十五代將軍。對於三十二歲的他來說，重建室町幕府乃是他最大的夢想！

在這同時也召開了祝賀酒宴。在將軍補任的幾天以後，於臨時御所細川氏綱邸召喚覲世太夫舉行演能會。

直屬於義昭的細川藤孝、和田惟政等人也受邀參加，而信長當然是高坐首位。

這次宴會已明顯暗示了信長與義昭的未來關係，同時兩人也個自展現自己的手腕。

足利義昭

一開始時，義昭寫下了脇能「弓八幡」以下的十三個表演節目單，似乎想藉此表演節目來展現自己的豪壯氣勢。

然而信長看到這個節目單後卻說：

「周邊諸國尚未平定，還是不要過於囂張！」

遂提筆更改節目單，將其刪減了只剩下五項而已，此舉頗諒讓義昭覺得面子掃地。

節目進行到第四項「道成寺」時，表演前，義昭突然表示希望能看信長擊鼓，但爲信長所拒。信長並非不會擊鼓，只是不想答應義昭的要求罷了。

義昭似乎很想在列席的武將面前展示自己的將軍權威，可是剛剛所擬的節目表演單卻遭信長刪改，眞是沒有面子，爲了報復，遂要求信長表演擊鼓，沒想到信長卻斷然拒絕，讓他碰了一鼻子灰！

表演結束後，信長已感無趣，於是很快地便退席了，根本不把義昭這位「十五代將軍」放在眼裏。

義昭空有將軍之名，卻無將軍之實，對信長也是無可奈何。雖想籠絡他，讓他當副將軍，却遭拒絕。即使以幕府的最高管理職來引誘他也不爲所動，同樣遭到拒絕。

於是義昭便要信長在近江、山城、攝津、和泉、河內等京畿重城中選擇最喜歡的當作領地。誰知信長照樣拒絕了這些賞賜。

義昭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只得以足利家的徽章賜與信長，以表彰他的功勞。同時還諂媚地稱僅年長他三歲的信長爲『御父織田彈正忠殿』。

信長拒絕接受的領地最後分別授與留駐京畿內的部將們。諸如河內分給畠山高政與三好義繼（原爲三好家的一族，很早就降於信長），大和（奈良）交給松永久秀，攝津（大阪）

分給和田惟政、伊丹親興、池田勝正，而山城（京都）則交給細川藤孝等人。

信長雖不要求賞賜，卻希望在和泉（大阪）的堺、近江（滋賀）的大津與草津等地設置地方官，義昭當然允許。

事實上，這些地方都兼具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利益。

「掌握二張王牌」——信長的才能

等到京都周圍的配備齊全，公約以及皇室領、公家領、寺社領等也回復後，信長即留下若干守備部隊而逕自離京。如此，在入京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建立了新體制的基礎。

信長自知長期逗留京都毫無用處。同時，將五萬大軍長期駐留於京城內也是個大麻煩，不但糧食供應不足，也會造成治安上的問題。再者，自己的領土久成空殼，若再不整頓，只怕敵人將趁虛而入。爲是之故，信長乃火速整裝回國。

其實，信長大軍在擊敗六角承禎而兵臨京都時，市民都感到非常恐慌，而倉促地逃往郊外，就連貴族們也匆匆忙忙地將祖先留下的寶物深埋於土中，或者是移到自認爲安全的場所收藏。

這種情形也是其來有自。京都市民自源平的木曾義仲以來，常常受到野蠻民族的入侵而遭遇悲慘的命運。一旦得知織田信長所帶領的軍隊精悍無比，更使他們的恐懼之心與日俱增。

尤其是天皇本身也深感不安，於是向信長下了一道聖旨，令其約束軍隊的粗暴行爲，同時確保大內的安全。

此次大軍除了直屬的尾張衆部隊外，還包括了三河、美濃、北伊勢、近江等異國的混合部隊。如果不徹底執行違法者處死的嚴刑峻罰，那便無法維持嚴明的治安。因此，信長一入城便頒下「違反軍規者處以嚴罰」的宣告，並徹底執行，如此一來，大軍雖然入京，卻沒有粗暴的惡行發生。

信長入京後就到東寺去，在那兒接見了許多藝術家，其中包括著名的連歌師里村紹巴。正當双方談得十分愉快時，紹巴突然拿出兩面扇子，擺在信長的面前。並先寫下兩句連歌：

得到双扇　心中歡喜

他似乎想試探信長是否爲風雅之士，以及其是否具有作連歌的能力。

這時，坐在信長身旁的部將皆被對方此舉給楞住了。但信長卻若無其事地寫出如下的連歌：

扇子只爲附庸風雅

這件事情馬上傳遍全京，使得人們對信長的評語從「好戰的野人」一變而爲「風雅的武將」。這對於消弭市民不安的心理具有很大的作用。

信長不僅才情橫溢，行動亦快速無比。他從十月二十六日離京到統率大軍回岐阜，僅花二天的時間，並且馬上躬親處理政務。

此後，信長便在遠處觀察義昭的動靜。義昭雖然看不到，但無形中卻仍覺得處處受限制，而這無形中的控制者就是信長。

信長離京兩個月後，也就是永祿十二年（一五六九）的正月初四，三好一族與被趕出美濃的齋藤龍興的聯合軍隊突然冒著風雪攻打京都，同時包圍住義昭的官邸六條本圀寺。迎戰的是義昭的直臣、尾張、美濃、若狹等混合組成的部隊，以及新加入的明智光秀軍隊。

三好軍率領爲數衆多的軍隊猛攻，双方戰鬥十分慘烈。

戰事進行之中，有位武士策馬突圍，二天後抵達岐阜，向信長報告京城所發生的異變。

信長一聽完報告，立刻上馬，單騎奔馳於大風雪中，追隨其後的騎兵僅十餘人左右，就這樣不眠不休地連續兩天馳騁於入京的道上。據說當時隨後進京的織田軍總數有五萬之衆，但實際上應比此數目少。因爲遇到這種突發事件時常須當機立斷，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動員如此龐大的軍隊。

信長投入大軍後，緊接著山城的細川藤孝及河內的三好義繼的援軍也陸續加入奮戰，最後終於克退敵軍，收復京都，並恢復原來的秩序。

當三好軍突襲京都時，義昭正酣醉於屠蘇酒中，聽聞此訊息後赫然驚醒，身子不斷地顫抖。一想到自己的親哥哥義輝被三好黨殺害的慘事，不禁害怕自己是否也會遭到相同的命運？因此，當他看到信長率領大軍入京救援時，眞是欣喜若狂。

當時，抵達前線後的信長仍然表現出一派悠然自適的模樣，先是吃著部下遞上來的湯泡飯，然後說：

「我們這麼快就趕到京城，三好軍必定聞風喪胆而自亂陣脚，就趁現在進攻吧！」

接著又把槍放在膝上，卽興作了一首歌來唱：

「織田上總（信長）啊行動快捷，迅速來到啊主上（義昭）身旁！摩拳擦掌啊衝入敵陣！」

跟著又要兵士們合唱三遍，然後奮勇衝入敵陣作戰！

三好黨之亂平定後數日，信長製作了『殿中御掟』（全文九條，追加七條），並以義昭

之名公佈。

內文表面上是關於對幕府高級官員及僕役的行動限制，實際上是對義昭的另一種變相的控制。

例如在政務方面，規定義昭不可自行上奏，對於寺社的領地以及信長新決定的采邑等，不可任意押領。此種種「取締罰則」使義昭倍感憤恨，但自己面對的是實力堅強的「御父」，根本無法予以還擊。

在「掟書」公佈後數日，信長接受了天皇的招待，率領家臣五百人入宮謁見。這是天皇爲了嘉勉信長在本圀寺事件中的傑出表現而舉行。

席間，由於有一重要酒壺始終未擺上案，信長覺得自己好像等吃剩食的狗一般，不受尊重，憤而半途離席。此舉使天皇藉此宴會表達謝忱的美意黯然失色。

此情此景天皇亦無可奈何，因爲他實在也無力消弭信長的氣焰。

就信長的觀點言，若天皇的權威夠大，那麼他自然不敢冒然退席。可是事實顯示，信長的力量遠在天皇與將軍之上，那他們又何以服人呢？

然而信長對天皇與將軍的存在也不敢掉以輕心，畢竟天皇在朝臣與諸國中仍擁有廣大的領地與信徒，而且握有寺社的勢力；而將軍也仍是近畿的中心，足以左右效忠幕府的武士們。所以他乃巧妙運用這兩股勢力，掌握住這二張王牌，藉以達成「天下布武」的強大野心。

商都和堺的經濟利益

去年上京時，信長因軍費不足，必須設法補充，遂強迫京畿內的寺社（寺院和神社）捐獻，於是眞宗的大本山、石山本願寺便捐獻了五千貫錢。事實上，這是因爲信長祭出了「王法勢力」的天皇，本願寺才勉強答應捐獻。（信長同時亦要脅本願寺將寺地捐出，本願寺爲避免寺地遷移，才會不斷地捐獻錢財。）

自古即有所謂「佛法（寺社勢力）勢存則王法（天皇勢力）勢亡，而王法勢存則佛法勢亡」的說法，因此要達到權力的頂端，兩方勢力就必須相互扶持。

信長另外還向商業大城堺徵收二萬貫金錢以爲軍用。

二萬貫是筆相當大的金額。堺與西邊的博多是當時日本的首富之區，擁有龐大的資產，但是他們竟然支援叛軍三好黨。

這可從他們長期以來在市內挖濠溝、建望樓及僱傭兵等，採取自立自衛的態度看出。

當信長向堺徵收軍費時，在堺中執牛耳的三十六人會合衆（市政主導者），就打算聯合三好黨來對抗信長的軍隊。

但是信長並不發動攻擊。他可以輕易地將堺攻下，但他決定對其採取懷柔政策。他認爲那些聰明的商人，會從現實狀況中判斷出利害得失。此外，他亦開始拉攏會合衆裡的有力之士。

一年後，富商們依然不肯捐出二萬貫錢。

年初，攻擊本圀寺的三好黨徒也逃到了堺，堺內會合衆的勢力就更加強盛了。

於是信長派出使者，對他們下了一道最後通牒：

「如果再不捐出二萬貫錢，將派五萬大軍前去攻擊堺！」

情勢發展到如此地步，會合衆嚇得馬上挖深濠溝、修理望樓、增僱浪人與武士，準備抵抗信長的來襲。

最後堺不戰而降，這是堺的豪商今井宗久在危急之際努力斡旋的結果。今井在信長進京時便表現出親和的態度，由於他在豪商與信長間的折衝尊俎，使堺免於戰爭的蹂躪。

用糖與鞭子將義昭玩弄於股掌間

在鎭壓堺與公佈「掟書」的同時，信長竟爲義昭建築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使義昭在忿忿不平中又感到無比的欣慰。這正是信長玩弄糖與鞭子的技巧。

義昭的新官邸，建於前將軍義輝的二條館舊址，通稱爲二條城。工事自二月二日至四月十四日，花了七十餘日完成，因爲擔心在工事進行期間遭到敵人攻擊，信長只好親自指揮，使這座堅固的大城廓能夠在短期內完成。

駐在京中的葡萄牙傳教士路易士佛洛依士在其所著的『日本史』（松田毅一、川崎桃太合譯）一書中，描述了當時的情形：

「爲了能快速完成二條城的建築工事，乃動員了所有日本諸侯與貴族的力量。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二萬五千人一起動工，最少時亦有一萬五千人，在施工期間，信長手持藤杖親自監督。當建築所須的石塊缺乏時，甚至破壞許多石像，用繩子綁著石像頸部拉到工地來充做石塊。……城外挖了許多又大又美的濠溝，上有吊橋，水中還飼養了許多水鳥，這些護城濠溝有三個大出入口，設置有守候站與城砦。在濠溝後方是優美的中庭。」

這樣的大工程最起碼也要花上二、三年的時間，但信長却只花了七十多天的時間就把它完成了。

任何事均講求速效，是信長一貫的作風，這種精神是由上至下徹底實行的。

此外，信長也用軍隊的嚴明紀律來對待工人。

這可由以下的事件來描繪信長的性格：築二條城時，一名工作中的士兵想看清某個路過

婦女的容貌，就強行揭下那名婦女的面罩。

當時在工地監工的信長正巧目睹此事，在工作時竟有士兵調戲婦女，他認爲實在是大大違反紀律與規範，就當場砍下那名士兵的首級。平日，信長就以這種方式來警惕部下。

信長同時也爲天皇修築宮殿，在佛洛易士的『日本史』中記載道：

「信長還爲天皇建築新皇宮，那是一座爲某一皇子所築的宮殿，非常地豪華而且優雅壯觀，其中還有一間鍍金的美麗房間。這完全是取自霜台（松永久秀）的宮殿多聞山城中的造形。」以當時戰爭連綿、軍費耗損龐大的情況下，信長仍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建設，可見他認爲天皇與將軍是兩張可以利用的王牌，在日後的平定作戰中，這兩張王牌在他的巧妙運用下，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義昭遷入二條城後，信長旋即返回領地岐阜。臨行前，正親町天皇欲封信長以副將軍之職，作爲他建築皇宮的謝禮，但被信長拒絕。前一年義昭便希望信長接下副將軍之職，也爲信長所拒，此次的任命，可能也是義昭再度希望信長能屈居其下位的手段。

信長曾對到訪的佛洛易士傳教士說：

「內裏（天皇）和公方（將軍），我都不看在眼裡，因爲有一天他們終將以我的意見爲依歸！」

由此可知，天皇與將軍實在太不了解信長這個人了。

回到岐阜的信長，在八月時出兵但馬，降服山名祐豐，並接收生野銀山，這提供了信長一大有利的財源。同月下旬，他又率領大軍十萬攻打南伊勢，將盤踞在這一帶的北畠具教、具房父子降伏，信長在前一年便已攻下北伊勢，此次更完全將伊勢國平定。

在北畠具教勢力範圍內的伊勢神宮內，設有許多關卡（一說一百二十個。在松板、日野十四公里間便設有三十六個），每個關卡都要收取關錢（通行費），這對到神宮參拜的人與旅行的人來說是筆相當大的負擔。信長接收伊勢後，便廢止此一規定，使領地內能自由通行，讓商人與參拜神宮的老百姓，均感到十分方便與高興。

以下是信長在京都設立傀儡政府（義昭政權）時諸多行事之總檢討：

一、將界的經濟力（貿易）與工業力（製造槍砲）納入自己的支配下。

二、爲消滅本願寺的勢力，不惜強徵軍費。可見信長對治外法權的門徒勢力決不姑息。

三、爲義昭築二條城，爲天皇修宮殿，是欲以此二種「權威」掃盪京畿內的不平份子。

四、三番兩次拒絕義昭慫恿的副將軍職位，認爲虛有的地位不具意義，重要的是實際利益與自我實力的擴張。

五、以建築二條城爲糖，「掟書」爲鞭，控制一心想重塑足利幕府聲威的義昭。

六、於三好黨進軍京都時，信長以即興而作之歌曲來鼓舞將士的士氣而一舉擊敗亂賊。

平日信長亦經常舉辦相撲、燃爆竹、騎馬等競技，來振奮軍心。

七、廢止各關卡的關錢制度，使百姓能自由通行，同時亦帶動物資流通，增加國家收入。

此外信長又公佈撰錢令，進行通貨的整理。訂定良質貨幣與其他貨幣的交換比率，廢止不良貨幣，促進交易活絡。

八、從外部擴張新戰力——納編明智光秀的軍隊。

第五章

圍繞在信長四周的廣大包圍網

——如何度過最大危機

真的是淺井叛變時該如何當機立斷脫離困境

平定伊勢後，信長與義昭的衝突開始表面化。

永祿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信長自伊勢凱旋歸來後，便上京與義昭會面，六天後，即十月十七日，信長突然返回岐阜。這其中必定是兩人發生了衝突。

當二條城完成，信長自京都返回岐阜時，義昭一臉恭謹地目送信長離去，沒想到信長此次自伊勢歸來，義昭的態度却有了相當大的轉變。

天皇察覺事態嚴重，馬上派遣使者代表義昭前往岐阜道歉。

於是信長提出如下的和解條件：

一、今後義昭在國內頒佈的旨令，必須經信長簽名（不可任意自行頒佈）。

二、義昭頒行的各項條例，悉數廢除。

三、天下政務全由信長擔當，縱使沒有義昭的承諾，亦可自行處理。

翌年（元龜元年）一月，義昭接受了以上的和解條件。兩人關係一度改善。

又過了一個月後的二月底，信長再度上京，這次是爲了「天下靜謐」而來。表面上，是要鄰國各諸侯來向朝廷和幕府朝貢，實際上是要他們對自己朝貢。

應召而來的包括松永久秀、三好義繼、畠山昭高，以及前年降服的北畠具房等各近畿諸侯。另外三河的德川家康、備前的宇喜多直家，以及遠道而來的豐後大友氏等諸侯。從這些諸侯的參與，可以看出信長權力範圍之廣大。這時義昭以相當恭謹的態度提出了「委請信長公出任御官（官位）之職，請勿推辭」的建議。

熱鬧的儀式在四月十四日結束。六天後，即四月二十日，信長離開京都前往越前，討伐朝倉義景。由於義景無視於信長的邀請，未上京朝貢，信長便以他違背天皇與將軍的旨意爲理由而出兵討伐。

義景與義昭的關係自義昭潛居越前以來便日漸親密，此次義景違背信長，可能也是受到義昭的影響。因此信長認爲必須在兩人締盟前將其降伏，以免日後難以控制。

這次的討伐軍總數十萬餘，包括飛鳥井雅敦、日野輝資等官方部隊，這是信長誇示「官軍」的作戰方法。

討伐的「官軍」勢如破竹，在四月二十五日終於踏入越前的領地，陸續攻陷手筒山城、金崎城、疋田城等，緊接著逼進木芽峽，只要越過此峽就可以直搗義景的居城一乘谷（福井）。

此時的信長腦海中所想的，完全是當義景投降時，該如何處置的種種情況。

出乎意料之外，隔天一早，手下突然飛騎前來帥營報告，同盟者淺井長政倒戈。信長將其妹妹嫁給長政，他們是義兄弟的關係，長政應該是最忠貞的支持者才對。

——眞的是長政嗎？

信長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因爲這確實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情報。

如果倒戈者是別人的話，他必定嗤之以鼻，不予理會。而且此時眼看敵城已垂手可得，信長的十萬大軍又毫髮未損，他絕不可能因此一不可思議的情報便將到手之物拱手讓人，相信不管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撤兵的。

沒想到信長竟下達全面撤退的命令。

「沒辦法，趕快撤退！」

命令一下，全軍就調頭分散而退，爲避免與北上的淺井軍接觸，只好抄小徑往京都撤去。三十日深夜，信長軍隊終於回到了京都。

如果信長一昧沈醉於勝利的喜悅中而不下令撤軍，一旦與從北近江北上的淺井軍、一乘谷的朝倉軍相對峙的話，必將慘遭敗北。

就因爲他以冷靜的態度做了正確的判斷，而化解了一次失敗的危機，就當時的狀況而言，這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

後來秀吉一統天下後，曾聚集了手下部將詢問：

「如果是率五千軍的信長與率一萬軍的蒲生氏鄉會戰，你們會選擇加入那一方？」

蒲生也是當時的一位猛將，因此諸將們皆不知該如何選擇。秀吉說：

「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加入信長一方，因爲信長縱使只有四千九百人，他還是能夠堅持到最後，東山再起呀！」

除了秀吉，還有誰能洞悉信長除了具有剛毅果斷的一面之外，同時也是個深謀遠慮的人。

姉川會戰是信長贏得的「以血洗血的戰鬥」

在京都稍作休息後，信長假道近江路回國，途中又接到六角承禎舉兵謀叛的消息。在前年降服的六角承禎，聽說朝倉、淺井叛變，亦起兵反叛。

信長意欲避免此類無意義的消耗戰，遂決定自南迂迴而行，改從甲賀越過千草峽，不幸此一消息被敵人探知，而在千草山埋下伏兵，打算拿下信長。負責狙擊的是著名洋槍手杉谷善住坊。

「子彈從十二、三間的距離射向信長公，其中有二發打向他。但信長蒙天恩寵，未被子

彈射中，終能脫險，平安地回到岐阜。」

經過半個月的整軍，信長派遣柴田勝家與佐久間信盛爲先發軍，攻擊六角承禎的軍隊，自己則率領主力軍朝岐阜進兵。

六月二十一日，天氣炎熱，織田軍迫近淺井長政的居城小谷城，並放火焚其城池。駐軍在小谷城西南四公里處虎御前山的信長，也在翌日襲擊城下，但是長政却避開了正面衝突。

六月二十四日，長政避過虎御前山的軍隊，渡過姉川，在小谷城東南約十公里處的龍鼻佈陣，兵力約二萬三千人。

龍鼻山後方是臥龍山，由淺井軍的大將大野木土佐守備的橫山城就位於此處，信長率領安藤守就的美濃軍五千人，將這座城池團團包圍。

面臨危機的橫山城傳來了小谷城的消息，長政在進退維谷之際，於六月二十六日與一萬名朝倉軍聯合，兵力達到一萬八千人。

在朝倉軍出現時，織田的援軍德川家康也率領五千軍力抵達。這是織田與德川兩軍初次合作，由於家康軍的參戰，使織田軍兵力更高達三萬三千人，壓倒了朝倉與淺井的聯合部隊。

此時長政似乎在等待朝倉軍的來援，遂離城至姉川北岸。織田軍見狀，便於南岸佈陣，等待戰機的成熟。

事實上，信長是爲了誘使長政出城，避免進行耗力費時的攻城戰，才佈陣於南岸，包圍橫山城。

二十七日深夜裡，織田軍召開軍事會議，信長命家康率軍打第二陣，家康獲知後，立刻反對：

「我遠從三河前來參戰，以我的名譽來說，理所當然要由我打頭陣，若不如此，我就立刻遣兵返回！」

信長早知家康會出此要求，就讓他與朝倉軍正面交鋒。

翌日凌晨六時兩軍交戰，花了八小時進行白熱化的戰鬥。

這場戰役朝倉、淺井聯軍死傷五千，織田、德川聯軍死傷四千六百，最後信長獲勝。朝倉軍潰走一乘谷，長政逃回小谷城閉門自守。

信長未盡全力攻打小谷城，轉而進攻支城橫山城，然後回京稟明戰況，於七月八日返回岐阜。

信長認爲長時期待在一地作戰，是毫無意義且非常危險的，而且遍布畿內的反信長勢力

，必定會趁他不在時群起暴動，因此信長抱持著速戰速決的作戰態度，也更增加了作戰的敏捷性與激烈性。

逃亡「佛法王城」的朝倉和淺井聯軍

從四月到七月這段期間，信長致力於北方越前、近江方面的戰事，兵力損失頗巨。此時位處阿波的三好黨眼見機不可失，遂乘勢而起，意欲奪回京都的控制權。

他們的軍隊在七月末、八月初攻打大坂，並滲透到淀川下流的要衝野田、福島一帶。

八月二十日，信長自岐阜出兵攻打三好黨，二十八日行抵大坂天王寺後，立即下令向三好軍進攻。兩天後，也就是三十日，義昭親自率軍前來支援，他是應信長的請求而來，因爲是打著「錦御旗」的旗幟，敵軍的士氣勢必崩潰無存。

對義昭而言，三好黨是殺害其兄義輝的仇人，所以雖然是在信長半強迫之下才出兵的，但攻打三好黨並未使他感到不服。

九月，完成了包圍野田、福島的布署陣線後，決定開始展開總攻擊之際，突然有一身著奇裝異服的兵團出現，前來攻擊信長的軍隊，後來從一名俘虜口中得知，原來他們是隸屬於一向宗（眞宗）門徒的一個團。

因石山本願寺顯如上人長男教如之妻，是義景的女兒，兩人因姻親的關係結盟，遂起而向信長挑戰。

當時戰況非常危急。朝倉與淺井又趁此機會，聯合兵力南下攻擊琵琶湖南岸的宇佐山城，將領織田信治（信長伯父）、森可成等在混戰中犧牲。九月二十一日，聯合軍三萬人越過大津逢坂山，繼續朝京都進軍。

信長獲知宇佐山城淪陷後，留下一部份兵力攻打三好黨與本願寺門徒。然後率領軍隊北上，於二十四日截擊聯合軍。

由於織田軍的提早出現，令聯合軍措手不及，倉皇而逃，退至坂本，然因追兵不斷，只好又逃往比壑山。比壑山自古以來便是君臨天下的佛法王城，權力凌駕天皇與將軍之上，雖然時代變遷，但仍不改其擁有的權力意識。

信長強迫他們放棄保護聯合軍的意圖，比壑山方面却不肯答應，因爲他們非常憎恨信長向他們強迫收取軍費與領地。信長於是退一步提出妥協：

「你們若能做我的內應，我必將寺地歸還。」

但是對方却仍然相應不理，交涉破裂後，信長領軍包圍比壑山，下達了最後通牒：

「如果再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將放火燒山！」

不過信長並未眞的採取行動，他是要等比壑山的僧徒們自己內部先出現分裂後再將其降服。

然而大坂方面的本願寺門徒早已和信長水火不容，並鼓動近畿內諸國的門徒暴動，如果這時信長只守住一地，對他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要信長放棄如眼中釘肉中刺的朝倉、淺井聯合軍，轉戰他處，亦是十分困難的事。

比壑山的強硬態度，令信長陷入相當尷尬的處境。

最大的危機是令信長深感棘手的伊勢長島眾門徒

不久之後，他的不安成爲事實。十月以後，山城的西岡出現暴動；十一月，伊勢長島又發生大規模的暴動。在長島的暴動中，攻下了尾張的小木江城，城將爲信長之弟信興，於敗北之後，切腹自盡。暴徒門順著周圍的地形展開游擊戰，信興當然招架不住。

逼不得已，信長只好祭出兩張王牌；他慫恿義昭，奏請天皇降下聖旨，勸朝倉、淺井進行和議。

時序進入嚴寒的十二月。由於長久的作戰，他們咸感身心俱疲。於是朝倉．淺井接受了天皇的聖旨，率領聯軍下山，在信長的監視下，回到了積雪的北國。

這樣的妥協信長當然感到很不滿意，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在進退維谷之中脫困而出的信長，回到了岐阜，靜心地等待溶雪的季節趕快來臨。

待開春以後，戰爭再度展開之際，朝倉、淺井、石山本願寺、比壑山、伊勢長島的一向宗信徒以及三好一族——所有的敵人從四面八方阻擋著他，且有日益增多的趨勢。要達到天下布武的目標，似乎還很遙遠且困難重重，但無論如何，依然要加以突破才行，迴避或後退都是不可能的，屆時只有決一死戰。他獨自沈思著，並暗中擬定計策。

元龜二年（一五七一）的初春時節，信長首先對琵琶湖的水路進行部分的封鎖，如此可以切斷北陸的朝倉戰略物資的供給路線，並阻絕與大坂本願寺之間的連繫。當然，這種封鎖方式對於江北的淺井而言，無非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到了五月，淺井首先展開行動，對監視長政居城小谷近郊的橫山城展開猛烈的攻擊。

橫山城原本是淺井的支城，但是在姉川會戰中被織田軍所奪。後來，此城交由最受信長信賴的秀吉管轄。因此長政想要奪回橫山城，解放姉川一帶，確保琵琶湖的水路。

橫山城對敵人而言只是大基石中一粒小小的石子，但這粒小石子對信長却是非常重要的，這可由他把橫山城交由秀吉管理看出來。

前年，信長在進攻越前途中獲知淺井叛變，只好放棄了眼前正在進攻的敵人而大舉撤兵

。在撤退行動中，殿後軍隊的任務最爲重要，因爲他們必要犧牲自己來抵擋敵人的追擊，讓同志逃到遙遠而安全的地方。

信長詢問有誰願意負起殿後軍的責任？這時秀吉立刻答應。追隨秀吉並了解其心意的諸將從十騎、二十騎，再加上通力合作的戰鬪員，最後殿後軍的總數竟達到七百騎，秀吉就和他們一起留守在佔領的金崎城中。

那一次秀吉率領七百騎主動地攻退敵人的追擊，並且平安生還。因爲有這樣的實績，所以信長就將防衛橫山城的艱鉅任務交給了他。

由於秀吉防守堅固，長政雖然親自領軍進攻，仍無法成功，反而造成相當大的犧牲，最後只好放棄，返回小谷。

正如信長所料地，此舉成功地抑制了長政的南下舉動，眼看著長政已動彈不得，於是信長將大軍調往伊勢。去年，伊勢長島的一向宗門徒，曾經攻擊信長的老家尾張，逼使他的弟弟信興切腹自盡。除了個人的憎恨之外，如果不把他們打倒，那麼這群暴民有可能再進入尾張領域內。

伊勢長島的據點願證寺和美濃的墨俣一樣，都是低濕地帶，總指揮是名叫證意的一向僧

會戰從五月十二日進行到十六、七日，打頭陣的柴田勝家負傷退下，而接替他的美濃三大首席家臣之一的氏家卜全亦告戰死，此外還有許多人都陸續犧牲了，織田軍在三角洲地帶無法發揮戰力。

很快地雨季來臨了，織田軍最得意的洋槍隊也無法發揮作用，在大小河川交錯的低濕地帶，大軍的移動益形困難。這時一向宗門徒又展開游擊式的夜襲作戰方式。

此時的信長已陷入無技可施的困境，而宗團門徒的團結力和士氣却銳不可當。

焚燒比叡山以杜絕宗團的「根源」

對一向宗門徒而言，戰死是對信仰的殉道。他們認爲，歌誦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走向極樂淨土，是最好的死法。於是一邊唱著名號，一邊從容就死。

在不懼犧牲、晝夜展開頑強攻擊的一向宗門徒面前，織田軍迫不得已必須撤退。

雖然在長島一役中慘遭失敗，但信長在這次戰役中却學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教訓，那就是對宗團這群人，必須採取徹底毀滅的作戰方式才行，最重要的是施行「連根拔起」的策略。

八月，再度率軍離開岐阜進攻北近江，在牽制長政後，於九月十二日，突然攻擊比叡山延曆寺。

「山門山下的僧衆，雖說固守王城，却不遵守行體、行法（佛道修行之法），以及出家的作法，對天下的嘲弄也不感到羞耻。居然枉顧天道，扶持驕奢淫亂的淺井、朝倉等人」，這是信長討伐他們的理由。

這次他所施行的就是「連根拔起」的戰略。

從延曆寺的根本中堂開始，山王二十一社、佛像、僧房、經卷都被徹底的燒毀。

全山的男女老幼來不及穿衣就倉皇逃走，避往八王寺山的日吉大社。追踪而來的士兵們將他們一一捕獲，包括上人高僧、美女兒童悉數處以斬首之刑，總數達一千六百餘人（一說三千人）。

「全山盡數消滅。」

比叡山的毀滅，在某個官方的記錄上曾留下這樣的記載。

比叡山・根本中堂

墮落和尚根本不值得原諒，這是焚燒延曆寺的表面理由；事實上信長的目的是在朝倉和淺井。延曆寺是他們主要的資金來源，也是他們的精神支柱。

他沒收了比叡山的領土後，命明智光秀進駐山下的坂本，固守江北方面的要衝。而那些喪失延曆寺強力支援的周邊諸將，對淺井的前途頓感悲觀，也都紛紛投降。焚燒寺廟一舉的確起了相當大的激盪效果。

秋去冬來，信長始終將主要的戰力維持在江北方面。但是另外一個大敵是絕對不可輕忽的，那就是大坂的本願寺及與其站在共同戰線上的三好黨。

此時的石山本願寺正廣泛糾集門徒，勢力漸漸增強，而三好黨的情形也是如此。不久前義昭的直屬大臣，攝津高槻城主和田惟政遭到三好黨的襲擊，在這年八月戰死。

信長雖然知道這些情形，卻仍然按兵不動，這是由於他還是不能忘懷伊勢長島的失敗。如果掉以輕心前去應戰的話，也許會陷入泥沼中。而且他顧忌朝倉與本願寺會兩面挾擊，因此亟思阻斷他們的聯合，所以就將主力集中於北方。

對信忠的薰陶是要「莫讓敵人猜中計策來個意外出擊」

元龜三年（一五七二）正月，信長在岐阜城舉行嫡男信忠的授弓儀式，這是一種冠禮，

即爲初次穿上鎧甲之男子所舉行的儀式。當時信忠十六歲，信長三十九歲，離信長壽命終了不過十年的時間而已。

這年七月，信長叫剛行完冠禮的信忠陪他到近江，以吸取實戰經驗。三年後的天正三年（一五七五），信忠就繼承了織田家的襲位，和信長繼承家督之職時也同樣是十九歲。

這證明了信長對和自己同樣年齡繼承家督之職的信忠，抱持了很大的期待。

那麼信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武將？而信長對他又抱持著什麼樣的期待呢？從以下這段對話即可了解。

有一次信長詢問家臣們，要他們率直地告訴他對嫡子信忠有何評價。

這時他的近臣之一內藤說道：

「公子是相當有才幹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觀感，大家都這麼認爲！」

信長以不甚了解的神情再次詢問他：

「你說信忠有才幹，到底是指哪一方面呢？」

「這麼說吧！公子非常了解人的心意。例如知道某人想要馬，公子就送馬給他；知道某人想要棉襖，他就會送給他棉襖。」

聽了內藤這番話後，信長說：

「這樣就算有才幹嗎？我覺得這是毫無才能的表現。」

隨後並以嚴肅的表情繼續說道：

「畢竟信忠的修行還不夠，沒有辦法繼承我的功業。」

「請告訴我們，信忠有什麼不夠的地方？」

「嗯！例如知道某人想要刀，卻送給他棉襖；知道他想要馬，却送給他刀。當一個人以爲他不會收到很貴重的禮時，反而送他大批金銀珠寶讓他訝異，這才是大將的作法，也是軍法之道……」

信長接著又以教誨的口吻對信忠說：

「……在戰場上，不要等到援軍抵達之後才出兵，反而要在敵人以爲援軍不會來時，出奇不意地出兵，才是致勝之道。因爲這時敵人以爲你在援軍不來時會按兵不動，那麼這時你出乎其意料之外地出兵，就能夠攻其不備。也就是不要讓敵人猜中你的想法和策略，意外出擊！這才具有大將的風範。」

關於信長父子之間的對話記載得很少，不過類似以上的傳聞，具體敍述了身爲統率者的資格，而且也表明了作爲父親的人，由衷希望信忠早日成爲人上人的心願。

「謀略將軍」義昭的暗中活動與信長的反擊

元龜三年的前半期，信長仍專心一意地在北近江建築城寨。他曾經兩度前往秀吉所守備的橫山城，在敵城小谷的周圍建築了許多防禦工事。

當然，他的積極目標是淺井長政，其中也含有壓制江北的目的。那是因爲位在橫山城臥龍山西邊的國友村是織田軍所擁有的洋槍生產地的緣故。

他在對抗朝倉、淺井，以及攻擊大坂的本願寺時，所使用的洋槍有許多是由國友村供應的。因爲不斷地生產洋槍，國友村被視爲織田軍的武器庫，地位非常重要。

四月中旬，原本相當效忠的松永久秀與三好義繼相繼背叛，倒向本願寺。

信長對這事件並不感到驚訝，因爲松永和三好本來就有背叛的前科。有趣的是他們竟然加入本願寺，與先前和本願寺結盟的三好黨合作；昔日背叛三好黨而投奔信長的人，現在又和三好黨重修舊好。

於是三好在大坂的若江、松永在奈良的信貴山紛紛打起了反叛的旗幟。信長却仍然固守北方。

七月，應淺井長政之邀，一萬五千名的朝倉軍開往小谷支援，並在附近的山區佈陣。這時信長爲了保留主力，改而進行游擊戰。攻擊隊伍以步卒爲主體，幾個人組成一個單位，潛入深山，伺機發動閃電攻勢打擊敵人。經過連日的攻擊後，降服了許多著名的部將，逼得朝倉軍士氣大爲低落。

到了八月，朝倉的重臣前波九郎兵衞（吉繼）父子、富田彌六、戶田與次、毛屋豬介等部將，也都陸陸續續地投降。

信長雖有倒戈相向的背叛者，也有不斷投奔他的有力武將。朝倉的遠征軍在三年前和信長會戰時，就曾遭到迎頭痛擊。因此這次他們雖然佈陣以待，最後還是投降了信長。

九月時，信長將剩餘的戰事交由秀吉處理，很快地回到了岐阜。這是因爲江北戰事陷入膠著，以及得到武田信玄西上的情報，不得已才歸國的。

信長和信玄因聯姻而建立了友好關係，却因爲今川領域的駿河分割問題，以及和三河的家康對立逐漸表面化，導致双方陷入冷戰的局面。

兩年前信長和本願寺反目後，與信玄更形同敵對。

這是因爲信玄之妻是本願寺顯如上人之妻的姐妹，所以對信玄而言，顯如爲其義弟，因此當顯如求援時，信玄理所當然的會伸出援手。

在知道了信玄有西上的明顯意圖後，却又傳出了將軍義昭和信玄接觸頻繁的情報。

義昭曾經試圖流放信長，沒想到他意欲控制的人（信長），現在反而控制了他。在權威日漸凋零的情況下，義昭不得已採取了這個行動。

事實上松永、三好的倒戈，也是受到了義昭的蠱惑。

此外和本願寺結盟的朝倉、淺井也頻頻與信玄接觸，建立同盟關係，他們都紛紛期待著信玄的西上。朝倉軍南下小谷，除了直接救援長政之外，也是爲了呼應信玄西上的作戰行動。

回到岐阜的信長，認爲在反信長戰線中暗自活躍的義昭做得太過火了，於是直接彈劾義昭，寫成十七條警告書，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停止頻頻向諸國傳送秘密文件的行爲。

二、與信長不和的傳說，令京都百姓認爲戰爭之將起而民心動搖，紛紛退出二條城，移往他處。

三、將賀茂的社領，贈與敵對的三好的三大家臣之一石成友通。甚表遺憾。

四、立即停止陷害與信長親近的人之家屬。

五、隱瞞他國進貢的金錢，並藉口明智光秀所徵收的京都稅金爲山門領的稅金而予以私吞，是爲不法行爲。

六、變賣今夏的儲米以換取金錢，並縱容家臣販賣兵糧。是不是打算捨棄京都？

七、人民認爲其舉止，已喪失了身爲將軍的資格。謹請注意個人的言行舉止。

這一番的舉發不啻是一記當頭棒喝，使得義昭不得不暫時保持沈默。

信玄西上和擊潰家康軍於三方原

九月下旬，武田的先頭部隊從甲府出發，繼而信玄親率四萬三千（一說六萬）大軍向西行進。

信玄沒有從駿河出發沿富士川南下，而是北上進入信州出高遠而沿著天龍川向南行，越過信遠國境的青崩峽，直入家康領地。他特意迂迴繞道，就是要吸收散佈在信濃各地的勢力來增強自己的兵力。

距離家康的居城濱松北方約六公里的二俣城，於十一月淪陷，家康遂派遣使者急奔岐阜求援。

信長立刻派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政秀的三男）、林通勝等身經百戰的將領，率領三千兵力急馳濱松支援。

「爲免中了信玄的計謀，絕對不要主動出兵攻擊！」

在出發前，信長如此叮嚀他們。因爲信玄和北陸的上杉謙信是信長最可怕的戰場對手，且擁有四萬以上的兵力，而守城的家康只有八千人，加上信長的三千名兵力，也不過一萬一千人而已。在質與量方面都不是敵人的對手。

因此若要與信玄作戰，採取「守城」之戰是最好的策略，由於對方急於西上，勢將盡力避免傾全力地攻擊行動，於是猜測信玄只會派出一小部份的兵力包圍城池進行騷擾戰術。信長若是進行守城之戰，將使信玄犧牲慘重且又浪費時間。遠征軍隊愈是滯留不戰，就會愈發疲勞影響士氣，而且人力、兵糧和武器彈藥都會有所消耗。信長派出三千名少數部隊不是爲了打游擊戰，而是爲了打守城戰。

信玄若執意穿越三河進入尾張的話，那麼就是輪到信長出兵的時候了。清洲、小牧、犬山以及岐阜等地都做好了防衛戰的準備，信長可以從容地進行攻擊。而且爲了保存兵力，家康可以從背後攻擊武田軍，避免正面決戰，如此一來就有充分的勝算。

當信玄的大軍掠過濱松，到達三方原附近時，家康却一反謹愼的態度說道：

「他率領大軍來踐踏我的家園，我豈可坐視不管？戰爭的勝負無關士兵的多寡，而是完全取決於天道。」

雖然信長火急派來的織田諸將勸家康自重，他却頑固得充耳不聞。

因爲在去年（元龜二年）四月，家康曾經和侵入三河的信玄交戰。當時在吉田城（豐橋市內）附近的會戰中，家康軍被殲滅二千餘人，對家康而言這有如會稽之恥，所以這次他下定決心要與信玄決一死戰，遂而無視於信長的忠告，向三方原出兵。

双方的戰鬥在這一年歲末，即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午後夕陽西下之際展開序幕。

武田的四萬大軍排成縱陣，像波濤般一陣一陣地進攻，相對地，家康軍則橫陣以待。

兩軍一交鋒，武田軍的怒濤剎時就將家康軍吞沒，情勢急轉直下，武田軍不斷的從前方追擊，而家康軍則不斷地向後敗走。織田的部將平手汎秀、家康麾下的鳥居元信、本多忠眞皆戰死，陸陸續續又有許多名將犧牲。終於在無力支撐的狀況下，無可奈何的家康遂下令全軍撤退。這場會戰的死亡人數，德川方面一千二百人，武田方面四百人，家康徹底失敗。另一方面，武田又派遣另一支軍隊進攻東美濃，奪取岩村城（岐阜縣惠那郡），伸出攻略岐阜的觸角。

「信長的滅亡指日可待，趕快出兵吧！」

於是，信玄從戰場上火速地向小谷的朝倉義景送去捷報。

但是這封信並未送到義景手中。因爲倦於長期行軍佈陣的義景已經離開小谷，回到越前一乘谷的居所。

「怎麼會這樣呢？」

對於同盟者如此的不中用，信玄無言以對。

信玄又再一次派人送信給義景，訴說這是殲滅信長的大好時機，請他立刻出兵。但是義景仍然按兵不動。

義景的歸國，是面臨絕境的信長獲得紓解的天賜良機，包圍線的一角因義景的撤退而告崩潰，這證明了信長是居於運氣的一方，使得他可以將集中於江北的主力調往他處。

信長的強勢運氣一直持續著。打敗家康軍的信玄，在天正元年（一五七三）二月，從三方原西進攻打三河野田城（愛知縣南設樂郡），但不知何故却突然停止行動，不久更由野田城撤出，把部隊移向北方十公里處的長篠城，完全終止了作戰行動。

我們不難想像，野田城內一定發生了某種大變故。當然，家康和信長都派出優秀的間諜潛入野田城斥探情報；當時他們的情報是否正確已無可考，但據說是曾罹患肺病的信玄，在攻略野田城時又再度病倒，使得武田軍不得不終止作戰計畫。

義景返國、信玄停戰，潛伏在四周的敵人悉數退去，信長終得以脫困而出，危機盡除；於是信長抓住此一大好機會，從陸續到手的情報研判，信玄將不會再出兵，於是信長決定將矛頭指向京都的義昭。由於義昭侵入了信長的根據地，若是能擊敗義昭，那麼反信長的共同戰線，就可以徹底瓦解。

瓦解反信長共同戰線的策略

從淺井、朝倉、本願寺、伊勢的暴動，到後來的信玄，四面受敵的信長是如何脫離危機的？茲將其主要戰略要點略述如下：

一、當織田軍直搗朝倉的一乘谷，雖然確定可以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在獲悉同盟的淺井長政叛離後，能當機立斷迅速撤兵，不貪功求勝，此舉成功地保住了全軍的實力，不致分崩離析。

二、在攻打朝倉時徵召公卿參與其事；討伐三好黨時也強迫義昭出馬，成功地藉助「官軍」之名行討伐「異己」之實。此外，在淺井、朝倉軍南下的層層壓力下，能使天皇頒下聖旨達成和解。

三、在姉川會戰中接收了江北的國友村，此後更致力於確保該地的擁有權。國友村就此成了織田軍重要的火器製造工廠。

四、焚燒比叡山，是對寺社勢力的一大打擊，同時斷絕了淺井、朝倉的資金來源。此外，以比叡山爲信仰對象的信徒們，因該山的滅亡而失去了精神支柱，更加快了敵人敗北的速

度。

五、讓嫡男信忠儘早繼承家統，積極進行繼承人的教育與栽培工作。

六、討伐伊勢一向一揆與三方原的信玄軍雖然失敗，卻仍然積極地收集情報，對戰敗的檢討工作從不怠懈。

第六章

流放義昭殲滅淺井和朝倉

——掌握時機產生契機的嶄新念頭

信長與義昭在情報認識上的決定性差異

退到長篠城的信玄，在嚴密的保護下移居鳳來寺。由於這裡有溫泉，信玄就在此安心靜養，等待病癒。他臥病鳳來寺，大約在天正元年（一五七三）的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的一個月時間。

不利行軍的酷寒冬季已經過去了，武田軍的主力絲毫沒有動靜。而占領在東美濃岩村城的先鋒部隊，此時也應該對附近的明智城展開攻擊行動才對，但事實是武田軍的主力、先鋒部隊都沒有行動的徵兆。

從桶狹間的戰役中即可了解，信長非常重視情報的蒐集，且能徹底地加以利用，這也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在桶狹間戰役時，簗田政綱是直接受信長指揮的最活躍的情報份子。此外，足利義昭進入美濃後，信長也利用明智光秀獲得許多重要情報並加以活用。由此可以確定，面臨這次危機的他，一定會使盡各種手段，蒐集信玄身邊的情報。

突然按兵不動的數萬大軍，駐留在狹窄的地方，終日無所事事，看起來確實相當奇特。縱使頒佈了嚴厲的緘口令，但是稍一不慎仍然會洩漏一點口風。從此消息愈傳愈廣，舉凡販夫走卒、商人、和尚乃至於喬裝的間諜，皆可掌握到這些傳聞。而爲了確定消息的眞僞，只有更深入的進行探查。

在稍早他們就得知信玄發病的事實，並且將消息送往岐阜。當時確實的狀況如今已不可考，但根據史料的記載，三月二十五日那天，信長率領一萬兵力入京，可見其可信度頗高，因爲信長必定掌握了確實的情報，才會離開岐阜。

信長入京當然是爲打擊義昭而來的。

當信長留滯岐阜時，義昭已在其居所二條城遍挖壕溝、興建望樓、加強守備兵力，做好戰鬥的準備。

到了二月，義昭命令三井寺的山岡景友及其近鄰一向暴徒發動暴動，並在琵琶湖南岸建築城寨，公然宣告作戰。

信長派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等擊潰那些城寨，以確保京都的入口。

但是義昭的戰意非但沒有稍減，反而愈來愈旺盛，此外他又力促三好義繼與松永久秀上京，意圖強化戰力。

這一連串的行動都是因爲與其同盟的大支柱信玄於去年末在三方原大勝織田、德川聯軍所引起的。

義昭對曠時一年卻毫無進展的東部戰線，絲毫不感到懷疑，他相信信玄一定會入京。義

昭可能也得到了滯留於長篠而按兵不動的武田軍之所有情報，但他對這些側面的情報却枉若未聞。他只一昧的相信信玄一定會獲勝，而完全不理會那些情報。

當信長入京時，在坂山迎接他的是義昭的家臣細川藤孝與荒木村重二將。那時他們已完全背叛義昭，依附信長。

「東部戰線的防衛相當堅固，萬一有什麼狀況，上杉謙信會出兵攻擊信玄的背後，可以放心。」

這是在岐阜出兵前，信長寫給細川一封信上的內容。他掌握了充份的情報後，認爲細川和荒木兩人一定會叛離義昭。而事實也證明信長對他們的判斷絲毫無誤。

實際上，信長儘量不與義昭起衝突。因爲他在東部戰線和江北戰線動員了相當大的兵力，而且顧慮背後遭遇襲擊，一旦和義昭起衝突，恐非上策。所以信長退一步，提出若是義昭交出人質就妥協的條件。

而義昭則完全拒絕了信長所提的建議，因爲他認爲勝利在望，對於信長再三提出的議和條件全然不予理會，而積極地進行作戰準備。

入京後抵達知恩院佈署的信長，更提出了義昭若有議和的表示，他願意降低姿態，自行剃光頭髮赴約，談判議合事宜。

而義昭對信長所表現出的低姿態動作，自以爲是四周的情勢惡化，使信長變得如此軟弱，促使他想與自己妥協。義昭認爲機不可失，於是向京都市內出兵，向信長挑釁。

「這是什麼道理呢？」

信長向天皇與朝臣們如此詢問著，並要求他們對義昭這種行爲提出意見，所有的答覆都是否定義昭的。其實這種意見調查的舉動是爲了流放義昭所必須採取的一道最重要的手續，待諸事妥當後，信長就展開了行動。

見義昭絲毫不肯妥協，信長遂在入京後的第四天，也就是四月二日，命令諸將火攻京都郊外一百二十八個地點。當時的總司令官是柴田勝家，但指揮者還包括前年在三方原與武田軍交戰時，織田派遣軍的司令官佐久間信盛在內；將他從三河轉調京都，可見信長戰略的重點已經移向京畿。

火攻在三日、四日兩天持續進行著，二條城幾乎被摧殘殆盡。近二萬的兵力包圍著一座空城，城內已無戰意的守兵，爲免遭殺戮都紛紛棄械投降。

到了五日，細川藤孝進入二條城勸降義昭。七日，在正親町天皇的調解下和解成立。當初義氣風發的義昭，僅僅數日又再度淪入信長的掌握中。

信玄辭世對氏政、家康、信長情報收集力的差異影響

四月十二日信長回到岐阜。翌日，從三州街道北上欲返回守城甲府的信玄，却客死於信州駒場（長野縣下伊那郡）（衆說紛云）。

信玄臨死前，將侍衞大將及所有家臣召至枕畔，留下了遺言。

首先他吩咐在自己死後三年內，絕對不可對外洩漏他死亡的消息，並且在大約八百張的紙上按下自己的印章，要他們在他死後繼續使用這些紙。

接著對其弟逍遙軒（信廉）說：

「今晚你立刻回到甲府，因爲你我長相酷似，在甲府不會有人分辨得出來，然後你必須假扮成我的模樣，讓人以爲信玄仍然活著。」

最後在他意識不清時，又對手下大臣之一的山縣昌景大喊：

「明天把我的旗幟，豎立在瀨田（京都的入口）！」

語畢，信玄就與世長辭了。

稍前，他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能夠超越信玄，戰勝信長的只有謙信。」

由此可知，未能和信長一決雌雄是信玄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武田軍的主力繼續往歸國之路前進，衆人對信玄是否謝世均感到懷疑，謠言不斷地傳出。信長、家康以及和信玄有結盟關係的諸國，無不積極的想盡辦法調查眞相。

素與武田關係友好的小田原之北條氏政，也是急欲確定信玄死亡消息眞僞的人，若此事屬實，那麼他就必須改變戰略。

於是，他以探病的名義，派遣重臣板部岡江雪前往甲府暗中調查。

板部岡在夜晚時分見到了臥病在床的信玄（實爲逍遙軒），在幽暗的燈火下，躺著的信玄慢慢地起身向他打招呼。

由於光線昏暗，床上的病人留著鬍鬚無法看清楚面貌，但其舉動完全像個病人，用嘶啞的聲音喃喃地說些讓人聽不清楚的話。

此次會見在短短幾分鐘內便結束了，板部岡認爲這的確是信玄，於是回到小田原向氏政報告「信玄仍然活著」。也就因爲這項錯誤的情報而使小田原依舊維持其既定戰略，沒有任何改變。

而信長方面又是如何認爲的呢？

四月二十一日，信玄死後第九天，信長派人下達「挾擊武田！」的指示，期能化守勢爲

攻勢，但這個共同作戰的計畫却未能實現。

到了五月，家康迅速地向武田的地盤出兵，佔領了久能、駿府。剎時間，形勢由守轉攻，這必定是信長和家康掌握了信玄死亡的確實情報。他們兵分二路，對東部戰線、西部戰線展開平定作戰行動。

另一方面，義昭雖與信長達成和解，待信長一回岐阜，他立刻派遣大批人力修築二條城，因爲義昭認爲信玄已經歸國，那麼信玄必定會再度上京。

義昭一方面送信給已死的信玄，力促他上京；另一方面又送信給越前的朝倉義景與大坂本願寺的顯如，請他們一起舉兵。

把握機會和制敵機先

義景的動靜都一一被岐阜獲知。信長知道他不會像天皇那樣，安份地坐在他「將軍」的寶座上，事實顯示，義昭正伺機而動。

不論義昭何時採取行動，信長都得做好應對的準備。於是他命佐和山（琵琶湖東岸）的城將丹羽長秀建造長三十間、寬七間，有百支艇櫓的大船，當京都發生動亂時，這艘大船可以立即搭載大批官兵武器駛向大津，不待敵人出擊就將其擊潰。

二個多月後的七月五日，大船峻工，而義昭已如信長所料在兩天前起兵。他讓近侍臣三瀏藤英留守二條城，自己則以槇島城（宇治市槇島）爲根據地，守兵約三千七百餘。義昭自忖一旦出兵，同盟軍一定會前來支援。

信長也很快地予以還擊，七月六日就到達佐和山，乘大船穿越琵琶湖，七日抵二條妙覺寺，十二日就攻陷二條城。而這時依然不見義昭援軍的踪影。

六天後的七月十八日，信長繼續渡過宇治川進攻平等院西北的槇島城。

不料天降大雨使得宇治川水位大增，槇島城有如海中孤島，使得織田軍的攻勢頓時受阻。

馳騁疆場的猛將在面對漩渦濁流之際，也只能勒馬佇立，不知如何是好。

發現先鋒行動受阻後，信長策馬前來，了解情況。

若是花費太多時間攻城，就會給四方敵人蜂起的機會。

「既然無人能渡河，那麼就由我先打頭陣吧！」

信長邊喊邊策鞭驅馬奔入濁流中。

見到信長如此，打先鋒的武將們紛紛效法他奮勇入河。

被義昭認爲固若金湯的槇島城，在一兩天之內就淪陷了。義昭逃向大坂若江的三好義繼

處，繼而移往紀州由良（日高郡由良町），最後又來到備後的鞆（廣島縣福山市）請求毛利氏給予庇護。當義昭重回京都時，已是天正十五年的秀吉時代了，他也不再是位將軍，只是個名叫昌山的和尚了。

當槇島城淪陷之日，也是長達十五代的足利幕府完全滅亡的時候。

朝倉義景和無法捨棄名族意識的頼頂之將

信長在將義昭流放後返回京都，任命原爲京都奉行（政務官）的村井貞勝爲所司代（警衛京都並代理民政之官），很快地，進行市政改革。

信長取代義昭掌握政權後，首先免除了因戰亂而遭焚毀之地區的稅賦，藉以博得市民的好感。同時，他在作戰時的靈敏表現也在施政上展露無遺。

在處理完京都的善後工作後，信長再度乘坐那艘擁有百支艇櫓的大船沿琵琶湖北上，在西岸的高島登陸，攻破淺井長政的支城木戶、田中。距義昭的槇島城被襲不過十天的時間，這麼神速果敢的行動令敵人膽顫心驚，完全無法預測信長何時會出現在自己眼前。

八月四日信長返國，四天後（八月八日）的深夜又離開岐阜，率軍開抵長政的小谷城附近。由於長政的重臣阿閉淡路守倒戈，小谷城頓失西邊由阿閉固守的山本城的屏障；而給予信長出擊的大好時機，於是迅速移軍至此。

長政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兩天後的八月十日，二萬名朝倉軍來援，在小谷周圍的山區布陣。

八月十二日深夜，信長冒著風雨出擊，首先擊潰敵人的先鋒部隊。十三日晚，朝倉軍全軍覆沒，往敦賀一帶敗走。織田軍大開殺戒，敵人被斬首者三千餘，其中包括前美濃國主齋藤龍興在內。

朝倉義景的反應一向是消極而遲緩的。在信玄西上時，却把最重要的大軍撤回，縱使義昭一再和他連絡，他却不願離開一乘谷。這次淺井要求他出兵，若是他能迅速響應，也不會落得兩天之內就全軍覆沒的命運，我們甚至可以說義景是不戰而敗。

朝倉義景

也許他早已自知不敵信長，投降才是上策，但身爲北陸的名族，義景實在鼓不起投降的勇氣。

朝倉軍在敗走途中，曾在刀根山（福井縣敦賀市）布陣作防衛戰，織田軍則在附近山麓暫時紮營觀望。

這天，信長登上瞭望台眺望朝倉軍的動靜，忽然轉身

對傳令說：

「立刻命令先鋒部隊準備，朝倉軍今晚一定會撤退。」

當時先鋒部隊已攻占了大塗山。傳令將指示下達給先鋒部隊，却完全不明瞭何以敵人會撤退。看來看去，情況還是和前一天一樣。

深夜時分，信長再度登上瞭望台視察敵情，丑時（凌晨二時）一到，朝倉軍果然如潮水般退去。

信長雖曾再度指示，但守在大塗山的先鋒部隊却依然沒有警覺。

見如此情況，信長趕緊對身旁的旗本說：

「乘大塗山的傢伙們疏忽之時，你們趕快去建立功名吧！」

於是下令突擊。

如此一來，旗本反成了先鋒部隊，而原來的先鋒部隊動作反而比旗本遲緩。

事後，面對怠忽職守的先鋒部隊，信長說：

「你們就是大塗山！」

言罷信長就得意的笑了，因爲大塗就是魯鈍的意思，信長很滿意自己替他們所取的綽號。

信長很能掌握人的特徵並爲他們取綽號。例如被他取名「大塗山」的先鋒部隊，看起來就是些魯鈍的男子；秀吉小時候就被人稱爲「猴子」，信長却叫他「禿鼠」，而明智光秀則被信長稱爲「金鋼頭」，由這些綽號即可看出信長式的簡潔直接表現。

信長的想法

小谷衝突後第四天，即八月十七日，信長越過木芽峽進攻今庄。四年前的四月，他正要越過木芽峽的時候淺井長政突然叛離，他因擔心部隊遭遇挾擊，遂逃往京都。

但是這一次情況完全改觀，長政已被織田軍重重包圍，動彈不得，信長已無後顧之憂，遂於翌日直入府中，全力追殺義景。

義景逃離一乘谷家園，藏匿於大野郡山田庄賢松寺，由於追兵之將至只好切腹自殺了。八月二十日朝倉滅亡。

割下了義景的首級後，信長又率軍返回近江，圍攻小谷城。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守兵們早已喪失了作戰的勇氣，不出兩天就攻陷了小谷城。八月二十八日，長政父子自殺，繼朝倉之後淺井也滅亡了。

信長回到岐阜養精蓄銳，九月末再度出兵，討伐伊勢長島的殘餘暴民，由於對方頑強抵

抗，戰事持續一個月。暴民由百姓、當地的武士和和尚各階級組成，比武士集團還難對付。信長雖然親自指揮依然無功而返。

接著信長將目標指向三好義繼的若江城，在佐久間信盛指揮的派遣軍力攻之下，若江城很快地淪陷，三好自殺，石山本願寺又失去了一名有力的同盟者。

朝倉、淺井、三好相繼滅亡後，原本盤據在奈良、多聞山城，準備反攻信長的松永久秀，再次提出投降的請求。

——又是這個男人。

雖然信長心中不願放過松永，但礙於將來進行武力討伐時需要助手，只好原諒了他。

翌年，即天正二年（一五七四）夏天，信長動員大規模兵力，爲即將展開的大作戰作好軍事準備。

在這期間，東部方面有三個重要的變動。

一月，占領地越前發生暴動，統治該地的朝倉降將前波吉繼被殺。

二月，新立的甲斐國主武田勝賴侵入東美濃，攻陷明智城。信玄西上時，武田就占領了明智城北方數里的岩村城。勝賴就是以岩村城爲據點攻進東美濃，但是他並未進行大規模的作戰。信長爲了阻止他的進攻，就在附近的高野與小里築城駐兵防禦。

五月，武田勝賴舉兵入侵家康的領國遠江，包圍高天神城，並將原本攻打東美濃的部隊調轉頭來，全力進攻三河。家康向信長求救，當時滯留在京城的信長立刻趕回岐阜，一個月後，到達三河。但是當他到達了與高天神城近在咫尺的今切時，城已淪陷，於是又馬上調軍返國，去時從岐阜至今切花了六天，回程時却只花掉一半的時間。

這是由於信長對高天神城的攻防戰有許多的顧慮，一旦遲延便喪失機先，所以行動必須神速果敢。於是歸國的時間就比平日迅速。

那麼什麼是信長認爲最具意義的戰爭呢？那應是他歸國二十天後對伊勢長島所展開的攻擊行動。

完全封鎖敵人的行動平息長島暴動

伊勢長島是典型的輪中集落。所謂輪中即四周被河川所包圍，在中間土砂沖積地築堤以供人居住的場所。長島的輪中集落三面有河川環繞，一面向海，是個天然的要塞。

「岩手川、大瀧川、今洲川、眞木田川、市瀨川、軍是川、山口川、飛驒川、木曾川、養老瀑布，以及山中的谷水皆流至此處滙集」，方圓五里四方的大小河川在此會流入海，一個個集落有如水上浮城。

信長在第一次的長島作戰時，沒有親自指揮。去年第二次對長島作戰，他就親自觀察輪中地形的特徵，然後改變作戰方式。他反省在第一次、第二次討伐暴動失敗的原因，是由於他選擇陸戰，而對方却可利用小船，自在靈敏地在集落與集落之間移動，乘織田軍之虛而進攻，織田軍只得受制於海與河而無法自由行動，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命運。

要擊潰長島的暴動，就必須以海戰爲主導——信長如是想著。於是他起用了九鬼嘉隆。

九鬼是永祿十一年，信長上京時新加入的部將。

九鬼家世代以紀州熊野灘的九木浦爲根據地，在附近一帶爲非常有勢力的家族。永祿八年，於知多半島一役中因敗在由周邊土豪所集結的聯合軍手上，而逃至信長麾下受其保護。

信長將九鬼納入家臣的行列，是著眼於他的海軍（水軍）戰力。九鬼在伊勢灣一帶有許多支持者，他不但是操船老手，造船技術更是精巧。信長要平定天下，就不可或缺這種戰鬥集團與技術集團。

信長向來就重視禮遇技術者集團，像在墨俣城築城時非常活躍的蜂須賀正勝集團，他們雖形同盜匪，實際上却擁有高超的土木建築技術。又如堺和北近江國友村的洋槍鍛冶，他也同樣的重視與保護。

花了十個月的時間造船後，信長開始攻打長島。他在打倒義昭時所建造的百梃櫓大船，可能就是九鬼領導下的技術員所完成的。

那艘航行在琵琶湖上的大船，只花了兩個月時間建造，何以這次要花上十個月的時間呢？因爲除了四艘「安宅船」外，他們還建造了數百艘的小型船。

所謂安宅船就是指大型的戰艦而言（由淡路島海賊安宅甚五郎所發明，故以其姓氏命名），最大的安宅船全長三十公尺、寬十公尺，上面除了配備洋槍之外，還有數門口徑十公分左右的大砲。

織田的水軍，分乘這些安宅船與數百艘的小船，從海上向長島進軍，完全封鎖了暴徒所佔勢的奇襲攻勢，逼使他們紛紛逃回城寨躲避大砲與洋槍的掃射。

暴徒的行動受阻後頓時成了失去神力的烏合之衆，緊接而來的織田軍的陸上部隊則展開了殘酷的殺戮行動。

然而他們還是頑強抵抗，殘餘的二萬門徒固守著長島城與另外二城。三個月後，由於糧盡援絕方肯降伏，但是信長却不原諒他們，他把城門封閉，並將他們全部活活燒死。

長島的暴動，因信長起用水軍而告平息。

以輿論爲「武器」和情報爲「戰力」

天正元年以後，信長的行動由妥協轉爲攻擊，有若干不可忽視之處：

一、積極確認信玄死亡的消息，信長的作戰策略完全建立在信玄死亡的消息上。反觀義昭，因怠忽情報的蒐集工作，而妄斷信玄會來支援他，終致遭到失敗的命運。

二、信長對流放義昭之舉抱持著謹愼的態度，多次妥協求和，並且徵求天皇與朝臣們的意見，直到「義昭不義」的輿論形成，才發動攻擊，將義昭逐出京都。

三、建造長三十間、寬七間的百梃櫓大船，穿梭於琵琶湖上，必要時可以立刻將大軍送往北陸或京都方面。

九鬼嘉隆

四、再次將一度叛離的松永久秀納入麾下，誘使義昭的武將紛紛投降。

五、討伐伊勢的暴動時，親自實地了解狀況。他以大型的安宅船與小型的快速船互相配合的海上封鎖戰，正是他在實地探察時產生的念頭。而起用九鬼的水軍，更是致勝的關鍵。

六、朝倉、伊勢的暴動是本願寺強大的支援勢力，而這兩股勢力的崩倒，正是對本願寺的最大打擊。

第七章

遷居「安土」邁向天下統一之道

——武田的戰術研究加勝賴的心理研究

向東部戰線逼進促使第二代勝賴的焦躁與長篠會戰

在歷經數次的生死決戰後，竟日東奔西走、席不暇暖的信長都不曾因此而感到困頓疲乏，精神和體力反而因爲有了統一天下的大目標，而更爲活躍旺盛。

他認爲，縱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業，也都是通往天下統一的道路。就如去年（天正二年）末至今年所進行的管轄地區的道路整備就是其中之一。

舉凡從岐阜到京都的往返道路、通往三河的道路，以及與近江、伊勢、大和等相通的道路皆加以修築建設。而「在湖泊及河川上興建橋樑，營造舟船，並在險要道路鋪上石子，將之修築成寬約三尺的平坦大道，道路兩旁則遍植松柳」。

他任命坂井文介、高野藤藏、篠岡八右衞門、山口太郎兵衞等各業專家負責執行以上事業。道路開發以後，許多關卡就因此而廢除，從此以後，人民往來自由，也不再有通過關卡的諸多麻煩。

「黎民不復受封閉，皆豎起大拇指齊聲讚頌信長的功業。」有關傳記曾有如此的記錄。

如果認爲修整道路的目的只是爲了能迅速地輸送大量的兵員和武器，則有欠公允，事實上道路的修整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有關的專業人員在三月左右就完成了所有的道路工程，而信長也毫不吝惜的給予迅速完工的執行者豐厚的賞賜。

在道路整備工程結束後，時序進入四月，信長開始從畿內、美濃、尾張、伊勢、近江等地，召募了十萬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打強敵石山本願寺。此次大軍壓鎮，早已令人聞風喪膽。

織田軍在攻打本願寺以前，一一攻克香江、河內，以及堺等地，加上萱振城、高屋城和新堀城等。這一次攻打本願寺，與攻打淺井長政如出一轍，首先破壞其四周的防禦工事，使本願寺完全喪失反擊能力。

但是，在半個月以後，這一次的作戰突告終止。

這是因爲同盟者家康頻頻要求支援。當時，武田軍大舉侵入三河，包圍長篠城。主其事者爲武田勝賴，兵力則爲二萬七千餘（衆說紛紜）。

信玄於天正元年四月逝世，雖然喪事秘而不宣，但是家督一職則由勝賴繼承。

他是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武將，關於他的事跡

武田勝賴

有不少傳說。

譬如在永祿十二年時，他和父親信玄一起攻打小田原，在攻擊支城潼山城時，曾經三度單挑敵方的猛將諸崗小城守。

「身爲指揮者，怎麼可以親自出陣呢？」

信玄並不因此而加以讚賞，反而嚴厲地斥責他。但是，他却不曾因此而自我反省，甚至在攻打蒲原城時，爭先恐後地攻入城內，與敵將交鋒。

繼承家督職務後的勝賴，一心只想奪回父親信玄的版圖。對他而言，因信玄死亡，而認爲幾不可失的家康不斷滲入武田的勢力範圍內是一件令他難以忍受的事。

在信玄死亡的那一年，家康攻打駿河，並收復了東北三河，攻下長篠城。

翌年的天正二年六月，勝賴出兵反擊，攻打遠江的高天神城。攻下高天神城之後，勝賴更於家康的據點濱松附近建立橋頭堡，打算一舉奪回長篠城，於是率領大軍攻入三河。他自信十足地打算以一年的時間攻城略地。

如果勝賴能奪回長篠，那麼就能和遠江的高天神、二俣，以及三河的長篠、田峰、武節，還有美濃的明智、岩村等重要據點連成一線，繼而壓迫三河，並且增加對岐阜的威脅。

長篠城乃是沿著三州街道（與三河和信州相連的街道）而建立的，並且也曾是信玄養病的小城，因此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對信長而言，這一次自然不能再像去年的高天神城包圍戰那樣坐視不管。

入侵三河的武田軍，沿著三州街道南下，大舉包圍家康所在的吉田城。但是，家康防守嚴密，根本動搖不得。於是大軍又撤下轉而包圍長篠城。這時，兵力早已分散，而包圍長篠城的人馬約有一萬五千名。

但是，這一次的陣容却十分驚人。馬場信春、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原昌胤、武田信廉、武田信豐、眞田信綱、小幡信貞、一條信龍、土屋昌統、穴山信君、甘利信康等，武田的重臣幾乎完全投入戰役。在這一次的會戰中，勝賴可說是全力以赴。

長篠城則是由城將奧平信昌率領五百名士兵進行圍城戰。而武田的主力於五月十一日開始包圍長篠城，而在半個月以前，就已經遭受到武田的先鋒部隊的猛烈攻擊。因此當主力來攻時，城兵早已不堪一擊了。

在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間，武田軍派人挖掘地下道，期能突圍攻進城內，但是却未能成功。這時，織田軍的三萬人馬已經抵達三河。

以「柵木一根繩索一把」對付難纏的騎馬團

信長於五月十四日到達家康所駐守的岡崎城，並且召開作戰會議，而於十八日在長篠城西方約三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南北走向的狹長盆地的設樂原佈陣。織田軍約三萬，而德川軍約八千，共計三萬八千人馬（衆說紛紜）。

織田軍的主將爲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羽柴秀吉、柴田勝家和明智光秀並未參戰。德川軍則包括石川數正、本多忠勝、鳥居元忠、大久保忠世、平岩親吉、榊原康政等，由此可見，這是集合主力的一戰。

根據史料記載，織田軍共有十萬人馬，乃是動員所有攻打本願寺的兵力，因此畿內的兵力幾乎等於零。但是，在這一次的會戰中，信長並不想以較多的兵力取勝，而是想要藉助動員兵力的實數來達到有效的作戰目的。

信長於五月十三日自岐阜出發，在出發之前，曾舉行「降伏武田氏」的百韻連歌發表會。當時，所有參戰的部將都參加了連歌。

武田首級消失在明日松風中

只要信長下令便可達成

向三河出發的織田軍，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有二：第一是洋槍特別多，第二則是在洋槍隊後方的小運輸隊（負責運輸食糧與彈藥）帶了許多原木。

洋槍隊的組成並不只是從各部隊挑選出來表現優異的槍手，並且還從留在京畿內的細川藤孝和筒井順慶諸將處募集而來，然後再把這些「洋槍高手」分配到各部隊中。人數約三千人。

小運輸隊所運送的原木乃是爲了防止前來突擊的騎馬隊所準備的。根據史料記載，三萬士兵每一人都拿著一根柵木一綑繩索向目的地出發。但是，對於手上拿著槍，並且還要扛著直徑三寸左右的原木，以從事長距離迅速行軍的士兵而言，委實是難以辦到。如果只是携帶一綑繩索，那麼只需掛在腰際便可，但是柵木就必須交由運輸隊運送，以便於行軍。

五月十八日，信長來到設樂原，立刻展開布署。他將司令部駐紮於極樂寺山東方二公里處，當地有貫穿南北，寬約三公尺的連子川流經。沿著這條小河約二千五百公尺左右，乃是呈南北走向的狹長陣地。信長下令在連子川的西側挖掘空壕溝，然後沿著空壕溝設置防馬柵。防馬柵共有三重，柵與柵之間間隔六百公尺，因此縱使第一重柵被衝破，緊跟著後面的還有第二重和第三重柵加以攔阻。

當勝賴見到織田、德川聯軍在設樂原佈陣以待後，便捨棄在長篠城北方的醫王山大本營，而將司令部移至設樂原的才神丘陵。在一開始，武田軍並沒有設置柵欄，而一直採取積極攻擊的姿態。兩方距離約一公里。

五月二十日，勝賴寫了一封信，派人交給家老中的長坂長閑。內容如下：

「由於你很擔心這裏的情形，因此我派人前去告知你。各方面的事情都進行得很順利，希望你能放心。由於我率軍圍攻長篠，因此信長親自前來支援家康。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對陣策略。敵方似乎已步入窮途末路，而表現得畏畏縮縮地。我打算立刻展開攻擊。這一次，我一定能成功地達到擊潰信長和家康這兩位敵人的目的。」（高柳光壽著『長篠之戰』。）

在卽將抵達長篠城之際，見到敵方所設置的二重和三重柵欄，遠望聯合軍姿態的勝賴，由於早已認定「敵方似乎已步入窮途末路，而表現得畏畏縮縮地」，因此他認爲「畏畏縮縮的聯合軍」是很好的餌食。

另一方面，信長也在同一天寫了一封信給細川藤孝。其內容如下：

「敵人已經來到這兒（設樂原），到時他們一定會展開攻勢，而我也勢必能將他們一舉殲滅。」

勝賴的計畫是誘出敵人的主力，然後進行野戰攻擊。因此當他見到敵方的陣勢時，內心雀躍不已，而認爲能「如願以償」。

但是，在信長這一方面，依照他最初的計畫，就是要把武田軍誘到狹窄的盆地上，並在設樂原上對陣。雙方似乎都認爲對方已不知不覺地中了自己的圈套。

威勇的騎馬猛將在三千枝洋槍前潰散

五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時戰事開始。打先鋒的是武田軍最左翼的山縣昌景隊，接著是武田信廉隊和小幡信貞隊。

武田軍的戰法是：在逼臨敵陣前二百公尺距離時，洋槍隊率先展開射擊，直到距離較近時，由弓箭隊取而代之。然後又再派遣槍隊突襲，緊接著由待命於後方的騎馬隊展開突擊，直到敵軍潰散——。

但是，大軍一到防馬柵前，所有戰術均無法展開，遂不得不改變戰法。首先，先以騎馬隊打頭陣，突襲設樂原。不料事與願違，這一騎馬隊竟爲防馬柵所攔阻。但是，這支大無畏的騎馬軍團，却仍然想要以一舉突破之勢向前衝鋒陷陣。

迎擊他們的是出現在柵欄前的洋槍隊。由於射程距離十分理想，是以騎馬隊頓時陷於槍林彈雨中。而同時，洋槍隊也很快地退回柵欄內。防馬柵並非完全沒有出入口，而是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出入口。而且，射擊並非就此完結，隱藏在柵欄內的洋槍隊也伺機而動。同時，在他們的後方，還有技術純熟的槍手等待攻擊。這樣一來，遂形成三段式的攻擊陣勢

，不停地射擊騎馬隊。當第三段的槍手射擊完畢之後，最先展開攻勢的槍手早已重新裝好砲彈，於是武田軍又再度地陷入槍林彈雨中。

根據記錄，聯合軍的洋槍隊總數爲一千至三千不等，但正確的數目已無從查考。不過，其總數應是三千，這是從將三千人馬的洋槍隊分爲三隊，每隊一千人來推算的。

洋槍隊射擊的主要目標是敵人疾馳而來的馬匹。欲擒將則必先射馬，只要馬匹倒斃，則武田軍最拿手的騎馬突擊戰無從施展。喪失騎馬隊，將使武田軍的戰力喪失一大半。

武田軍的命脈就是騎馬隊。只要將命脈截斷，則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這是信長的着眼點，是以下工夫編成洋槍隊。在綿延三公里的陣線上，展開戰鬥。然而信長並不下令由千人組成的洋槍隊一起射擊，而是在各部隊各自組織洋槍隊，然後分成三段式來射擊。

信長一手策劃的槍戰法，使騎馬隊蒙受嚴重的損失。騎馬隊大多數的人馬不是被擊斃於連子川前，就是棄屍於空壕溝中。

但是，在這之中，還是有人突破了三重柵欄而衝入敵陣。一旦突破三重柵欄，那麼就已經很接近信長和家康的大本營了。但是，信長在戰鬥開始後不久，立即將大本營從後方的極樂寺山遷到最前線的高松山。

衝入大本營的是內藤昌豐的部隊。在他們突破第三道柵欄時，千餘名的士兵僅餘二十四人。但是，在他們尚未到達大本營時，早已爲本多忠勝隊所率領的士兵所斬殺。

許多士兵就此陣亡。但是，在聯合軍綿密不斷地攻擊下，武田軍仍數度加以反擊。沿著連子川，他們曾九度反擊馬場信春，並且六度反擊內藤昌豐，以及十九度突擊山縣昌景。他們全是自信玄以來，最有勇氣的猛將，但是都不幸地一一陣亡。

雙方從清晨六時展開戰鬥，直到上午十一時止，武田軍已經開始呈現敗北的跡象。騎馬隊的突擊也幾乎完全停頓。

勝賴勇猛果敢的性格反遭掣肘

聯合軍的主力部隊開始展開攻擊。槍手們不顧自身安危地跑出柵欄外，以洋槍攻擊敵人。原本勝賴是想將配置於長篠城四周的五千軍力投入戰役，但是臨陣之時却動彈不得。這是因爲在前一天晚上，德川軍的另一支爲數約二千名人馬的部隊早已悄悄地迂迴繞道而行，埋伏在長篠城四周而牽制了勝賴的士兵。

午後，聯合軍就開始展開總攻擊。毫髮未損的三萬士兵對付六、七千餘名滿身創傷、疲勞困頓的武田軍。武田軍立即就被狂暴的怒濤所吞噬，士兵一一陣亡，並且逐漸潰散。午後二時，勝賴在土屋惣三和初鹿野傳右衞門，以及旗本等的守護下逃離設樂原。

但是，不僅是士兵和將領深感疲憊，勝賴所騎乘的馬匹縱使猛力地鞭打，始終無法疾馳。這時，隨著勝賴逃離設樂原的旗本河西滿秀跑了過來，告之以敵人已經緊追在後，並且強迫勝賴騎自己的馬逃走。勝賴無可奈何，只好騎著河西的馬匹逃走。勝男雖得以死裏逃生，但河西却當場陣亡。

最終，信長大敗武田軍，使其手下猛將死傷殆盡，但勝賴的首級却始終無法取得。對信長而言，這是最令他感到懊惱的事情，只因爲不能如連歌所言，使「武田首級消失在明日松風中」。四天以後的五月二十五日，信長回到了岐阜。

對他而言，長篠戰役是令他感到滿意的戰役，這是他平日研究武田戰法而獲得的豐碩成果。

在三方原的間接接觸，使他對武田的戰法有了充分的經驗。雖然付出的代價極大，但却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勝賴繼承了信玄的爵位，同時也繼承了武田軍法的傳統。換言之，他始終採取攻擊式的作戰方式。信玄絕對不會在國內建立城池，在國外進行戰鬥是他的原則。這是相當積極的攻擊態度。就攻勢而言，勝賴絕對凌駕其父信玄之上。而且，他的個性頑強，不屑於設下圈套，計誘敵人。

信長乃着眼於他倔強的個性，而認定他一定出兵，勢必會挑起戰端，是以策劃了巧妙的作戰計劃。

事情的發展完全在意料之中，在設樂原的決戰中，騎馬隊因爲信長的計劃而告潰散。

「敵人的敵人是我方的同志」——分化越前的一向門徒

長篠會戰之後，經過一番休養生息後的信長在秋風颳起的八月中旬再次展開軍事行動。因轉赴長篠而中止攻擊本願寺行動的信長，在整頓軍備後，再次將矛頭指向本願寺。但是，由於局勢產生了變化，於是他下令軍士進入越前。雖然他曾經把朝倉義景趕出一乘谷，並且平定了越前，但是在前年（天正二年）一月因發生暴動，越前的領地再度淪陷。

在製造暴動並奪回越前以後，本願寺的法主顯如立即派遣若林長門守到此坐鎮，並且組織政治團體，將本願寺納入體系中。

一向門徒的勢力逐漸壯大，因爲他們一加入本願寺，就立刻被納入組織而加以支配。本願寺所支配的不只是年貢，而是所有的生產品。這些生產品必須完全繳納到中央。另外，如果發生任何事件，也必須將生命置之度外。

但是，原本團結有如堅硬石頭般的越前門徒之間却產生分裂。這一些被迫過度勞動，以及不得不繳納貢品的門徒們，開始反抗本願寺所派來的幹部，並且襲擊本願寺和民房，開始

直接破壞公物。

當時，本願寺急忙派人前來調停，然而在門徒中有一部份人十分不滿幹部的專橫，因此始終不肯妥協。結果，內鬨不斷地擴大，國內反本願寺派如高田專修寺派、三門徒派、佛光寺派與反叛的門徒携手合作，因此原本由「暴民」把持的領國越前就逐漸地陷入越來越混亂的局面。

這些狀況陸陸續續地被報告到信長耳中。於是，積極與最憎恨本願寺的高田專修寺派取得密切聯繫，展開分化門徒的工作。

基於這種有利的狀況，信長決定進兵越前。

八月十四日，三萬餘名織田軍和大批洋槍隊開抵越前敦賀。這一次，基於若狹但馬邊造船業者的幫助，而借得船隻數百艘，封鎖了主要港口，以防止門徒從海路脫逃。這是沿襲討伐伊勢長島的暴動時所使用的方法。

因爲有反門徒派所提供的情報，而得以掌握暴民的動向。從海、陸兩方面入侵的織田軍，在十五日的夜晚到達府中，而主力部隊則將被驅趕而逃亡的暴民一一包圍，並且加以殲滅。

十六日進入府中的信長，在寫給京都所司代村井貞勝的信中如是寫著：

「府中屍骸遍野，今日將踏平山谷。」

信長對於一向門徒的態度非常堅決。他知道他們是因信仰而生，因此絕對不可能服從「佛敵」信長。一旦輕易地饒過他們，他們一定會伺機而動，是以必須毫不留情地斬草除根。

從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的戰爭，暴民盡數被殲滅，死傷門徒約爲三萬至四萬人。而本願寺派遣至越前統領暴民的總指揮官下間賴照，在知道即將敗北之後，就喬裝成乞丐，企圖逃至國外。

但是，當他抵達加賀附近的浜四鄉時，爲高田專修寺派的門徒所發現。於是，在越前因伏著本身是法主而橫征暴斂的下間，就這樣地以乞丐的裝扮而被斬首。其他的幹部也陸續地遭逮捕，組織重建無望，而越前則再度回到信長手中。他花費一個月的時間將國內的事情處理完畢，然後在九月二十六日回到岐阜。

柴田勝家統治越前的智慧

在發生暴動以前，統治越前的是朝倉舊臣。雖然信長在事前考慮週詳，認爲舊臣和當地居民的關係密切，並且也深深了解當地的種種事情，而以舊臣掌管越前，不料這竟成了暴動的導火線。

接受了這一次慘痛的教訓後，他終於任命宿老柴田勝家爲新任國守。但是，信長也囑咐統治越前的勝家注意以下事項：

一、在國內，儘量避免課稅。如果情非得已，而不得不課稅時，必須事先與信長協商。

二、誠懇對待家臣。在知行方面，也要公平地加以分配。

三、各種訴訟案件務必依法仲裁，絕對不容許有不公平的裁決發生。倘若有任何紛爭無法解決，則務必徵詢信長的意見。

四、歸還天皇與朝臣的領地。

五、在管轄範圍內廢除所有關卡，越前自然不能例外。

六、統治大國，即使是細微末節，亦不得疏忽，務必要處處留意。

首先要留意的是武備。在武器和兵糧的準備方面，絕對不可疏忽，並且務必要儲備五年，乃至十年的戰力，同時體制更須完備。而且，務必要去除私利私欲，專心政務，禁止一切狎玩與遊興。

七、除了在調查地形時，可以獵鷹之外，其他時間一概禁止；小孩則不受此限。

八、原本應該賞給家臣的土地，不可以任何理由食言。建立功績的家臣本來就應該得到封地，倘若吝惜而不給予，則該土地由信長接管。

九、這已經不再是新鮮的話題：無論任何事情，都不能違背信長的命令，且必須將其命令銘記在心。阿諛奉承是沒有用的。但是，如果有充份的理由，信長自會聽從。總之，要信賴和遵從信長，不要把他視作一個愚痴的人。此外，對於平日的生活起居，必須注意就寢時，不可將雙腳朝向信長所在的方位。若能不時或違，則武運必能長久隆盛。

在信長平定越前，回到岐阜後，許多鄰近的大小國家陸陸續續地前來致意。長篠會戰和越前的勝利，使他們重新認識信長強大的力量。結果，信長的勢力範圍也自然地擴展到丹波和播磨一帶。

如何使用鷹使它發揮最高的能力

如果要充份地利用這股勢力，就必須要拓展事業。而這事業就是要打倒石山本願寺。倘若任由擁有比國內任何一名諸侯都具有更大的武力和經濟能力的怪物在京畿內設置根據地，勢必無法成就統一天下的大業。

但是，本願寺似乎刻意迴避信長，而提出談和的要求。也許，一般人會認爲這是因爲本願寺失去強大的支援所致，然而對本願寺而言，失去越前的門徒固然是很大的打擊，可是還不足以造成本願寺人力和物力的枯竭。誇大地說，本願寺具有無限的資源，是以本願寺的態

度突然軟化，委實令人覺得可疑，而被認爲深藏某種非常濃厚的謀略意味。——究竟是不是想要延宕時間呢？

本願寺所打的如意算盤立刻被信長所洞悉，但是他仍然答應對方的求和。這是因爲從去年到今年以來對伊勢長島、三河長篠、越前展開的會戰，早已使人力和物力消耗殆盡，是以必須休養生息。

十月二十一日，接受談和。本願寺發誓，並且請求原諒：「今後，本願寺絕對不會違反約定。」從文字上看來，本願寺完全是以降服者的姿態出現，而法主顯如也已經追隨信長左右。

當談和成立以後，大坂恢復往昔的平靜，然而此時却突然接獲駐守在東美濃武田軍的密報，謂勝賴策謀下令支援部隊占據岩村城，以期鞏固美濃根據地試圖捲土重來。但是，信長終於逮到機會把武田的勢力從美濃驅逐出去。武田在喪失許多優秀的部將之後，就不復再有往日的雄風了。

信長派遣信忠攻打岩村城。當時，武田方面的大將二十一人，以及守城兵士千百餘人完全無力抵抗（同時攻下明智城），重要據點就此失陷。

德川軍爲了配合織田軍攻打岩村城的行動，乃出兵攻陷遠江的二俣城。因此，事情的發展完全與勝賴的意思相違背，武田軍的據點一一被拿下，並且節節敗退。

信忠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回營，並且在四天之後，即二十八日繼承爲織田家的家督。當時，信長四十三歲，而信忠十九歲。信長是在父親病歿以後，才繼承家督一職，而信忠則是在父親正值精力和體力最爲旺盛時，繼承家督。職是之故，擁有最好的監督者的青年武將信忠，不愧是個最具有武運的人。

在信忠十六歲那年，也就是在他行冠禮之年（元龜三年），信長帶著他進軍北近江，攻打淺井長政的小谷城。自此以後，信長經常帶他出征，信忠也因此而累積了不少戰場經驗。這就有如信長飼養鷹的一貫手法；前文曾經提及，信長是獵鷹高手。須要如何對待鷹，使牠發揮最高的能力，信長早已有所心得。爲期三年的磨練，足以使信忠學習到如何統率軍隊，是以信長大膽放手讓他單獨指揮作戰，進攻東美濃的岩村城。而戰局的發展正如父親所期待的，信忠順利地攻下岩村城。話說回來，如果這一次的任務失敗，那麼信長很可能會將信忠繼承家督的時機延後一些時日。

邁向天下統一之路是信長將據點從岐阜遷往安土的理由

信長就像是推土機一般。雖然不眠不休地工作著，而體力和精力却始終不曾因此而耗損

。有時候，他會以踢球和喝茶來排遣工作上的壓力，但是却不會沈溺其中。對他而言，風流或風雅只不過是一種手段。他在稍作休息之後，就會將原先浮現於腦海中的計劃付諸實行。

就信長一手策劃的作戰計劃而言，由於戰況激烈，因此在戰後的破壞總是十分慘重。實際上，他所策劃的作戰方法不僅是破壞而已，以建設爲前提的破壞才是衆人應該注意的事實。信長意圖統一天下——是以舉凡阻礙實現中央集權政府者，必須徹底加以破壞——中世的權威足利幕府、比叡山、暴動、諸國的關卡等自然必須排除殆盡。

另一方面，他整備各地區的道路，並且組織自由交易市場、開放港口、架設橋樑。在討伐越前暴動之前，就已完成的瀨田（近江）大橋，是一座長一百八十尺，寬四尺的豪華建築物。

另外，在信忠繼承家督之職後所建築的安土城，也堪稱爲豪華的建築。

安土距岐阜西方約七十五公里，是一處座落於琵琶湖東岸的貧窮村落。在這村落中，有一座名叫常樂寺的寺廟，是信長往返京都時，經常住宿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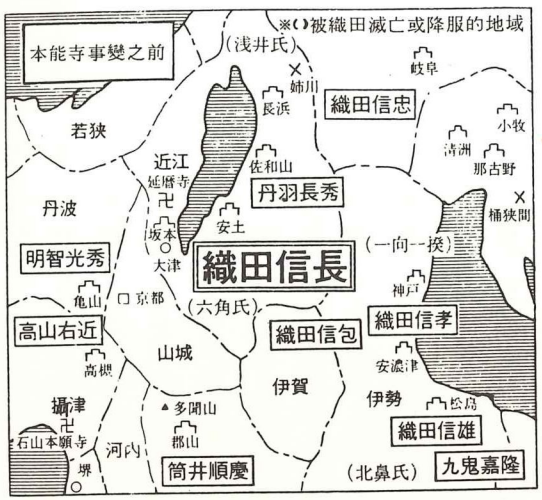
安土城就建築在聳立於琵琶湖中的安土山（約一百九十公尺）上。包括石牆在內，爲一高約五十六公尺的七層樓建築，東西長三十四公尺，南北寬四十公尺，擁有寬廣的天守閣，直可參天。

當建築工程進行時，所徵召的工人人數約一萬人。在這其中，還包括堺和奈良的建築專家，以及尾張、美濃、三河、越前、若狹、京都、河內等大多數的專家在內。因此，完峻以後的安土城，堪稱集當時建築精粹之建築物，其堅固要塞與雄壯偉大堪稱天下第一。

在安土城完峻以前，並不曾有專屬於武士的城堡，是以石山本願寺尤其顯得出類拔萃。而信長就是爲了要壓倒本願寺，才建築這一個雄偉莊嚴的城池。

城下町與安土城同時興起，該城沿著湖畔約六公里而興建。町的中央，有兩條重要的道路貫穿。而沿著道路，則建築了許多商人和工人的家園和寺廟。在入江處的城山裾野一帶，也興建了環抱著城池的武家住宅。

原本只有二、三百人居住的安土村，一下子成爲擁有六千餘人口的城下町。



安土周邊圖

關於信長遷移安土城一事，還有以下的傳說。他爲了將勢力擴展至西方，因此就從清洲、岐阜遷移至安土，但是許多家臣皆是單身赴任。這一些單身赴任者經常會放下勤務，回到妻子身旁，是以一旦發生事端，就無法發揮作用。

有一次，在武家住宅中，有某一間房子着火。屋主名叫福田與一，是一名弓箭手。在經過調查之後發現，福田正是單身赴任者。

「如果有親人在此，就不致於引起火災。」

於是，信長下令徹底調查。結果發現，在騎馬衞士和弓箭手中，共有百二十人是單身赴任者。他們都把妻子留在尾張。

信長在接獲報告後，下令衆人燒掉尾張的屋子，然後把妻子接來安土定居。

但是，在這其中，有一個人在燒掉自己的房子以後，並不把妻子接到安土定居。一年以後，當信長發現這名男子並未徹底執行命令時，便將他處以死罪。

另外，還有一個有關興建教堂的傳說。

衆所周知，信長向來認爲和尚是「欺瞞者」，是以有如厭惡毛毛蟲般地嫌惡他們，但是對於來到日本的基督教傳教士却十分禮遇。

他一方面排除數世紀以來，一直君臨人民之上，擁有強大佛教勢力的時風，另一方面則利用新興起的基督教爲精神武器，以期削弱佛教的精神力量。

在安土城完工後不久，耶穌會的教士阿爾根提諾（佛洛伊士的繼承人）覲見信長，向信長提出在安土傳教與興建教會的要求。

「好的，你就選擇你所喜歡的場所興建教會吧！」

信長一口應允。

不久之後，阿爾根提諾再度晉見，說道：

「眞是對不起。雖然我想要興建教會，但是却沒有土地。而且，也沒有合適的地點。」

信長再仔細地查問，發現他所想要興建教會的地點竟然是在武士居住的地方和入江處。原來，阿爾根提諾似乎是想要以武士作爲傳教的對象。

但是，武士所居住的地區早已櫛比鱗次地密布著許多住宅，根本沒有土地可以提供給教會。

「既然沒有土地，那麼就製造土地吧！」

信長若無其事地說道。

當時，阿爾根提諾並不瞭解信長究竟有何主意，直至工程開始以後，方有頭緒。

信長僱用人伕在入江處的一部份進行塡土工作，於是立即製造出新的土地來。

那麼，他把根據地從岐阜遷到安土，究竟有何目的呢？明眼人會知道，這當然是因爲想要利用琵琶湖的水運。在城的入口處，有一寬廣的湖面。如果乘船向南行，半日的工夫就可到達京都，向北行則可到達敦賀。對於信長而言，鎭壓畿內是其當前最重要的課題，若能縮短一日乃至半日的時間，則第一、有利於收集情報和兵員的移動，並且使軍事力量倍增。

第二、道路四通八達，可通往東山道、東海道、若狹街道（通往越前敦賀的道路）、八風街道（通往伊勢的道路）。此外，各處的戰略要衝，如越前敦賀、美濃岐阜、大坂河內與安土的距離皆同。如此看來，當信長從安土攻打石山本願寺時，同時也是攻打武田和上杉的絕佳地點。

第三、安土位於近江的關口長浜城（位於東岸北方約三十公里處，城將爲羽柴秀吉），以及京都的關口坂本城（位於西岸南方約二十五公里處，城將爲明智光秀）二個重要據點之間，是以便於和有織田軍的頭腦之稱的秀吉和光秀密切連絡。另外，在長浜城下，織田軍的武器工場國友村也能夠直接納入管轄之內。

總之，信長爲了進行天下統一的作戰布署，才將前進據點移至安土。

具有迅速認清戰爭「質」的變化之先見之明

在信長的策劃之下，長篠會戰的勝利、越前暴動的平定，以及安土築城等重要工作皆一一地實現。其致勝的關鍵何在？以下試做探討。

安土城描繪圖

一、起用土木工程專家，而促進幹線道路的整備。信長尤其重視情報和技術，同時也是其事業的最大推動力。

二、長篠會戰時，信長重視情報和技術的結果發揮了極大的威力。而且，對於武田軍騎馬軍團的戰法也做了充分的研究，而產生了採用防馬柵和大量使用洋槍的構想。同時，信長也針對勝賴的性格加以分析，訂定出詳密的作戰計劃。

三、石山本願寺擁有龐大的戰力補給來源，其中包括了越前的一向門徒。信長爲了要將本願寺連根拔起，必須先平定越前的暴動。於是，信長就與反本願寺門徒結盟，再從其內部

組織加以分化，終於獲得空前的勝利。

四、當信長將越前交由柴田勝家管轄時，對他具體地說明了統治的方法，尤其是訴訟的公平裁決、信賞必罰、清廉勤勉、提升經濟力等，更是具體描繪出統治者的形象。

五、在接受本願寺的要求而進行談和時，雖然知道對方的意圖，仍然以柔和的態度應對。

六、安土築城並非爲了誇耀勢力，而是戰略上的必要措施。同時，充份地利用琵琶湖以壓制京畿和北陸，則本願寺在潰倒時，而毛利也投降的話，就會把城移往他處。

七、對於阿爾根提諾想要在安土興建教會而沒有土地的抱怨，信長迅速地加以解決。他在入江處的一部份塡土，製造新的土地。這個構想和行動力使阿爾根提諾不禁爲之折服。

第八章

擁有强勢運氣的信長討伐紀州雜賀黨

——移動式攻擊櫓與防彈等新兵器

企圖討伐「佛敵」的本願寺門徒

在安土城（完成於天正六年）尚未完峻以前，信長就於天正四年的二月末遷入其間。而原先岐阜城的住處則交由已繼承家督職位的信忠管理。對信長而言，他總是希望信忠能盡速成爲凌駕於他之上的武將，是以將岐阜城讓給了他。

另外，信長所以遷入安土城的主要原因是，他發現了位在大坂的石山本願寺開始展開反抗行動。

在談和數個月之後，本願寺就開始進行作戰準備。他們在石山十町的廣大市街地及其周圍建築五十一座城寨，並且陸陸續續地運入武器、彈藥和糧食。

在城鎭的中心，是法主顯如及其門人居住的本城，圍繞本城的百數十個堂塔全是一個個的要塞，並且由直屬於顯如的和尚官固守。在居住地的周圍，則挖了一道道很深的壕溝，外側則是一般門徒所居住的石山十町。而且，在寺內町的北方有淀川，東有大和川，南有木津川，西有大坂灣。這些河川均能發揮護城的效果。

平時，人口只有五、六千人的城鎭，由於門徒陸續到來，而增至三萬人以上。門徒多半來自於加賀、越前、伊勢、近江、飛驒、美濃、紀伊、丹後、播磨等，他們全在近畿一帶活動，其中還包括顯如最信賴的紀州的雜賀黨在內。雜賀黨配備許多的洋槍，屬熊野海賊之流，並且擁有極爲優秀的水軍。

「這一宗派（眞宗）有許多信徒，並且大多數的庶民均隸屬於這一宗派。通常，是由一個和尚爲首帶領。當這位首領圓寂以後，就立卽選出另外一個首領。同時，這一個首領可以公然擁有衆妻妾。在一般人眼中，這是極爲罪惡的事，然而他們本身却不以爲忤。同時，庶民也非常尊敬他們，只要見到他們，就會感恩得淚流滿面，並且祈求恕罪。而且，庶民會競相奉獻。在日本，大部份的富翁就是這些和尚。

每一年，眞宗都會舉行盛大的祭祀儀式，值此盛會，有許多顯要人物都會來到此地。一大清早，就會有許多人等在寺廟門口，等待寺門打開。當寺門大開時，這些人會爭先恐後地進入寺廟，結果許多人因此而被踐踏踩死。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死去，被認爲是最大的幸福。因此，許多人都故意倒下，以期被他人踐踏而死。」（畢雷拉所著的『耶穌會士日本通信』）

關於一向宗門徒的狂熱，由一個外國人作了以上的敍述。的確，一向宗門徒會爲了「（教團的）護法而不惜犧牲生命，而且認爲「爲了征伐佛敵而殺戮，乃是至眞至理」，是以抱著必死的決心，陸陸續續地在石山城聚集。

本願寺法主顯如之所以廣集人力、武器、糧食，乃是受到身在安藝毛利處的足利義昭大力慫恿的結果。

但是，足利義昭固然大力慫恿，其職位也只不過是將軍而已。況且，這是個有名無實的職稱。他的目的是在請求本願寺的大力支援。此外，東邊的武田、小田原的北條、越後的上杉、西邊的毛利、九州的島津等諸侯，也都共襄盛舉。

當義昭的密使將諸侯等願意支持的情報送達顯如知悉時，他更顯得意氣風發。

當信長在獲知顯如不再受談和條約的約束而有所行動之後，乃於四月末上京，並且率領六萬餘大軍攻打本願寺。

織田的部隊在守口、交野、天王寺等地紮營，形成緊密的包圍網。而且，在淀川、大和一帶，以船隻切斷門徒的通行。

但是，門徒尚有堀川和木津二要塞可資利用，是以在水路方面仍然能自由通行。因此，織田固然已經特意堵住水路，却無法發揮完全封鎖的作用。於是下達：

「攻擊木津」。

五月三日清早，展開攻擊木津的行動。而織田軍的先鋒竟是曾經和雜賀黨並肩抵抗信長的紀州根來寺的數千門徒。原來，信長深知雜賀和根來素有爭執，是以巧妙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情結而誘降了這些人。

當織田軍使出全力要攻下木津要塞時，堀川竟受到爲數約一萬餘門徒軍的反擊。在近距離的肉搏戰中，突然出現了數千梃的洋槍猛烈地攻擊織田軍。原來，這是一向被視爲本願寺支柱的雜賀門徒的洋槍隊。織田軍立即潰不成軍。部隊指揮官原田直政戰死，而將領級的四人亦告身亡。那些門徒在法主膝下作戰，產生強烈的宗教意識，是以戰鬥力特別旺盛。

由於具有大和尚——和尚——講——郡——組等井然有序的軍事組織，使顯如得以直接任命衆旗本。

他們認爲：

「身爲開山一流，不可輕言退却，而不惜犧牲生命以盡忠節。」

而且，顯如也經常對他們說：

「進者往生極樂，退者無間地獄。」

他們一邊高唱這口號，一邊展開突擊。

這一天，擊退木津織田軍的門徒們愈戰愈勇，大舉逼進天王寺口，大敗明智光秀、佐久間正勝、豬子兵介等所率領的部隊，並取得他們的陣地。

戰敗的報告陸續傳到京都。信長認爲有必要親自坐陣指揮，是以率領百騎旗本來到河內

若江城。

當信長抵達後，始知門徒勢力之大，才會導致織田軍處處處於被動的地位。

信長將失去將領的部隊再度編列成軍，在四天以後，也就是五月七日突襲從住吉方面前來天王寺邊坐陣的暴軍。當時，瀧川左近、松永久秀和羽柴秀吉皆參戰。

但是，暴軍却不肯撤退。縱使受到洋槍的攻擊，仍然奮勇作戰。尤其在混戰之中，根本分不清敵我。因此，當信長親自坐陣指揮時，足部乃爲流彈所傷。

在混戰中，身在大本營的近侍臣一瀨久三郎護守著信長的頭盔。

當時，老將林通勝神色慌張地說道：

「頭盔的位置擺錯了。」

他高聲地說道，以引起注意。

一瀨立卽回頭一看。原來，頭盔的位置向北。根據一般說法，頭盔向北卽表示死者。因此，一瀨連忙把頭盔的位置加以調整。

「沒關係，不要介意。」

信長說道：

「對方是暴民，是以無從得知他們會從哪一個方向來攻打我們。也許，現在他們正從後方來攻打我們亦未可知。」

由於信長絲毫不在意頭盔的位置，是以一瀨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這一天午後，織田軍終於取得優勢，將暴民擊退至堀川的木戶口邊，門徒死傷約爲三千人。

同時，一瀨也斬下許多敵人的首級，而立下戰功。

當天晚上，信長召喚他前來，當面給予褒獎。同時，也感謝老臣林通勝在混亂中，仍注意到頭盔的位置。

遭毛利水軍擊敗後制海權被奪

在天王寺口的會戰中，本願寺自從慘遭痛擊後，就開始按兵不動，採取防衛戰術，以期固守城寨，培養戰力。

而信長這一方，也不急於進攻，於是開始展開一場拉鋸戰。他在住吉、尼崎、吹田、花隈等地，興建數十個城寨，將本願寺團團圍住。此外，在海上也布署了數百艘的船隻，並且設立監視站，經常保持最高的警戒。老練的佐久間信盛則被任命爲駐留在大坂的織田軍總指揮。在往後的五年間，他就陷入與本願寺的長期抗戰中。

當大坂戰事陷入膠着狀態時，信長回到安土。接著，就展開作戰計劃。如果要把本願寺連根拔除，就必須先做好準備工作。

回到安土後的信長，於天正元年將原本爲攻打京都而建造的百梃櫓大船解體，改造成十艘快船。原來，道路的整備與京畿內武將的歸順已很容易確保兵力，是以將大船解體。

快船快速而便利，能夠將情報迅速地傳達。而且，在有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很快地到達京都大坂。因此，這是最有利的交通工具。

這時，身在安藝的毛利輝元應顯如之邀，以門徒爲主編成大船隊。安藝乃是著名的安藝門徒的地盤。而輝元的祖父元就是一名熱心的眞宗門徒。而且，只要能夠與上杉、武田、北條携手合作，則毛利一方勢必會士氣大振。

最初，鄰國的宇喜多直家態度曖昧，但是最終却因爲抵不過來自各方的壓力，而歸順於毛利麾下。

在信長回到安土約一個月後的七月十五日，毛利的大船隊八百艘載運著武器和兵糧穿越雜賀水軍所駐守的明石海峽，進入大坂灣直入木津川河口。

封鎖河口者乃是織田軍的三百艘九鬼水軍。雙方的大、小船隻在河口一帶排開陣勢。雙方互以洋槍攻擊，並以火箭筒射擊對方，而毛利一方尚且投擲炮烙（在點火以後，用以引爆的手榴彈）。

比織田軍多出三倍的毛利水軍，將織田的船隻包圍起來，放火焚燒。剎那間，船隻一一沉沒。而九鬼水軍的主將們也一一戰死，其餘的織田船隻則四處逃竄。

在陸上的洋槍會戰，雙方勢均力敵。然而在海上火器的使用方面，則由毛利獲勝。而且，炮烙的威力尤其強大，當投擲到船上時，就會立刻起火燃燒。在木津川河口的海戰，毛利一方以壓倒性的海軍力量和火器力量徹底打敗了織田軍。

從綿密的戰敗分析中找出出人意表的戰術

對於情報收集不遺餘力的信長，也開始針對毛利的海軍力量展開調查工作。

在海戰開始的一個月前，信長曾寫信給駐守於木津川河口的荒木村重，其內容如下：

「根據情報來源指出，由於毛利擁有龐大的船隻，是以縱使從大坂進攻，也是相當地辛苦。這是由各方面的情報所揭示的事實。但是，現在他們的兵糧不足，而本願寺最急需的便是兵糧。如果能截斷他們的兵糧來源，便足以削弱其力量。」

信末，信長以「不久以後，必能攻陷城池」作爲結語。

但是，在開戰以後，原本認爲能攻陷敵方城池的織田軍，反而被對方焚燬了三百艘的船

隻，導致制海權落入毛利手中，而犯下嚴重的錯誤。

由於情報錯誤，而導致慘敗的命運。這是自從三方原以來最大的恥辱。因此，信長立即指示了下列二大課題。

第一、爲了重新奪回制海權，必須攻破扼守於紀伊水道的雜賀黨，以確保九鬼水軍的航路暢通無阻。

第二、設法找出應付毛利水軍炮烙攻擊的應對之策。

第一個課題——是信長在討伐雜賀黨以前，就積極實行的。

他在天正二年討伐伊勢長島暴動，以及天正三年討伐越前暴動時皆陸續獲得勝利。而且，對石山本願寺而言，此二者皆與其唇齒相依，形同手足；一旦本願寺的手足被截斷，則徒留肢體。而雜賀門徒就是本願寺的肢體。

盤據在紀州和紀川河口一帶肥沃三角形地帶的便是雜賀黨，其人口約十萬。

在這地區，並無任何諸侯統治（守護者畠山貞政實已名存實亡），而由當地的土豪各據一方。雖然如此，自古以來此地卽受本願寺宗門的支配。

由於地理位置佔盡優勢，再加上具有豐富的農產品和水產資源，是以海上交易十分興盛。再加上擁有堅固無比的船隻和優秀的水手，是以雜賀水軍龐大的軍事力量始終穩定地成長著。

除此之外，雜賀黨徒尙擁有特殊的軍事力量，亦卽使織田軍備感威脅的洋槍隊。

洋槍幾乎是在同一時期傳入雜賀與種子島，因此歷史頗爲久遠。

當初，雜賀根來寺的和尙杉坊妙算不知爲何會赴種子島學習製造洋槍和火藥的製造方法。後來，就以根來寺爲中心，而發展出盛極一時的洋槍製造事業，而在堺製造洋槍則是後來的事。

雜賀的土豪們居住在以石牆建築而成的城池中，就是因爲早期洋槍極爲發達的緣故。因此，他們瞭解爲何必須住在以石牆建築而成的城池中。

在一年（天正四年）之內，不斷派遣密使進行誘降工作的信長，終於成功地誘使根來和太田黨（三緘集團）加入其行列。而在翌年的天正五年（一五七七）二月，信長下令以京畿爲中心，下令固守在四周的十數國諸侯大擧入侵雜賀。當時，動員的兵力在十萬以上。織田軍兵分二路，攻向浜手與山側，並切斷在山谷各地所有可能的通行道路，然後再一一地攻陷土豪的城池。

在許久以前，織田軍就已經了解雜賀黨大多使用洋槍，是以才會出此對策。

第一個對策便是使用竹排。竹子很輕，不但利於携帶，而且彈丸亦不易貫穿。因此，只

要將竹子紮成一排，就可以抵禦彈丸而達到退敵之功。

第二個對策則是採用組合和分解皆極爲便利的櫓。當攻打城池之際，可組合櫓而利用洋槍和火箭筒炮轟城內。而在攻下城池之後，就將櫓加以分解，然後運送至下一個戰略地點。這一個方法果然非常有效。敵城和敵壘陸續地被攻陷，而雜賀黨的主要首領也一一被降伏。

但是，這並不是壓倒性的勝利，蓋因不少雜賀黨也侵入大軍之中，再再顯示出他們的智慧。

在未開戰前，他們先將河水淘乾，然後再把甕和桶埋入河床。當織田軍大舉渡河時，則將水閘打開任河水奔流而過。結果，正在渡河中的人馬由於踩到甕和桶而全軍大亂。此時，再不慌不忙地以洋槍加以射擊。

雙方的攻防戰持續約一個月餘，雖然織田軍占據了重要戰略地點，却不曾取得全面性的勝利。這是因爲在土豪集團中，有衆多的首領，是以縱使有一人倒下，也不能使他們降伏。

但是，雜賀黨所受的打擊很大。在持續戰敗以後，內部不再緊密團結。原本主戰的內部，開始面臨瓦解的危機。因此，以鈴木孫市爲首的雜賀黨首領七人，連署向信長投降。但是，也很可能是因爲受到信長的鼓動而有此舉。另一方面，對信長而言，在紀州長期滯留也是極爲危險的事。如此一來，就必須應付西邊的毛利和北邊的上杉。

因此，信長接受投降，並且將此地交由門徒之一的津田太郎左衞門管轄，然後歸國。

强敵毛利與上杉的挾擊作戰和如何解救陷於困境之中的信長

不久之後，毛利卽展開行動，舉兵侵入播磨（兵庫縣）。而在越後的上杉謙信也和他互相呼應，率軍南下加賀（石川縣）。於是，這兩大國開始對織田展開挾擊戰。

同年（天正五年）八月八日，信長任命越前北庄的柴田勝家爲總指揮，並要請瀧川一益、佐佐成政，以及前田利家等十餘名大將參陣，朝加賀進軍。兵力約五萬。

在前文中已提及，加賀乃暴民所統治的國家。在信長討伐越前暴動時，也同時占領了加賀的一部份（二郡）。當時，並將越前交由柴田勝家統轄，而加賀二郡則交與篠田政綱。在桶狹間的會戰中，篠田政綱曾提供信長珍貴的情報，是以一躍而爲信長的宿將之一。

但是，在後來平定加賀暴動的戰事中，由於屢遭敗績而爲信長所罷免，乃蟄居於尾張。原本擁有輝煌功績的篠田，由於無法展現信長所樂見的能力而失勢。結果，加賀二郡就納入柴田的管轄之下。

信長和謙信乃是首次交鋒。事實上，在川中島與信玄作戰時，這位名將的出馬，早已令信長產生危機感，是以雖然已經投入織田軍的主力於戰場上，仍然令信長深感不安。

幾度思考之後，他終於決定將戰場上的高手送往柴田處。一開始，秀吉爲了迎擊毛利軍，正準備朝播磨出兵。但是，在接到信長的命令後，立即將軍隊從京都遣返，進入加賀，與柴田軍會合。

但是，事情的發展竟產生意想不到的變化。當柴田的攻擊部隊抵達小松（石川縣小松市）附近，正準備北上時，秀吉的部隊竟突然脫離，回到長浜。這是他個人的獨斷行爲且原因不明。也許，在作戰時，秀吉與柴田的意見相左，而無法依附在柴田之下，是以無視於信長的命令，而率兵返國。

秀吉這種行爲有如臨陣脫逃一般，若是一般情況，當然要處以死罪。但是，對於秀吉的任性行爲，信長只是稍加譴責而已。

也許，這是因爲信長在聆聽秀吉的辯解後，認爲加賀之戰中，秀吉的意見確實比柴田好的緣故。

當然，另一方面則是因爲自從秀吉在墨俣築城以來，屢建戰功，是以在織田的家臣中，秀吉是最有能力的人。因此，信長固然紀律森嚴，但是對於有能力者的脫序行爲却能予以包容。

篠田政綱忠於信長，却因屢戰屢敗而被罷免；而犯了軍律的秀吉只是被信長稍加譴責而已，信長的作風由此可見。

在秀吉事件過後數日，織田的內部產生龜裂。包圍本願寺的軍隊突然自行潰散。在經歷激戰之後，負責守備天王寺口的松永久秀突然放棄前線的指揮所，回到領國信貴山城（奈良縣生駒郡）。

松永的回國顯然與秀吉不同，可以明顯地看出他是倒戈相向。善於見風轉舵的松永久秀在見到毛利和上杉所採取的行動以後，很快地就答應了義昭的邀請。

在毛利與上杉開始展開戰鬥行動之後，雜賀黨也背棄誓約，轉而攻打織田軍。而猛將秀吉的反戰行動，乃是主要的導火線。

——這一下，信長完了。

松永久秀的顧慮並非毫無道理。就客觀情勢而言，的確如他所想像，信長正面臨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局面。

十月一日，總指揮織田信忠率領織田軍三萬餘進入奈良。同時，在觸犯軍律以後，而爲信長所饒恕的秀吉也包括在內。

在短短的十天之內，松永久秀的城池即被攻陷。十月十日，久秀在天守引火自焚。最初，他一定不曾預料到會有如此下場。這是因爲他對情勢判斷錯誤所致。

第一、謙信軍突然停止南下，退到越後，時序正是降雪季節，他惟恐遭到背後山形的伊達輝宗突擊。因爲信長與伊達曾互相聯合，打算突襲其後背。

第二、西國的毛利軍放緩其進攻的脚步，是以信長認爲不需投入龐大的兵力（究竟要選擇山陽道或山陰道，始終無法達成共識也是原因之一）。

第三、秀吉迅速返回作戰行列，證明織田軍內部並無動搖的現象。

對情況判斷錯誤，松永久吉後悔莫及，乃捧著平日深愛喜用的名器「平蜘蛛」茶釜引火自焚。在史書中，有一段相關的記載：「此次，平日最有智慧的松永竟判斷錯誤，以致引火自焚，其部將與眷屬皆一併燒死。」

在信貴山城陷落之際，出兵加賀的遠征軍同時返國。待來年冰雪溶化時，即可擺脫謙信的威脅。另外，秀吉仍出兵播磨（兵庫縣）。此時，信長再度起用秀吉，任命他爲平定中國的總指揮官。

從十月開始到十一月末，秀吉席捲播磨和但馬一圓，並且兵壓毛利的先鋒部隊和宇喜多直家，甚至侵入備前、美作（岡山縣）的國境。由於他的攻勢凌厲，是以從山陽和山陰兩道進攻的毛利軍不得不暫時停止前進。當時，秀吉爲了挽回昔日名譽而加速進攻的攻勢，是以信長賞之以名器「乙御前之釜」。對於有能力的人，信長絕對不會對他的過去斤斤計較，反而會給予他優厚的待遇。

天正六年（一五七八），秀吉在中國的作戰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二月，在書寫山（姬路市）設置大本營，並以去年攻下的上月城（兵庫縣佐用郡。以岡山縣爲國境的地方）作爲前進據點，而等待進攻的機會。但是，情勢却有意想不到的變化。二月末，原本效忠織田的三木城（兵庫縣三木市）城主別所長治竟倒向毛利一方，使秀吉面臨腹背受敵的局面。

毛利軍一見別所長治叛變，認爲機不可失，於是派遣五萬人馬進攻上月城。而在三木城周遭的土豪也各以其城池爲據點，打出反叛信長的旗幟。

此時，秀吉和荒木村重率軍支援上月城，然而毛利大軍的兵力高出他們三倍以上。縱使開戰，勝利的機會並不大。但是，織田軍仍在附近的高倉山佈陣以待。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秀吉要求信長派遣部隊前來支援。

但是，身在京都的信長，在接到求援信後並沒有派兵前去。因爲信長認爲雪溶之後，謙信很可能揮兵南下。而謙信又比毛利更加難纏，是以北方固然已經交由柴田勝家管轄，萬一有事，也必須能派出數量相當的兵力應付才是。

此時的信長已深深地陷入困境之中。謙信的南下只不過是時間問題。按理說他應該派兵前去支援秀吉，但爲今之計究竟是要犧牲秀吉或派兵前去支援，實在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

。

一國一將之興亡繫於天命

但是，面臨危機的信長，此時仍具有極佳的運勢。預定於三月十三日率軍向越後進攻的謙信突然於十二日因病暴斃於春日山城。

謙信在世時，曾在信長前往京都之際，向其重臣發表如下的感想：

「一國一將的興亡，多繫於天命，最後的勝負總是決定在超越人力的命運上。相模的北條氏康、甲斐的武田信玄，包括我在內，皆不需與他國競爭，爭奪領地。但是，唯一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們的根據地距離京都甚遠，是以固然一直等待著上京的機會，却始終遙不可及。

中國的毛利元就、九州的大友、島津和龍造寺等，全是不亞於北條和武田的武將，然而他們始終沒有進入中央的機會。

在這其中，只有信長一人出身京都附近的尾張。由於得到地利之便，是以他與生俱來就佔有極佳的運氣。

在美濃的齋藤一族發生內鬨時，信長伺機將之擊潰，並且攻破一向具有守護之名，却始終不瞭解時代潮流的近江的六角承禎。最後，終於攻上京都。由此可見，信長實在是個十分幸運的武將。」

謙信始終認爲，信長的「幸運」將會降臨在自己身上，並且立志要攻上京都，然而信長的強運最後還是將他打敗，使他遺憾千古。

謙信的死有別於信玄，其死訊並不刻意被隱瞞，很快地便遍傳國內。最後，終於傳到信長耳中。

當信長得知謙信的死訊時，眞是感到難以置信，只因爲這是一個過於理想的情報。——身在前線的將兵們莫不希望如此，是以當幻想成眞時，就有如身墜夢境中一般。

但是，信長的反應却十分冷淡。由於這一個情報過於理想，因此他反而抱持強烈的懷疑態度。往昔，和毛利水軍的作戰也曾發生類似的情況。結果，由於誤信情報而慘遭敗績。

但是，當信長確實掌握謙信死亡的證據後，就在一個月之後的四月二十九日派兵救援秀吉。

當時，信長任命信忠爲總指揮官，而率領三萬織田軍朝西出發，但是却在播磨的大窪（明石市）附近紮營，準備攻打三木城周圍的小城，主力軍並沒有來到上月。

秀吉在備受煎熬之下，只好將高倉山交由荒木管轄，親自策馬飛馳至京都會見信長。當

然，秀吉一定是希望能與毛利一戰，奪回上月城。

「你立即從高倉山撤兵。我會派遣瀧川和明智的部隊前去協助你，讓你成功撤走。」

信長完全無視於秀吉的建議，反而命令他撤兵。

「難道就此放棄上月城嗎？」

「這是不得已的。我們必須先退到大窪，然後攻下三木城才是上策。」

原來，信長認爲在補給線上，與毛利大軍作戰對自己十分不利。如果爲了要奪回陷入敵人手中的上月城而引起戰端，是一件相當不合理的事。

而且，上杉軍也很有可能舉兵南下。依情勢看來，最好是避免與擁有制海權的毛利大軍決戰。

再者，縱使放棄上月城，對織田軍也不致於造成嚴重的傷害。

這是因爲事實上守備上月城者，並非織田軍，而是外援部隊。當時，二千五百餘名城兵全是尼子的餘黨，而守將則是尼子一門的山中鹿之介。

永祿九年（一五六六），曾以出雲（島根縣）爲中心，並且擁有山陰地方十一國，一心想要併吞中國的尼子，最後終被新興的毛利攻破牙城富田城，而告滅亡。

後來，山中鹿之介數度想要舉兵，以再興尼子的勢力。

山中一心想要藉秀吉的西進收復尼子的失地，而秀吉也一直想要利用山中的力量來打倒毛利的尖兵部隊。

但是，信長却不贊成秀吉不切實際的作戰方法，而命令他從上月撤退。因此，在歸屬於山中鹿之介以下的二千五百將兵頓時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中。同年六月，山中鹿之介只好開城投降，當他被送往毛利本國的途中，在備中（岡山縣）甲部川附近被斬首。

當時，秀吉和荒木所率領的部隊按照原計劃撤退，並且與大窪的織田軍主力會合，攻打三木城。

另一方面，毛利軍在攻陷上月城以後，又有何動靜呢？

毛利軍的總指揮固然是毛利輝元，然而實際的指揮官却是小早川隆景和吉川元春二人。但是，在攻陷上月城以後，他們却開始有了歧見，使得毛利軍的作戰計劃呈現停頓狀態，而終止了對播磨的攻擊，並往備中方面撤退。當然，這種局面對信長是最有利的。

最終必能獲勝的研究

當信長和支援本願寺的毛利展開戰鬥時，究竟如何發揮其才能呢？

一、當信長在和本願寺門徒作戰時，近侍臣中的一人將信長的頭盔放錯了方向，而信長

却絲毫不介意。

信長一向是個非常注意細節的人。

昔日，就曾發生如下的事情。

某次，信長召來侍僮，他不多言，只是吩咐道：

「可以了。你退下吧！」

侍僮立即退下。

不久，信長再度召喚。此時，另一名侍僮前來，而情形也和前一個侍僮相同。當這侍僮退下以後，信長又再度召喚。然後，第三位侍僮又來到。

但是，信長還是說他沒有其他事情。可是，這位侍僮在即將退下時，見到房間一隅有小紙屑，就先撿起，然後再退下。

「你注意到了！」

信長非常讚賞這位侍僮。原來，他故意把紙屑丟到房間的一隅，以觀察侍僮是否細心。

但是，像頭盔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頭盔朝北乃是象徵死者的意思。如果是一個深信命運的人，一定會視爲最大禁忌。可是，信長却藉此機會教導衆將兵，而無視於「命運」之說。

二、原本置於琵琶湖上的百梃櫓大船因應情況所需被迅速地改造成十艘快船。就實用價值而言，由於能提高效率，是以毫不躊躇地進行改造。

三、由於錯誤情報而在海戰上遭受打擊的信長謹記這次的教訓，於後來攻打雜賀時，特別製造能抵禦彈丸的竹排和分解自由的搬運用櫓，而收到良好效果。

四、曾經屢次建立戰績的簗田政綱，因後來沒有良好表現而被罷免。但是，對於觸犯軍律的秀吉，不但不將其流放，反而因爲他建立了彪炳的功勛，而立即恢復他的名譽，並加封重要爵位。由此可知，信長用人的態度首重能力。

五、當信長判斷繼續保有原本特意占領的城池，將會造成不利以後，就立即下令撤退。譬如山中鹿之介所占領的上月城便是。依照信長的想法，戰爭當然會有傷亡，但是却必須將傷亡減至最低的程度。當然，這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九章

鐵的結果——擊破毛利水軍

——記取失敗的教訓

大安宅的裝甲艦隊的失敗教訓

當毛利軍攻陷播磨的上月城時，船團朝和歌山的沖合北上。

那是一支由六隻「安宅型」的大船，以及數十艘舟艇所組成，由九鬼嘉隆所指揮的織田水軍。

在四年前的天正二年，信長爲了討伐伊勢長島的暴動而建造了四隻安宅船。這一次出征的船和往昔相比則更大，可稱之爲「大安宅」戰艦。

該戰艦全長二十五公尺，距海面高度約五公尺以上。從船首至船尾的櫓，以及聳立於中央的二層樓閣（艦橋）全部漆以黑色。

織田水軍在和歌山沖出現，已是二年以後的事了。在二年前的七月份，織田軍的九鬼艦隊在大坂的木津川河口遭毛利水軍襲擊，而慘遭敗績。二年以後，再捲土重來。

當安宅大船接獲漁船的通報，獲知雜賀的船隻在沖合集結，並且十分接近時，乃以弓箭和洋槍加以攻擊。

六隻安宅船完全無視於從四面八方而來攻擊的小艇和關船，只聽到船上突然傳來「轟」的一聲，四、五隻雜賀的船就一一地翻覆。

原來，這是安宅船以新製的大炮在攻擊這些船隻。六隻安宅船將炮門全數打開，而以大炮猛烈攻擊。頓時，雜賀的船隻一一地翻覆，而乘坐在船上的水手就有如落葉般飄落在海面上。

每一艘安宅船都載有三門大炮，六艘共計十八門大炮，不斷地冒出火焰。其餘的雜賀船避之惟恐不及，再也無心戀戰。

在船隊進入堺港以後，信長乃舉行觀艦式。當時，傳教士阿爾根提諾也出席觀禮，而留下以下的記錄：

「這隻船（安宅船）乃信長在伊勢國所建。在日本國內，是規模最大、最豪華的船。乍見之下，安宅船和我國葡萄牙的船隻十分相似。在日本國內，竟然能打造出如此豪華的船隻，令我感到萬分驚訝。

製造船隻的目的，是爲了要封鎖大坂灣的河口。原來，敵方的士兵和軍糧都是從大坂灣輸入，是以一旦封鎖大坂灣，則敵方的船隻勢必無法進出。這樣一來，就能消滅大坂市（本願寺）。

船隻載有三門大炮，而大炮又是從何處運來的呢？

豐後之王（大友宗麟）固然能鑄造數門小型大砲，然而截至目前爲止，在日本國內，應

該是無人能鑄造出如此大型的大砲。但是，我所見到的的確是大砲。而且，不只是大砲，還有無數精巧特製的長洋槍。」

究竟信長是如何製造出絲毫不遜於葡萄牙的豪華戰艦呢？阿爾根提諾始終感到驚訝不已。

根據阿爾根提諾的記載，新戰艦的最大特徵就是配備有三門大砲。

實際上，在四年前的天正二年，信長討伐伊勢長島的暴民時，就已經以安宅船載著「大鐵砲」，打倒暴民所建築的圍牆和櫓。當時，由於「大鐵砲」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威力，而使暴民的勢力明顯的降低，而吃了敗仗。在『信長公記』中，就有詳細的記載。

同時，在此書中，也記載著這一次在伊勢新建造的新戰艦的大砲也是「大鐵砲」。

在信忠軍攻打三木城時，曾隨軍携帶這些「大鐵砲」。當時，信忠軍以大鐵砲攻打三木城的外圍神吉城，並且搭起極高的望樓，而以「大鐵砲」攻打城內，將敵方的圍牆和望樓悉數炸毀。

由此可知，信長在四年前就擁有「大鐵砲」的大砲，而這一次只不過是把大鐵砲搬到新戰艦上而已。

但是，從阿爾根提諾的描述中，可以想像得到新戰艦所載運的「大鐵砲」有別於往昔，是一種大型的眞正的大砲。

也許，致力於研究，並且喜好開發的信長在不斷地琢磨製造「大鐵砲」的技術之後，終於製造出如此大型的大砲。

但是，根據某位史家的推測，認爲新戰艦的大砲乃是從南蠻引進的。可是，在各種史料上，並不曾有信長引進外國製大砲的記載。再者，如果這是西洋大砲，阿爾根提諾應該會提及才對。

第二特徵則是新兵器的長洋槍具有「無數」配備。正如其名，長洋槍的槍身比一般的洋槍來得長，射程也增加了許多（二百公尺以上）。

第三特徵則是從望樓乃至船底，全貼上鐵板。因此，船隻看起來，就顯得特別黑。但是，阿爾根提諾並沒有提到這類裝甲的特徵。

當信長在重新建造船隻時，最主要是針對抵禦毛利水軍的燒夷戰術而設計的。

以前，毛利水軍曾將無數的炮烙投擲在九鬼水軍的船上，而進行浴火之戰。

當時，毛利水軍的作戰方法極爲成功，是以九鬼水軍的船隻悉數沉沒，而慘遭敗績。但是，信長却記取了這一個寶貴的教訓。

——如果能夠建造不會被燒毀的船隻，那就太好了。

思慮及此，信長認爲，船隻就和人類一樣，也必須披上甲衣。

裝甲的安宅船是在伊勢建造。換言之，信長是在九鬼的根據地，也就是伊勢的大湊召集鑄造鐵甲的專家。然後，再和當地的造船專家共同研究。

原本造船只是工匠的事。但是，信長却召集鑄造鐵甲的專家（很可能是從堺和國友村的鐵砲冶鍊處動員）參與。換言之，信長是在大湊將尖端技術融於一體。

鐵砲冶鍊工匠聚集在大湊，花了二年的時間製造安宅船的裝甲，同時也開發出威力倍增的大砲。

大安宅的裝甲艦隊集尖端技術於一體，使得九鬼水軍予人煥然一新的印象。因此，把九鬼水軍稱做織田水軍會較適合。

當觀艦式結束以後，織田水軍再度北上進攻木津川河口，並執行封鎖海上的任務。

信長在參加觀艦式後，於十月份返回安土。然後，聽取與和歌山沖的雜賀水軍進行海戰的簡報。同時，他對裝甲艦的裝備充滿絕對的信心。

發揮誘降戰術長處的毛利——荒木村重的叛離

在信長回到安土半個月後，荒木村重放棄包圍三木城的任務，而回到居城有岡（兵庫縣伊丹市），並且打起反叛的旗幟。

在六年前的天正元年春天，荒木和細川藤孝等人一起到大津的逢坂山迎接信長，可謂是一名忠實的家臣。

信長有感於荒木的功勛，而賜與他攝津（兵庫和大坂的一部份）一國。在此之前，荒木不曾犯下任何過失。

然而，荒木爲何會倒戈相向呢？眞教人百思不解——。信長和明智光秀與松井友閑（信長的秘書官）商談的結果，却始終找不出荒木憎恨信長，而導致一去不復返的原因。他並沒有和信長作對的理由。在二月份時，三木城的別所長治倒向毛利，也是相同的情形。

別所包圍三木城半年餘以來，始終無法攻下城池，戰事陷於膠着狀態。此時，荒木又叛離。別所的三木城和荒木的有岡城距離約四、五十公里，是以倘若荒木救援別所，則織田軍勢必會遭到挾擊。

荒木在叛離以後，復拉攏其堂兄弟中川清秀（茨木城・大阪府茨木市）與高山右近（高槻城・大阪府高槻市）的感情。同時，在尼崎、神戶、三田等地，荒木一族的城池都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上，而四周的豪族也都願意追隨他。

如此一來，從播磨的東半部乃至攝津一帶，又重新展現與織田爲敵的廣泛勢力。刹時，

中國方面的戰況又告風起雲湧。

關於別所和荒木的反叛，衆說紛紜。有人說，也許是因爲信長懷疑他們和毛利有曖昧關係所致。就信長的個性而言，一旦懷疑對方，就絕對不會聽從對方的解釋；是以一旦信長懷疑他們，則勢必會迫使他們不得不反叛。但是，這種說法却沒有確實的證據，只不過是一種臆測而已。

可是，毛利費盡心思說服他們叛變，也是不難想像得到。以撮爾小國毛利居然想要稱霸中國，其原動力乃在於霸業之祖元就的謀略。毛利的傳家寶典就是謀略，是以別所和荒木也爲他們所說服。

在信長這一方面，由於他對敵方也經常施展誘降戰術，因此對於荒木和別所的倒戈，並不感到特別生氣。但是，如今他確實面臨重大的局面。如果處理不當，則不僅是播磨、攝津、但馬全城會被奪，並且也會造成毛利和本願寺聯手。如此一來，海陸控制權勢必歸於毛利的勢力之下，對中國的作戰就會非常困難。因此，荒木的背叛勢必帶來深遠的影響。

澈底戰勝毛利水軍孤立本願寺

這時，信長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那就是請天皇出面議和。

如此一來，就能藉此暫時停戰的機會，進行誘降敵人的同志，並且分化敵人的共同戰線的謀略。

當時，天皇敕准信長的請求，派遣勅使庭田大納言重保和勸修寺中納言晴豐到本願寺斡旋。

但是，調停行動却無法得到圓滿的結果。原來，本願寺早已和毛利結爲同盟，因此不能隨意行動。當戰況吃緊時，毛利早已和本願寺秘密達成協議。

當信長發現本願寺猶疑不決的情形時，乃極力催促敕使。最後，終於在十一月四日頒下聖旨給毛利輝元。當時，庭田大納言和勸修寺中納言共携聖旨，同赴安藝以勸告毛利議和。

兩天以後，六百隻毛利水軍出現在大坂灣。

在這之前，毛利的船隻曾數度進入大坂灣，以便運送兵員與糧食給本願寺。而織田軍唯有恨得咬牙切齒，站在遠處乾瞪眼的份兒。

可是，這一次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現在，在大坂灣共有六艘裝甲艦靜待著他們的到來。毛利水軍乃是瀨戶內海賊的混合部隊。當他們見到河口並列成隊的織田船艦時，就好像見到獵物的老虎一般，爭先恐後地朝船隻的方向划去。而且，他們想要按照往例，以巧妙的操船技術進行燒夷戰。

在二年前的海戰中，織田軍因爲毛利水軍的攻擊而慘遭敗績。但是，這一次一見到毛利水軍，六艘裝甲艦隨卽展開進攻。

織田水軍的大砲點燃戰火。十八門大炮交互開火，突擊毛利的船隊。剎時，毛利方面的船隻悉數沉入海中。

有一些船隻固然十分幸運，沒有被砲火擊中，並且得以朝船隻投擲炮烙，發射火箭，然而却被覆蓋在船體的鐵甲一一擋回，完全無法發揮威力。

但是，裝甲的新戰艦却悠哉游哉地深入敵方水軍的中心，並且以大砲和長洋槍加以攻擊。在毛利方面，由快船所編成的攻擊部隊被打得落花流水。同時，大部份載運著糧食和兵員的輸送船也成爲裝甲艦的餌食。這一次的海戰從上午十時左右展開，至正午時分結束。織田水軍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這次海戰的影響極爲深遠。信長轉而展開積極的攻勢，而毛利這一方面則改採守勢。

三天以後的十一月九日，高槻城的高山右近率先向信長投降。他原是熱心虔誠的基督教徒，是以在信長的使者阿爾根提諾的說服下，向信長投降。繼高山之後，茨木城的中川清秀亦告投降。緊接著，各地的豪族也陸陸續續地投降。結果，荒木因此而陷入孤立狀態中，而攝津一圓也納入信長的統轄之下。

——現在，已經沒有必要議和了。

當信長在作此判斷以後，乃向天皇奏請取消二名敕使前往安藝的命令。

在成功地封鎖海上以後，毛利和雜賀方面對本願寺的武器和糧食的補給頓告斷絕，而使本願寺陷入困境。雖然本願寺想要出城，而採取積極的攻勢，却由於補給驟減，而不得不改採守勢。結果，門徒和暴民的士氣一落千丈。

信長一方面包圍本願寺，另一方面則派遣秀吉攻打別所的三木城，並且派遣信忠前去攻打荒木的有岡城。另外，信長也派遣明智光秀攻打北部的丹波（京都和兵庫的一部份）。於是，敵對勢力陸續被攻破。

因此，北從日本海，南至瀨戶內海而成的縱長形防衛線，可以阻止毛利從山陰入侵。

此時，毛利的安藝門徒在海陸方面的出入口完全被封鎖，無法救援本願寺。

從天正七年至天正八年，由於中國戰線陷入膠着，是以信長待在安土的日子也就愈來愈多。

安土宗教辯論——對「戰鬥思想集團」的牽制

五月二十七日，著名的「安土宗教辯論」開始展開。

在安土，共有十餘間淨土宗的寺廟。而且，在關東的淨土僧靈譽上人偶爾也會到安土召開法談會。這一次，終於引發了宗教辯論。

日蓮宗派的建部紹智和大脇傳介二人在風聞有法談會召開後，就前來參與。當法談會進行之際，二人向靈譽上人提出異議。於是，兩大宗派的重要人物即展開公開的宗教辯論。而信長是絕對容許宗教辯論存在的。

當天，會場設於淨嚴寺，也就是近江國淨土宗的總本山。其建立者就是信長。

在最初展開辯論時，淨土宗即佔上風。靈譽上人咄咄逼人。詢問創教歷史較短的日蓮宗派，在法華經八卷中有所謂的「念佛」，但是若眞能念佛以消除罪業，何以又會有墜入地獄之說？而且，法華宗的阿彌陀和淨土宗的阿彌陀原本不就是相同的神嗎？

靈譽不斷地提出質疑。

「靈譽又質問道，釋迦在四十四年間所說的『妙』，究竟作何解釋？（靈譽等人）對於這字所指陳者，認爲這是無論何等擁有智慧的人所無法達到的境界。而法華宗的論者却無言以對。在靈譽的逼問下，日蓮宗派教徒顯得茫然無知。而坂東的說教者（靈譽）則在衆人之前手持團扇，嚴肅地跳舞，並且以勝利者的姿態高聲歌唱。此時，法華宗的長老日珖因爲無法解釋妙字的含意，而遭群衆嘲笑。他們莫不認爲淨土宗的僧侶已凌駕法華宗之上。」（佛洛伊士『日本史』）

後來，信長嚴懲辯論失敗的日蓮宗徒。

但是，這並不是因爲他憎恨日蓮宗的緣故。對信長而言，宗派和信仰都不是問題。最重要的莫過於當他們的勢力龐大得足以擾亂秩序，或是干預政治時，則不可不管。

這一次的宗教辯論，淨土宗大多採取攻勢，而日蓮宗則備受抑制。這大都是因爲主辦者（信長）的誘導所致。換言之，淨土宗從一開始就註定要佔上風。

爲何要使日蓮宗失敗呢？原來，信長是想要藉此讓日蓮宗降服，以打擊其他宗教，並且積極地爭取信徒。總之，就是想要建立起一個戰鬥的宗教集團。

在四十年前的天文初年，一向宗門徒的勢力龐大，並且執京都市政之牛耳。結果，引起「法華之亂」。

當信長和本願寺門徒對決時，在他包圍石山以後，日蓮宗以京都爲中心，逐漸地伸展勢力。日蓮宗徒具有不亞於一向門徒的團結力與戰鬥心。因此，如果放任不管，勢必會產生很大的障碍——信長基於如此的考量，而認爲有必要牽制他們，是以舉辦了這一次「安土宗教辯論」。換言之，淨土宗的宗教團體在爲信長進行代理戰爭。

無論是任何宗教，只要肯順從，則信長一定會允許他們傳教。事實上，信長並不只是特

別厚待基督教。淨土宗在安土也建立了二十餘座寺廟。

但是，如果是邪異宗教，則信長勢必會嚴加取締。這是因爲這些宗教大多會否定政治，而要求信徒盲目地獻身，並且含有引導民心偏離執政者的毒素在內。

絕不允許騙人的宗教家存在的合理主義

在宗教辯論事件發生約一年後，據說是由弘法大師（空海）投胎轉世的無邊回國僧在安土城下出現。

「我沒有出生國，沒有父母，也沒有居住地。但是，我却擁有凡俗之人無法瞭解的神通力量。因此，只要我施行秘術，就能將各位從現世的苦難中解救出來，而通往來世的極樂往生之地。」

他在四處徒步宣揚教義，而佳評如湧。善男信女對他都懷有深厚的信仰，只要是無邊所到之處，總是「散錢散米充滿席上」。

但是，他並不把米和錢據爲己有，仍然在村中漫步。因此，衆人莫不更堅決地敬愛他。

不久，有關於他的風評陸續傳入信長耳中。當信長聽說他不拿錢和米時，不禁要懷疑他的企圖。爲甚麼他要搧動民心呢？於是下令部下：

「你們立刻去把那和尚叫來。」

他將會見的場所訂在場內的馬廄前。當然，從信長選擇這麼奇怪的地方作爲見面地點而言，就可以知道他並不把無邊當做一個人。

「你在哪裏出生的？」

當信長見到無邊時，劈頭就問。

「無邊。」

那一位自稱是弘法大師轉世的怪僧回道。

「無邊到底是指唐，還是天竺呢？」

「無天，無地，無空。」

「那麼，你是在離開天地的地方居住嗎？」

信長如此尖銳的發問方式，令無邊爲之語塞。

「由於有象無象之故，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離開天地而活。如果能夠生存，那麼他一定是妖怪變化而成的人。如此一來，我就要試試他。」

信長說畢，即拿起事先準備好的燒鐵，作勢欲烙在無邊臉上。

此時，原本神色自若的無邊頓時臉色大變。

「我來自出羽的羽黑山。」

這一位修道者首次表明自己的出身。

「你曾說過你轉世於弘法大師，並且很多人見過你奇異的法術。我也很想見識見識。」

在完全不相信怪力亂神之說的信長的壓迫下，無邊唯有束手就縛。

「我的技巧還不純熟，因此無法施行秘法。」

無邊即刻俯首認罪，而承認自己是個騙子。當時，信長立即將他處以死刑。

信長的思路清明，而且問話尖銳。在安土進行的宗教辯論，他就是以本身的思路來指導淨土宗，而使淨土宗佔上風。

但是，信長却皈依法華宗（日蓮宗）。

因此，當他夜宿在外時，大多會選擇法華寺而居。他在京都的住宿場所就是同宗的本能寺或妙覺寺。而妙覺寺乃是他的岳父齋藤道三修行的寺廟。同時，道三的遺子也在寺廟中居住。因此，他們的因緣很深。

當信長奉足利義昭之命上京時，曾任命朝山日乘和尚爲外交顧問。這位和尚屬於日蓮宗（但是，後來則因爲他和基督教的傳教士反目成仇，而被流放）。

信長的軍旗題有七字。

「信長公的旗幟乃是以一幅黃絹鑲上永樂錢，招則以九條書寫著『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箭矧織成。」（『信長公記』）

所謂招（旗幟的一種），即是旗幟尖端細長的旗旒。

但是，就如前文所述。信長所皈依的宗教並不影響其宗教政策。當該宗教符合其政策時，信長會竭力支持，反之，縱使是他所皈依的宗教，也會被他棄置不理。同時，還會當場斷罪。這就是信長一貫的作風。

女兒德姬送來十二條訴狀

在安土進行宗教辯論以後，信長即嚴懲日蓮宗徒。這種做法，當然是對該宗派發出警告。在事情發生以後的二個月，也就是在七月下旬時，信長接到女兒德姬的來信。

信長的這位女兒嫁給家康的嫡子信康，今年已是第十二年了。她現年二十一歲。

德姬的來信並非一般的問候信，而是列舉了十二條的訴狀（情報）。

在這其中，最引信長注意的有：

一、築山殿（家康的正室。由於她在岡崎的築山居住，而有此稱呼）是個壞人。她唆使三郎殿（家康的嫡子信康，別稱爲岡崎三郎）與我決裂，以致夫妻失和。

二、在女兒產下一女後，築山殿認爲女兒無能。爲使三郎殿一舉得子，乃將武田勝賴的女兒帶至府中，欲立其爲三郎殿之妻。

三、築山殿經常召喚一名叫玄敬的僧侶到府中來，令其與武田勝賴互通訊息。並希望三郎殿與甲州修好。

四、據勝賴來信指出，三郎殿尚未與甲州修好，然却積極進行說服工作。目前，築山殿正極力遊說三郎殿，是以絕不可掉以輕心。

從表面上看來，德姬是因爲婆媳反目才有此哭訴，然而事實上，築山殿和家康的嫡子信康已經和武田互通音訊。

築山殿乃今川義元的重臣關口義廣的女兒。同時，也是義元的姪女。而家康原本隸屬於義元。因此，這是一樁政治婚姻。但是，當時她十分有權威，因此家康不得不言聽計從。對家康而言，築山殿令其深感畏懼。

因此，家康移居浜松城，而把她和信康留在岡崎城。當時，夫妻早已形同陌路。

雖然同是政治婚姻，但是，嫁給信康的德姬却備嚐艱辛。這是因爲她的婆婆築山殿的伯父今川義元被父親信長所殺。對築山殿而言，仇人的女兒嫁給自己的兒子，自然份外仇視。

另一方面，築山殿毫不掩飾其厭惡德姬的態度。但是，德姬仍不斷忍耐，等待反擊機會。而反擊的唯一方法就是躲在築山殿的身邊，以收集不利於她的情報。這一些情報，也就是送至信長處的十二項「罪狀」。

信長爲何要家康處決嫡子信康

在政治婚姻中的「媳婦」，原本就背負著充當間諜的任務。對婆家而言，媳婦公然進入中樞收集情報，當然不是很好的事。

譬如濃姬嫁給信長，其父齋藤道三授之以充當間諜和刺客（在有必要時，須暗殺信長）的任務。而信長將妹妹阿市嫁給淺井長政，也是爲了要阿市收集情報。這些女子只不過是可憐的玩物，必須隨時展開收集珍貴情報的情報戰。

當信長閱畢來信後，即另闢一室召見家康的使者酒井忠次。當時，酒井是到安土來向信長報告遠江的戰況。同時，送給信長一匹馬，並帶來這封信。這是在酒井抵達岡崎城時，德姬託付他轉交的。

信長爲了表示重視酒井，遂將信中極爲機密的情報告訴酒井。酒井是三河譜代的老臣，與石川數正同是德川家臣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當然，他必須要知道德川家中所有機密的事件，否則就有失職責所在。

在前文中已提及，以信長的口才，勢必將對手逼至死角。

「身爲家老一員的你，一定知道這些內情吧？」

信長一開始，就開門見山地詢問酒井，並要求他逐一說明德姬在信中所說的十二條罪狀。

酒井被逼問得無地自容，終於臉色蒼白、汗流浹背地承認大多數的事實。這也就是說，他承認築山殿與信康謀反的事實。

縱使是骨肉，也不能有叛逆的行爲。於是，信長要求家康迅速處決。

在十五年前，也就是第五次川中島會戰以前，武田信玄因爲懷疑嫡子義信以下的數名重臣謀反，是以將他們逮捕。

義信的妻子是今川義元的女兒。當義元在桶狹間戰死後，信玄就打算入侵駿河。但是，他的兒子義信却認爲這是違背情理的事，而提出異議。可是，信玄認爲兒子的想法乃是戰敗主義，並非戰國應有的理論。如果身在戰國仍心懷「宋襄之仁」，則勢必敗北。身處戰國，而不徹底殲滅敵人，卽無法稱王。於是，信玄將義信的妻子今川遣返，並且監禁義信。縱使是嫡子。也不可原諒。在數年以後，義信自盡而死。

信長並非要模仿信玄的處分方式，但是却要求家康將築山殿與信康處以死罪。因爲信長認爲基於同盟國之間必須維繫緊密的信賴關係，而不容任何疑惑存在，是以如此要求家康。

這是因爲他曾遭到同盟的淺井長政的背叛，並且瀕臨被殲滅的險境。因此他瞭解，如果是來自同盟者的背叛，反而會招來更大的危機。

當酒井離開安土後，信長密切注意接到報告的家康會有何反應。

如果家康拒絕他的要求，那麼家康就會成爲第二個淺井長政，而且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這時，就必須取消同盟關係，而將對方視爲敵人。

八月初，家康遣密使來到安土。據密使所言，家康已將信康從岡崎遷至大浜城，並且加以監禁。家康認爲：

「我必須要面對大敵（武田），是以背後須有信長支持（否則會腹背受敵）。因此，絕對不能引起信長的懷疑。」（『三河物語』）

這是家康的判斷。

八月二十九日，築山殿被處以極刑。半個月之後的九月十五日，在二俣城處決信康。在信康死後的半個月，家康一直等待信長的「寬赦」。但是，信長却維持最初的想法。

當信康死後，德姬回到信長處。她不曾再嫁，而一直活到七十八歲。在德川的政權下，她平靜地渡完餘生。

為洗刷違反命令的汚名而奮起的秀吉

在與家康進行交涉的政略工作中，共有二人違反命令。其中一位即是在播州作戰的秀吉。在築山殿被處死後不久，秀吉突然回到安土。

「在與備前（岡山）的宇喜多直家數次交涉以後，結果發現他願意投降，現要求給予赦免狀。」

秀吉向信長提出如此的請求。

他並沒有詳細地向信長報告與宇喜多的交涉過程。對秀吉而言，他原是想要給信長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然而他不曾和信長商量，就擅自與敵將交涉，令信長大為震怒。

「你在何時學會獨斷獨行？難道你是總指揮嗎？」

信長當下怒叱秀吉，而將他趕到播州去。

另一違反命令者則是信長的次子信雄。他的情形更為重大。

信長為了便於作戰，而將信雄留在領國伊勢。信長原是打算只要有良好的時機，就派遣信雄至大坂或中國參戰。但是，他却任性地出兵鄰國伊賀，而與當地的武士進行作戰。

伊賀為山巒所環抱，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特殊地區，尚未設有領主。這一點與加賀的情況類似。但是，和加賀不同的是，此處擁有勢力的人並非門徒，主要是信仰修驗道（山伏）的數十個土豪。

這一些土豪們為擴展勢力而互相明爭暗鬥著，且情形愈來愈嚴重。但是，當有外敵入侵時，他們就會立刻停止紛爭，而同仇敵愾地擊退敵人，並且嚴守「鎖國」令。

因此，當信雄率領八千餘士兵侵入伊賀時，他們隨即結束紛爭而展開游擊戰。伊賀的武士們學會了「忍術」的突擊法，利用山勢展開作戰，令織田軍大感困擾。縱使信雄深信織田軍在山岳戰方面戰力雄厚，然而自始至終却毫無反擊能力，平白喪失許多將兵。最後，不得不無功而返。

「你竟敢獨斷獨行。如果膽敢造次，那麼我們就斷絕父子關係。」

在信上，信長強烈地叱責信雄。但是，信長固然表明將要斷絕父子關係。可是，無論是秀吉或信雄，信長都不加以嚴懲。原來，信長乃是因為他們固然違反軍規，但却具有積極的意圖，是以只是加以告誡而已。

在秀吉被趕回播州的二個月後，宇喜多直家向信長提出投降的申請。當然，在幕後策劃的仍是秀吉。這一次，秀吉為了要洗刷汚名，而循規蹈矩地請求赦免宇喜多。

在宇喜多投降之後，即產生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半個月後，荒木的有岡城淪陷。二個月

後，也就是天正八年（一五八〇）正月，別所的三木城亦告淪陷。在這以前，明智光秀大致上已壓制丹後、丹波等地。因此，信長從中國一帶將毛利的勢力逐出，而成功地使石山本願寺陷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結果，荒木村重乘船逃到安藝（毛利處），而別所長治則切腹自殺。

打倒本願寺的關鍵在以重建水軍

當信長瞭解到水軍的重建乃是打倒本願寺的主要關鍵時，就開始策劃這一個能使他立於不敗之地的政策。在天正六年乃至天正七年之間，由於信長以織田水軍爲主，而展開作戰指揮，因此戰況大爲改觀。

在這期間，信長的活動如下：

一、在二年以前，信長由於慘遭毛利水軍痛擊，而苦嚐敗績，是以當重建水軍時，乃着眼於建造不會被燒燬的船隻。信長因此而有了製造裝甲艦的構想，遂融合造船技術與洋槍的製造技術，而造出了日本最早的「黑船」。同時，還製造出威力強大的大砲，以驅散毛利水軍。對於信長的重建水軍，毛利方面應該也會獲得情報，然而他們却毫無因應對策，仍襲用往日的戰法。結果，當然慘遭敗績。

二、別所直治和荒木村重的叛離，以及繼他們之後的高山右近和中川清秀等人的反叛，都成爲在中國作戰的一大阻碍。因此，當時信長想藉著天皇所下的聖旨而暫時緩和情勢。但是，在大坂灣的海戰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以後，信長發現形勢大爲改觀，是以放棄議和而展開攻勢。

三、他不僅是對一向門徒，對於其他宗教勢力的抬頭，也都產生警惕之心。這是因爲他深知信仰將能使宗教支配人民。因此，當信長發現日蓮宗徒的屈服行動日益猖獗時，急忙展開與對立的宗派公開討論的行動，而徹底打擊日蓮宗。後來，日蓮宗在信長的刻意打擊之下，終於銷聲匿跡。

四、當信長在接到德姬的來信後，雖然迫使家康做出過於嚴苛的犧牲，但却是爲了要強化彼此間的關係。這是由於他曾因結爲同盟者的義弟淺井長政的背叛，而瀕臨死亡邊緣之故。因此，一旦結盟，却不見得能永遠持續下去，是以雙方必須努力維繫彼此間的關係。否則，雙方的關係就會產生裂痕，很快地宣告瓦解。因此，信長乃藉著德姬事件來加強雙方的關係。

第十章

「天下布武」在望・死於本能寺

——「人間五十年，與天地相比……」

與本願寺的十一年戰爭終告結束

究竟要徹底抗戰，抑或開城投降呢？——在迎接新的一年（天正八年）的到來時，本願寺的統帥顯如的內心裡不斷地激盪著。

當時，武器和糧食的補給已然斷絕，毛利也徹底敗北，是以今後再也無法期待能從他那裡獲得任何的補給。

天皇似乎也察覺到顯如的窘境，而在正月初時，派遣勅使大坂前來。

大坂是爲了達成「和解」而前來居中斡旋的。

原來，這是信長的意思。他上奏天皇，就是爲了救援孤立無援的顯如所採取的行動。

「放下武器，退至大坂。廟可保留，只要不干涉政治，可允許傳教。」

這是和解條件之一。信長一向徹底地鎮壓宗門，然而如今却像是給予魚兒甜美的食餌般地提出如此的條件。

歷經十一年的戰爭，「佛敵」（信長）不但沒死，勢力反而越來越強。而顯如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只要離開大坂，就允許佈教活動繼續下去——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如比壑山被斬草除根的悲劇。在三月時，曾經一度迷惘不已的顯如終於決定接受天皇的斡旋，開城投降。

但是，就在這時，他的長男教如和一部份門徒却強烈地表示反對，而要求撤回接受斡旋的打算。在門徒中，又再度產生動搖；而父子也分爲兩派，頓時反目成仇。此時，衆人完全喪失了團結心，不待敵人之來攻已告潰散。他們的對手不是信長，而是直到昨天爲止，槍口尙一致對外的同志。

內部分裂無異正中信長下懷。原本他就是希望本願寺自行崩潰，是以他一直袖手旁觀。

四月初，顯如將兒子教如等人留在本願寺，來到紀州雜賀黨處。四個月以後，教如以出城爲根據地，和信長展開作戰。但是，他的門徒不再擁有往日雄風，結果屢戰屢敗，傷亡慘重。現實是極爲殘酷的。僅是依賴信仰，並不能打勝仗。在八月時，教如終於投降，黯然離開大坂城，來到父親所在的雜賀。

也許，這是年輕氣盛的教如所做的事。在開城投降不久，寺內的堂塔突然起火燃燒。這場無名大火燃燒了三天三夜，所有的寺院爲之付之一炬。

人上如顯・寺願本

為何只留下卓越的武將

在本願寺淪陷後的第十天，進入大坂城的信長對部下論功行賞。

戰功最為彪炳的就是平定丹波、丹後的明智光秀。其次則是在播磨、但馬方面建立功勳的羽柴秀吉。第三位則是池田恆興。他是信長乳母（養德院）的孩子。雖然他的身材矮小，但是在攻打荒木時，却立下汗馬功勞。第四位則是鎮守越前的柴田勝家。他攻打鄰國加賀，並且加以平定。

除了上述這些人受到表揚之外，同時却有許多人被貶職。甚至某些人被剝奪了指揮官的職位。而第一位就是自清洲以來，身經百戰的重臣佐久間信盛。

信長對佐久間的評價如下：

一、雖然被任命為攻打本願寺的指揮官，但是攻陷城池却費時長達五年之久，每一天都在包圍等待中渡過。

二、在面對大敵本願寺時，由於心生恐懼而不願出兵，不知藉謀略作戰，以瓦解對方的軍心，却只是固守城寨，始終按兵不動。難道以為假信長之威名，就可以按兵不動，而使本願寺自行淪陷嗎？

三、如果佐久間能有自知之明，就應該和信長共商破城之計。但是，在這五年間，他却不曾提及。這是怠忽職守的表現。

四、佐久間從三河（愛知）、尾張（愛知）、近江（滋賀）、大和（奈良）、河內（大阪）、和泉（大阪）、紀伊（和歌山）等七國動員兵力，而且又在本身的領國中動員相當兵力，是以在戰力方面應不虞匱乏。但是，其他人却能以極少的兵力攻陷堅固的城池，唯有佐久間久久才建立戰功。

五、武田信玄在進攻三河（元龜三年）之際，佐久間被派前去救援家康，然而却在三方原會戰中敗北。如果是因為局勢所逼，倒也情有可原。但是，同是指揮官的平手汎秀戰死，而佐久間的親信却無一人傷亡，委實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可是，佐久間却一派若無其事的樣子。

六、在征伐朝倉（天正元年。三方原會戰翌年）時，佐久間雖為先鋒，却讓信長率先攻打敵人。

當時，柴田、羽柴、丹羽、瀧川等人都向信長告罪，唯獨佐久間自恃是少有的將才，而大言不慚。可是，這一次作戰的時間却過於長久，可見是空有口才，毫無謀略。

七、從以上的戰歷可知，雖然佐久間服勤了三十年之久，但却不曾建立特別的功績。

八、佐久間無法建立戰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如何用才。如果能夠增加家臣的薪俸，並四處拔擢人才，就能有良好的表現。但是，他却不曾在這方面下功夫。

九、縱使得到領地，却不曾分與部下，完全佔爲己有，還處心積慮地儲蓄金銀。佐久間父子都欠缺武士精神。

最後，信長說道：

「你想要帶罪立功，或是束手就死，還是革去武士之名，父子二人同時落髮，進入高野山出家，任選其一。」

信長如此宣告。

在織田家中，曾流行如此的歌謠：

棉花藤吉　米五郎左

勇敢柴田　倚重佐久間

藤吉是指藤吉郎秀吉。雖然他看起來並不雍容風雅，但却宛如棉花般厚實。

五郎左則是指丹羽長秀。如果沒有米，人們就無法渡日。因此，他是上下皆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柴田是指柴田勝家。在織田家，他的勇猛果敢首屈一指。而佐久間信盛則是個沈着冷靜的人，是以能擔當重任。

但是，這一個曾經被認爲「值得依賴的佐久間」，如今却被信長認爲膽小怕事，而遭到流放的命運。

事實上，不只是佐久間父子受到罷免和放逐的命運。此外，擁有宿老地位的林通勝，以及原本是齋藤道三的重臣，後來降於信長的美濃三位首席家臣之一的安藤守就也被罷免。

從表彰的名單中可以看出，當時秀吉正值四十四歲，池田四十四歲，明智五十三歲、柴田五十七歲，全部皆在六十歲以下。相反地，佐久間、林通勝、安藤守就的確實年齡不詳，但是他們都在六十歲以上。由此可知，信長是想要藉著攻下大敵本願寺的機會，重組長老組，選擇秀吉等正值壯年的人取而代之，使組織年輕化。

但是，後來他也覺得自己做得太過分了，而重新召回佐久間的兒子正勝（二十四歲），將他納入麾下。後來，正勝與秀吉、家康等人留下茶人不干齋之名。

從以上種種看來，信長的確是一個非常冷酷無情的人。但是，他却也有通達人情的一面。不過，就佐久間正勝的情況而言，與其說信長是基於同情，倒不如說是他自覺到自己的處分有欠公平，而予以事後修正的緣故。

不論私情只力求公正和黑白分明

就公平待遇和公正處分而言，從幼年時的火起請事件就可以瞭解到信長的態度極爲嚴正。

有一次，在朝廷內，一位朝臣與負責守衛御所的武士互相訴訟。當時，奉行所因爲無法判定是非黑白，而請求信長前來主持。信長立即審議事情經過，而認爲朝臣有理，乃指示奉行所判武士敗訴。

但是，武士不服，遂暗自請求信長的親戚織田右馬助給予援手，並且再次提出訴訟。他想要藉助信長親戚的力量，迫使奉行所改變裁決。

可是，當信長獲悉此事後，事情就大大不妙了。

「在訴訟已經裁決以後，還想要挾私情以顚倒是非，這是不可原諒的行爲。」

於是，信長下令處罰與武士同流合污的親戚右馬助。

另有一次，信長在外出獵鷹之際，遇到一位在路旁悲嘆的老婆婆。

信長左右的侍者在詢問原委以後，始知最近村中的里正將老太太的祖先所遺留下的家產和田地佔爲己有。

信長在回城之後，下令調查老太太一事是否屬實，並且召喚里正前來詢問詳情。結果發現確有其事。於是，他立刻要里正把田產歸還給老太太。

另外，也是在獵鷹時發生的事情。在美濃與近江邊界的山中，有位人稱「猿」的乞丐。他沒有足以遮風避雨的小屋，生活極爲淒苦。當信長見到這種情形時，乃詢問旁人有關這乞丐的事。

「在很久以前，『猿』的祖先在山中的土地殺害了常磐御前（義經的母親）。因此，他從此淪爲乞丐。」

村人如此回答。但是，這並非他本人所做下的壞事，却由於衆人的鄙視，使他淪爲乞丐。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信長絕對無法忍受竟有如此不合理和不公平的事存在。於是，他把山中地區的居民全部叫來，要他們幫猿搭建小屋，並且每年二次給猿米、麥等食物。

不過，信長在攻陷本願寺的翌年，也就是天正九年（一五八一）春天，家中却發生了桑實寺事件。

原來，在四月十日時，信長帶了五、六人來到距北方三十公里的長浜城。當時，秀吉駐守長浜。信長在此稍作休息以後，就乘船前往竹生島。在竹生島，計有竹生島神社及寶嚴寺的辯財天等處。從長浜到竹生島，全程十五公里。而往返全程則爲九十公里。

「他一定在明天才會回來。」

城中的人會作如此判斷，也不無道理。而在內殿工作的侍女們尤其認爲信長一定會宿泊於長浜，是以互相邀約到附近的桑實寺參拜。

在城中的妻妾和侍女們，活動的場所除了寺廟之外，別無他處。而且，她們經常偷偷地瞞著信長，前往「寺廟參拜」。

可是，春天日長夜短，當這些侍女們輕鬆地玩了一天，正準備回家時，城中的人派遣使者前來，告以信長已經回城。

也許，信長在經過長浜時，並沒有在那兒住宿，就直接前往竹生島，然後再回到安土。從竹生島到安土，走水路約三十公里。如果順風的話，還會比陸路更快。

當這些侍女外出時，信長就已經回來了。依照戰國的規定，在城中，不論男女都不可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而且，不論何時，都要保持備戰狀態。這就是戰國時的嚴格規定。但是，這些侍女却趁著信長不在時，離開了工作崗位。如果是出於不得已，而離開執勤崗位，尚情有可原。但是，她們只不過是爲了舒展筋骨，而到寺廟參拜，則無可辯解。

結果，侍女們因爲惟恐受到處分，而不敢回城。但是，信長派遣使者前往寺廟，催促她們回城。同時，寺廟的住持也陪同她們前往請命，是以這些侍女們乃較爲放心。

可是，信長却以無情的態度處理這件事。包括桑實寺的住持在內，信長將她們皆處以死罪。

如果以桑實寺事件和前述信長對老太太，以及猿的事相比，委實過於無情。

但是，信長一貫的作風乃是包括女性在內的戰鬥要員（家臣），都必須嚴守規定。可是，對各領地的人民則較爲寬容。

捨棄傳統戰法的勝賴的末日

這一年（天正九年）的九月，信長率領五萬大軍進攻伊賀。主將爲次子信雄。一年前，信雄曾擅自率兵攻打伊賀，而慘遭敗績。但是，上一回的兵力只有八千，而這一次的兵力遠較上回多了六倍，而伊賀僅有四千餘武士前來迎擊。而且，一向與伊賀友好的一部份甲賀的武士們竟然倒向織田軍，並且充當他們的導路先鋒。

在熟知伊賀武士戰法的甲賀武士們的協助下，伊賀的武士根本沒有機會施展最拿手的山岳戰。

因此，各地的伊賀軍都遭到逮捕殲滅的命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已潰不成軍。

本來，攻打伊賀這個小國家，並不需要投下如此龐大的軍力，然而信長却傾全力攻擊。

這是因爲他想要藉著這一次的戰役，讓兒子信雄了解到縱使是小敵，也不可掉以輕心。

在信長平定伊賀一個月後，秀吉攻陷毛利的支城鳥取城，而在山陰建立城寨。使毛利倍覺壓迫。當他朝東部戰線轉進時，復遇到善戰的家康。該年三月，素有難攻不落之城之稱的遠江的高天神城也被攻陷，武田的勢力因此而被逐出駿河。

高天神城所以會陷落，是由於武田勝賴未伸出援手的緣故。眼看高天神城陷落，他又在韮崎（山梨縣）西北方建立起新府城。在同年歲末，新府城終於峻工，而勝賴也移居至此。

如果是信玄，就絕不會在領地內築城，他會一開始就在領外討伐，採取積極的作戰方式。可是，勝賴和父親信玄不同，而建立城池。

「這是武田家的末日了。」

信長如此判斷著。勝賴急忙地建立城池，就是爲了要進行圍城之戰。信長能充份地掌握年輕的勝賴害怕進攻的心理。因此，在新府城落成以後，信長即決定攻打甲斐。

從這一年的歲暮開始，信長就陸續運送兵糧至家康處。換言之，亦即做好進攻甲斐的準備。第二年的天正十年（一五八二）正月，木曾義昌暗自與信長互通音訊。在這時期，織田方面更是緊鑼密鼓地展開戰備工作。信長方面主要是以木曾義昌作爲內應，他是信玄的女婿。結果，武田就因此而告瓦解。

二月，木曾作爲內應一事，已經表面化。勝賴乃率兵一萬五千進攻諏訪。同時，織田軍也因其行動，而從美濃進軍信濃。當時，負責攻打甲州的主將是信忠。

在織田軍展開行動以後，武田的內部陸續產生裂痕。飯田城的城將保科正直、大島城的城將武田逍遙軒（信玄之弟）、武田信豐（信玄之弟信繁之子）皆先後逃亡。而江尻城的城將穴山梅雪（信玄之甥）、岩殿城的城將小山信茂皆與信長互通，是以情形相當慘澹。

在信州木曾口的要衝飯田和大島兩城陷落（由於城將逃亡，是以城兵不戰而降）時，信長對身爲先鋒的指揮官河尻秀隆作出如下的指示。

一、聽說在諏訪的勝賴正朝甲州退兵。目前，勝賴到底在何處，務必詳細調查，並且報告信長知曉。

二、根據情報來源指出，武田的兵力由於要防衛駿河口、關東口、川中島、木曾口，而略嫌不足。雖然如此，但却不可擅自出兵，必須聽從信長的指示，謹愼行動。

就如以上所示，信長將掌握確實情報列爲第一優先。譬如當聽聞穴山梅雪作爲內應時，他就指示在前線的信忠調查此事是否屬實。「當聽到傳聞時，還要加以證實」是信長一貫的作風。

織田與德川的兵力合計將近十萬人，但是信長仍指示信忠，「縱使敵人處於弱勢，仍須

小心翼翼」，並且認爲，「必須經常出兵，以試探敵方的軍力」，而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攻打甲州的行動從三月一日起僅兩天即告結束。除了信州高遠城（長野縣伊那郡）的包圍戰之外，並不曾發生任何激戰。勝賴的戰力因部將的相繼叛離而喪失殆盡，而新府城被燒燬，是以不得不退却。

三月十一日，勝賴主從四十餘人被追趕至甲州天目山（山梨縣東八代郡）的山路田野處，或斬首或自殺，無一幸免。

信長從美濃的岩村進入信州，而於三月十四日，在三州街道的浪合（波合）檢視勝賴的首級。在浪合的北方有一馬場，原是信玄打算終老之地。信長因此而感慨不已。

信長如何處置死後的勝賴

根據『常山紀談』（湯淺長山著）的記載：

當信長在浪合見到勝賴的首級時，大聲斥道：

「勝賴，你的父親非義不道，乃遭天譴。信玄一直想上京都，但是却壯志未酬身先死。現在，我就把你的首級送到京都去吧！」

接著，信長就把勝賴的首級送到德川家康處。

家康立於桌前，恭敬地出迎，並發出如此的哀悼之語：

「他還這麼年輕（享年三十七歲），却因爲思慮有欠周詳而喪失生命。唉！」

這一傳說廣泛流傳著。當甲斐、信濃的武士們聽到這樣的傳說時，都心向家康。

另外，信長在檢視勝賴的首級時，還以手杖敲打勝賴的首級二、三次，並且以足蹴之。這眞是很可怕的事。根據『日本外史』（賴山陽著）的記載，信長確實對勝賴的首級加以侮蔑。

但是，『三河物語』（大久保忠教著）的記載則完全相反。「當信長見到勝賴父子的首級時，信長對於這位日本年輕武將之死感到非常悲哀。」根據記載，信長不但寄予同情，還哀悼這位年輕武將之死。

『常山紀談』的作者湯淺常山與『日本外史』的著者賴山陽都是德川時代中期以降的學者。他們極爲讚賞當時的政權。而且，『常山紀談』爲求其趣味性，是以多加修飾。

譬如信忠將勝賴的首級送至在浪合的信長處，乃是事實。但是，再將勝賴的首級送至家康處，則純屬虛構。當時，家康和信忠都在甲府，自然會見到勝賴的首級，而不可能特別地再讓家康檢視勝賴的首級。就如某位史學家所言，家康只不過是信長麾下的指揮官，因此根本就沒有這個權利。

此外，信長最爲敬畏的武將就是武田信玄。因此，信長根本不會說出「信玄非義不道（他曾流放其父），乃遭天譴」等假道學之語。

那麼，『三河物語』的記載又是如何呢？著者大久保忠教乃是家康的家臣中，極爲著名的彥左衞門。他出生於永祿三年（一五六〇），而在行冠禮之後的第二年即參與著名的長篠會戰。後來，他也參與其他無數的戰役。在攻打甲州時，他也從軍。因此，他適逢其會，是以其記載較前二者值得信賴。

『常山紀談』中所述，信長「以手杖敲打勝賴的首級二、三次，並且以足蹴之」是較爲偏頗的說法。

在長篠會戰後的第七年，武田滅亡。信長將武田的領土分與從軍的諸將。駿河分與家康，上野分與瀧川一益，甲州、信州則贈予木曾義昌、穴山梅雪（二人皆爲武田家臣），以及河尻秀隆諸將等。

在論功行賞完畢後，信長在四月十日離開甲州。當時，信長曾對新占領地的統轄者下達施政上的指示。

這些施政上的指示包括取消關所稅和通行稅等不合理的課稅、不可任意課稅；對於訴訟事件，務必要調查清楚；而對人民則是採行一貫的保護政策。另外，對武田的遺臣，則是：

一、親切對待，不可任意處分。

二、儘可能委任當地的武士執行行政工作。

三、對於希望執勤者，務必深入調查其背景再加以擢用。至於企圖反抗者，不論成敗，皆將之流放。

信長頒佈了許多合理的政令。畢竟，「斬草除根」並非信長一貫的作風。

本能寺

信長是在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安土。在一個月後不久，家康也於五月中旬來到安土。因爲信長賜予他駿河一國，是以前來致謝。

對家康而言，在長期的人質生活中，駿河乃是最具有深厚因緣的土地。因此，當他在信長的協助下，而獲得最希望得到的土地時，自然興奮莫名。信長迎接特意前來道謝的家康，並且興高采烈地召開平定甲信地方的慶功宴。當時，負責接待工作的是丹波的國守，龜山城的城主明智光秀。

慶功宴盛大地舉行了三天。此時，突然傳來緊急情報。原來，遠征備中（岡山）的秀吉要求救援。當他們在備中包圍高松城時，突然毛利大軍舉兵來攻，使他們反而陷於險境。而

且，秀吉的軍隊只有二萬餘人，毛利軍則在四萬以上，並且兵力有不斷增加的趨勢。

縱使慶功宴正在召開，然而戰事依然不斷。目前，秀吉正出兵中國，信長的三男信孝則遠征四國。在信長的腦海中，他無時無刻地在計劃著如何作戰。

在光秀完成三天的接待工作後，信長即下達出兵的命令。他派遣光秀前往中國，以救援秀吉。同時，信長也向細川忠興（光秀的女婿）、池田恒興、高山右近、中川清秀等下達出兵的命令。

信長在研究畢秀吉事件之後，於五月二十九日離開安土，而在翌日上京，進入本能寺。如果是平日，信長一定會乘坐快船渡過琵琶湖，然後再登陸策馬入京。可是，這一次却是悠哉地出遊。當時，隨從馬匹只有二、三十騎。在這以前，信長已命令信忠率領手下兵力約二千人進入京都妙覺寺。原來，信長打算在中國展開戰事時，父子倆携手至前線作戰。

六月一日，信長在本能寺召集朝臣和町衆之主，並且舉行茶會，博多的富商島井宗室也參與這次的聚會。

信長所以會召開茶會，並非爲了附庸風雅，而是爲了推行政策。對信長而言，茶會也具有有效統率的功能。

他禁止麾下的部將召開茶會。但是，對於立下汗馬功勞者，則會允許他們召開茶會。而且，他本身也會召開茶會，並且事先準備上好的茶，甚至將珍藏的茶具贈予賓客。

因此，有幸參加信長的茶會，以及獲贈信長茶具的人，皆是武人至高無上的光榮。當他們獲贈一個茶碗或一根茶杓時，都會欣喜得流下興奮的眼淚。秀吉就曾在信中寫道：

「以茶會來加強政治關係，並且特別允許我們恭逢盛會。這是一生中何其幸運之事。」

無論是茶會，或是其他附庸風雅的聚會，信長皆用之以強化戰力。這就是信長的做法。

在將近深夜十二時許，茶會終告結束。這一天，信忠等與會者都獲得著名的茶具，而各自回到宿舍就寢。

※　※　※　※

夏夜很短。在六月二日的黎明時分，突然傳來一陣騷動。「信長和侍僮們都認爲應是下面的侍者在喧嘩。」這是史書的記載。當時，信長認爲應該是由於警衛人員不足，而引起的爭吵。

但是，這不只是單純的喧嘩聲。突然間，遠處傳來槍聲，而劃破黎明時的沉靜。信長對跑到他寢室前的侍僮森蘭丸問道：

「這是謀反嗎？誰在策劃呢？」

信長劈頭就問。

「好像是出自明智之手。」

森蘭丸回道。

「眞是想不到。」

當時，信長極爲狠狽，然而這句話也是他最後的一句話。當下，信長卽切腹自殺，享年四十九歲。他的一生，正如平日他所愛唱的『敦盛』詩句：「人類五十年，與天相比，宛如黃粱一夢。」這似乎是信長一生的寫照。他果敢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信忠暫居的妙覺寺距本能寺約七百公尺。當信忠軍接到明智軍叛變的報告時，頓感措手不及而陷於一片混亂中，有些人連忙逃亡，有些人則只是一片迷惘。信忠打算率軍攻往本能寺，然而明智大軍約一萬三千人在路上予以攔截，而使他動彈不得。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只好進入二條御所，與圍攻的軍隊作戰。最後自盡而死。當時，信忠二十六歲。

自從攻陷甲州之後，明智光秀就萌起背叛之心。光秀也曾參與甲州之役，但却沒有獲得褒賞。這也許是因爲他不在前線的緣故。但是，關於他背叛的原因，還有許多臆測，然而眞正的原因則不明。可是，光秀多半是由於感受到信長不再信賴自己，甚至很可能爲信長所流放，是以率兵反叛。在突擊成功之後，光秀派遣密使前往毛利處，向毛利要求支援。如果光秀要確保現今的地位，唯有與毛利携手合作，而別無他法。這是光秀的判斷。

但是，毛利却沒有任何反應，是以光秀在舉兵後十餘日就告敗亡。

天下布武的最終目標近在眼前，然而信長却因爲光秀的叛離而遭遇挫折。毫無疑問地，這是最令信長感到遺恨千古的事，然而這也是信長留給後世的寶貴戰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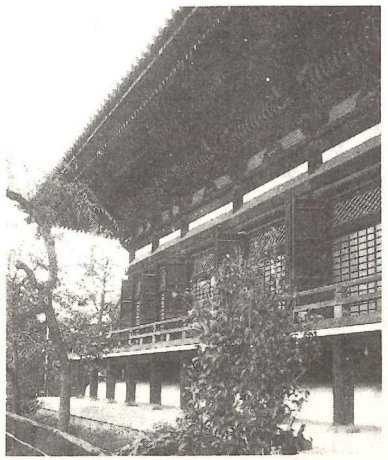
信長留給後世的指揮技巧

信長終其一生不斷地嶄現其革新力量，也許是因爲他還很年輕的緣故。從打垮本願寺的至本能寺之變，其作戰方法如下：

一、首先，斷絕本願寺的補給來源，使之陷於孤立狀態。接著，再分化其內部，使門徒產生分裂。最後，本願寺不得不開城門投降。

二、藉本願寺戰爭所帶來的機會，重新編列組織，使組織注入新血。因此，宿老級人物皆被罷免或放逐，最後只留下壯年組作爲核心。

三、信長對宿老級中的佐久間信盛的評價



本能寺

，與柴田勝家在治理越前時，信長送給他的掟書一致。換句話說，信長會要求部將級的人學習指揮官的技巧。尤其是第三條的「如果佐久間能自我反省，就應該研究如何攻城。但是，他却不曾用心研究」。這一項尤其重要。信長對於疏於研究的人，總是加以嚴厲地排擠。

四、在桑實寺事件中，遭遇不幸的侍女們固然值得同情，然而在戰國時代，不論男女都屬於第一線的戰力。尤其是在信長左右的女性，更是應該嚴守紀律。因此，信長才會做出如此無情的裁決。

五、信長在進攻甲州時，認爲情報的確認是第一要件。尤其是勝賴的動靜必須確實掌握。因此，信長再三地指示信忠與諸將，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否則最後必定會招致敗亡。

這一種愼重的態度，再加上信長的作戰指導，最後終於取得勝賴的首級。

六、信長除了愼重地指示如何作戰之外，同時也謹愼地下達占領後的施政方針。這包括取消對一般人民不合理的稅金，以及親切地對待遺臣和武士，絕對避免令一般老百姓產生「占領軍」的反感心理。另一方面，從信長如此細心週到看來，自然根本不可能以足蹴勝賴首級。

七、信長將茶道運用在政治手腕上，乃至一個茶碗和一根茶杓都能使獲贈者欣喜得掉下眼淚。同時，信長也藉相撲和舞蹈強化戰力，而不僅是限於茶道。這一點絕不可忘却。

【追記】

當信長在本能寺切腹自殺時，潛居在紀州雜賀的本願寺法主顯如狂喜地說道：「佛罰終於出現，眞是奇跡！」

但是，信長却能在四十九年的生涯中，充份地發揮自己的才能，縱橫活躍，燃放光芒。

第十一章

織田信長年譜

本書餘選的年譜

※月日是舊曆　年齡是虛歲

年號	西曆	略歷及事件（居城）	歲
天文 三	一五三四	信秀的三男信長誕生於那古野（五月十二日）	一
一五	一五四六	冠禮後取名爲三郎信長（翌年卽參加戰役）	一三
一七	一五四八	與齋藤道三之女濃姬結婚	一五
二一	一五五二	父信秀沒／信長繼承織田家家督	一九
二二	一五五三	平手政秀自殺／會見齋藤道三	二〇
弘治 元	一五五五	進入清洲城／叔父信光死	二二
二	一五五六	在齋藤的慫恿下，信廣進攻清洲	二三
三	一五五七	在清洲城誘殺其弟信行	二四
永祿 二	一五五九	初次上京，謁見將軍義輝	二六
三	一五六〇	桶狹間會戰打倒今川義元	二七
六	一五六三	登上小牧山／與德川結盟	三〇
七	一五六四	竹中半兵衛盜取稻葉山城事件	三一
八	一五六五	將軍義輝被殺／養女松姬嫁與武田勝賴	三二

那古野　清洲　小牧

一〇	一五六七	攻下美濃，進入岐阜城	三四
一一	一五六八	攻擊六角氏／奉義昭之邀入京，平定畿內諸國	三五
一二	一五六九	壓制堺／撰錢令／平定伊勢	三六
元龜 元	一五七〇	奪取義昭實權／姉川會戰／與石山本願寺對立	三七
二	一五七一	焚燒比壑山	三八
三	一五七二	頒佈異見十七條／暴動活絡化／三方原會戰	三九
天正 元	一五七三	信玄逝世／義昭舉兵、幕府滅亡／朝倉、淺井滅亡	四〇
二	一五七四	越前暴動蜂起／進攻伊勢長島	四一
三	一五七五	長篠會戰大勝／平定越前	四二
四	一五七六	移居安土城／本願寺與毛利結爲同盟	四三
五	一五七七	討伐雜賀／於安土建立經濟制度／殲滅松永氏	四四
六	一五七八	上杉謙信死／九鬼水軍爲毛利水軍擊破	四五
七	一五七九	安土宗教辯論／平定丹波、丹後／處死德川信康	四六
八	一五八〇	決定展開石山會戰／流放佐久間信盛等人	四七
九	一五八一	桑實寺事件／平定伊賀	四八
一〇	一五八二	武田滅亡／因本能寺之變而切腹自殺（六月二日）	四九

阜岐　安土

◎眠狂四郎孤星劍
孤獨劍客癡迷戀情
／安紀芳／200元

◎忍法八犬傳
里見八犬傳續集
／林懷卿／150元

◎德川幕府英雄傳
德川幕府末期英雄紛爭
／司馬遼太郎／150元

◎武田信玄
春秋戰國篇／土橋治重　150 元

日本武俠叢書

◎佐佐木小次郎
浪人劍俠、愛情、悲劇的一生
／林懷卿／150元

◎柳生一族的陰謀
全書都是暗殺、綿延15代德川幕府
／林懷卿／120元

◎里見八犬傳
古老的纏綿愛情故事
／歐陽仁／150元

◎德川家康
矮小癡肥，好色貪財的一代忍將
／林懷卿／150元

◎水戶黃門
千錘百鍊的日本歷史小說
／吉川英治／120元

◎豐臣秀吉
／司馬遼太郎／250元

家庭生活叢書

△懷孕生產育兒
產婦與保育幼兒應注意之事項／崔蓮華醫師　150元

△男女之間
幫助您瞭解性知識／蔡東照　100元

△懷孕與禁忌
孕婦安產的103項禁忌常識／崔蓮華　150元

△從結婚到懷孕生產
現代女性必備知識／劉月華　180元

△星座・十二生肖算命術
開拓命運・扭轉逆境／玄影子　150元

△怎樣教兒童畫
20年之經驗兒童畫教室／林惠靜　80元

△家庭素食食譜
常吃素食有益健康／陳東達　80元

△現代父母育兒全書
讓您更了解您的孩子／崔蓮華　100元

△性・愛・婚姻(二)
增進婚姻幸福須知的知識／李榮光　100元

△性・愛・婚姻(一)
增進婚姻美滿之知識／李榮光　100元

△新編媽媽與嬰兒
現代父母育兒全書／主婦之友　180元

△實用豆腐料理
年輕女性保持青春魅力最佳速簡食譜／鄭惠今　180元

△從血型看交際
教您獲得良好人際關係的方法／李常傳　８０元

△從血型看愛情
血型相性學人際關係學／鈴木芳正　１００元

△從血型看職業
怎樣選擇自己最適當之職業／鈴木芳正　８０元

△如何與女性相處
117種獲取芳心的要訣／吳南芳　７０元

△血型星相占卜Ａ、ＡＢ
就血型星座分析愛情金錢健康未來／淺野八郎　１００元

△血型星相占卜Ｏ、Ｂ
就血型星座分析愛情金錢健康未來／淺野八郎　１００元

△血型結婚性向學
夫妻血型相性的配合美好婚姻基礎／鈴木芳正　９０元

家庭生活叢書

△蘆薈・健康・美容
治癒各種疾病之特殊療效法／梁惠珠　９０元

△美容效果399常識
最新美容術／梁惠珠　９０元

△如何選擇理想對象
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吳南芳　９０元

△有效的增高術
不再對袖珍型的身材而自卑／川畑愛義　１２０元

△圖解緊急救護手册
各種急救法詳解／李榮光　９０元

△護髮常識一一九
弱酸性效果的發明改變了髮質／邱慧珠　９０元

△圖解攝影機操作入門
簡單易學的111項操作要訣／何乙甯　１５０元

織田信長

著　　者　風卷紘一
發 行 人　林輝慶
出 版 者　武陵出版有限公司
社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9巷19號
電　　話　3638329 • 3630730
傳眞號碼　3621183
郵撥帳號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 號11樓
印 刷 者　西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裝 訂 者　忠信裝訂廠
登 記 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　　版　1991年7 月
初版二刷　1994年2 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150 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ISBN 957-35-0344-1